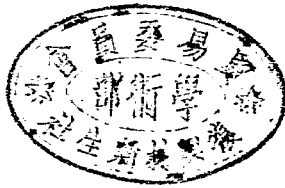


本日 戰時 外交內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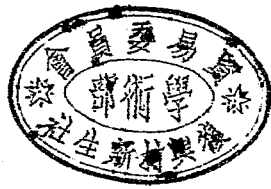


圖登記 S-0020 號

書叢題問本日

幕內交外時戰本日

著如斐宋



版出局書代時大

本書為我們解答下列諸問題：

- 一 日本的「二元性外交」究竟是什麼？
- 二 日本的外交主張何以分歧不能統一？
- 三 日本軍部行動派怎樣排擊日本官僚？
- 四 日本對軸心國家的德意怎樣勾結，又怎樣變化？
- 五 日本對蘇聯怎樣挑戰，怎樣屈服？
- 六 日本現在怎樣想假藉蘇聯與英美討價還價？
- 七 日本怎樣貫徹其排擊英法的政策？
- 八 戰爭以來，日本怎樣誘惑中國投降，結果又怎樣失敗了？
- 九 在 中日戰爭中美日鬥爭的情形怎樣？
- 十 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地位及其強韌性如何？
- 十一 日本怎樣推行其國際宣傳陰謀，其內容又是怎樣可笑？

本書為我們解答下列諸問題

日本戰時外交內幕

十二 日本戰時外交的徬徨，將如何發展？

自序

筆者本來計劃寫一本「敗亡途上的日本帝國」，因為篇幅過大所以改作「戰時日本叢書」，這本「日本戰時外交內幕」就是其中的一本。

日本帝國的敗亡，基本原因存在於內部的矛盾，但是日本外交的困難加速日本帝國的敗亡，也是無可否認的。同時，日本危機的現象特別顯明表現在外交的徬徨與紊亂上，所以儘先出版這本檢討日本戰時外交的小作。認識日本外交，要注意兩大要點：其一是日本內部外交主張的分歧，即二元傳的傳統外交；其二是日本侵略戰爭引起的外交艱難，即日本的國際孤立。有些中國的論者，或者不贊成這種看法，但是筆者兩年來根據這種觀點以分析日本外交的結果，好似尚無多大的錯誤，所以敢大胆出版這本書，更具體有系統地剖述日本戰爭以來的徬徨，用以就教於外交專家。

本書共分四大部分。頭一部分緒論篇，從日本帝國主義的特殊構造及侵略戰爭造成的特殊情勢，檢討日本戰時外交徬徨與紊亂的基本原因。在認識日本外交特殊性之點，或者是最重要的部分。其次，上篇「日本戰爭初期的外交姿態」，剖述日本在戰爭初期的外交作風，親德意而排斥英蘇。

再次，中篇「日本徬徨外交的開始」，分析日本侵略者因為侵華軍事入於相持階段及國際情勢的豹變而外交方針完全動搖，開始其徬徨的變化。最後，下篇「日本徬徨外交的發展」，繼續補述日本戰時外交曲綫狀的延長，暴露敗亡途上的日本帝國沒落的一角。

然而要看清日本帝國的敗亡外交，還須參照日本的戰時內政，經濟，社會，軍事等方面的危機。所以計劃在「戰時日本叢書」的總題下，繼續貢獻我們的研究成果，完成「知彼工作」更具體的一部分。

本書之完成，得蔡君雲騰編目，區嚴華女士謄寫，省力不少，特為誌謝。

作者 識於桂林

一九四〇，二，一三。

日本戰時外交內幕 目錄

自序

緒論 日本外交徬徨紊亂的原因

第一章 日本二元外交的基本認識……………一

- (一) 日本外交主張的分歧(二)——(二) 日本外交變幻的內在原因(三)——
- (三) 日本外交多元化的傾向(七)

第二章 從外務省糾紛談到軍部與官僚的鬭爭……………一〇

- (一) 外務省糾紛的微妙(二〇)——(二) 外務省的派閥(二二)——(三) 革新派的抬頭(二三)——(四) 傳統派的復興(二四)——(五) 軍部的陰謀(二六)
- (六) 外務省糾紛的內幕(二七)

第三章 日本軍事政治的破局與外交……………二〇

- (一) 愈陷愈深的泥足(二二)——(二) 日本軍事的暴燥(三三)——(三) 日本政局的紊亂(三三)——(四) 日本外交的徬徨(三六)——(五) 日本的命脈握在中國手裏(二九)

上 篇 日本戰爭初期的外交姿態

第四章 日本「軸心外交」的發展……………三二

- (一) 「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的外交方向(三一)——(二) 戰爭爆發後「軸心外交」的加強(三三)——(三) 日本「軸心外交」的動搖(三七)

第五章 日本對蘇挑戰與屈膝……………四三

- (一) 「防共協定」的影響(四三)——(二) 日本對蘇挑戰的擴大(四五)——(三) 張鼓峯的衝突(四八)——(四) 蘇日漁約糾紛(五〇)——(五) 日本再恐嚇蘇聯(五三)——(六) 日本侵略外蒙的陰謀(五五)——(七) 諾門罕事件的軍略與政略(五七)

第六章 日蘇漁約糾紛與日本再屈膝……………六一

- (一) 蘇領漁區在日本的經濟價值(六一)——(二) 蘇日漁約的常年糾紛(六一)
- (三) 漁約問題嚴重化的原因(六一)——(四) 漁約糾紛的發展(七一)
- (五) 日本再度向蘇聯屈膝(七四)

第七章 漢口戰後日寇的對華政策……………七七

- (一) 漢口戰前日寇的慌張(七七)——(二) 日寇急於速戰速決的原因(七八)
- (三) 日寇怎樣進行「和平」陰謀(八二)——(四) 有田上台後的侵華政策(八五)

第八章 日本誘和失敗後真面目的曝露……………九一

- (一) 和平談判的幻滅(九一)——(二) 日本朝野關於和平談判的表示(九三)
- (三) 日本輿論排斥英國的調停(九五)

第九章 日本排英的姿態及其問題……………九八

- (一) 日本進攻英國的動機(九八)——(二) 粵漢戰後日本的排英運動(一〇二)
- (三) 日本對英國的貨幣進攻(一〇五)——(四) 英國抗拒日本強韌性的檢討(二〇八)——(五) 英國強韌性的基礎(二二)

第十章 日英遠東爭奪據點的香港……………一一七

- (一) 大英帝國與香港(二七)——(二) 香港經濟價值的特點(二八)——(三) 中日戰爭爆發後香港的變動(三二)——(四) 香港的前途(三五)

中 篇 日本徬徨外交的開始

第十一章 蘇德協定後的日本外交……………一二八

- (一) 德國遺棄日本(二八)——(二) 軸心國家間的破裂(二九)——(三) 蘇德協定對遠東的影響(三二)

第十二章 歐洲大戰爆發後的日本國際情勢……………一三九

- (一) 第二次歐戰的認識(三九)——(二) 歐戰與遠東政局的變化(四二)——

(三) 新情勢下日本外交的難關(二四五)

第十三章 美日鬭爭的新階段……………一四八

(一) 日本對美態度的轉變(二四八)——(二) 美國準備制裁日本的動機(二五〇)

——(三) 美國宣告廢約的直接影響(二五三)——(四) 美日鬥爭的展望(二五八)

第十四章 美國國民排日運動……………一六六

下 篇 日本徬徨外交的發展

第十五章 日本「白紙外交」的趨向……………一七三

(一) 我國論者對於日本外交的論斷(一七三)——(二) 日本外交徬徨的起點

(二七四)——(三) 英日妥協的阻力(二七七)——(四) 日本親美沒有成功(二七九)

——(五) 日本的調整政策急轉直下(二八五)

第十六章 日本對美外交調整政策……………一八八

(一) 日本調整對美外交的主因(二八八)——(二) 日本的雙簧與曲線(二九二)

——(三)美日外交的發展(一九六)

第十七章 日本親蘇與聯蘇的外交姿態……………二〇一

(一)日本外交作風的「大旋轉」(二〇一)——(二)日本聯蘇的手段與目的
(二〇四)——(三)蘇日關係的展望(二〇九)

第十八章 日本的國際宣傳陰謀……………二二二

(一)緒言(二二三)——(二)報紙的國際宣傳(二三四)——A.日本國內報紙的國際宣傳(二三四)——B.日本海外報紙的國際宣傳(二五六)——(三)同盟社的國際宣傳(二二九)——A.同盟社的沿革與使命(二二九)——B.同盟社的事業及其影響(二三〇)——C.香港同盟社的活動情形(二三三)——(四)日本其他的國際宣傳方法(二三三)——(五)日本的國際宣傳團體(二三七)——A.日本一般的國際文化團體(二三七)——B.日本特殊的國際文化團體(二三八)

附 錄

一	日本急欲結束戰爭的言論……………	二三四
	(一) 建設東亞「新秩序」與九國公約(二三五)	
	(二) 日本在歐戰中應採的策路(二三七)	
	一 日本應該何如?(二三七)	
	二 對蘇國策如何?(二三八)	
	三 怎樣對待英美?(二三九)	
	四 處理「中國事變」與新政權(三四〇)	
	(三) 日本誘降的幻夢(三四〇)	
二	日本軍部行動派的外交主張……………	二三七
	(一) 「事變」解決與外力依賴(三四四)——	
	(二) 所謂美日國交的調整(二四六)	
	(三) 壓迫日本的外力問題(三四九)——	
	(四) 美國干涉「事變」的可能	
	(五) 對蘇外交的動向(二五四)	
三	日軍部抨擊調整英美外交……………	二五七

- (一) 調整國交的浪費(二五七)——(二) 改正對日認識的急務(二六〇)——
- (三) 英國的極東政策改變了嗎(二六三)

四 日本反美言論的代表作……………二六六

- (一) 事事阻礙的美國(二六六)——(二) 反日的政治背景(二六七)——(三) 反日的經濟背景(二六八)——(四) 離間英美的無效(二七〇)——(五) 「中國事變」的真正責任者(二七二)——(六) 解決「事變」的關鍵(二七三)——(七) 英美一體(二七四)

第一章 日本二元外交的基本認識

一 日本外交主張的分岐

日本年來的外交動態在變化不定忽左忽右的情勢下，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一般討論日本外交者，大多注意日本因為惡劣國際情勢所引起的變幻，即徬徨莫定的姿態，我們稱之為「拋物線」的發展。但是日本外交的實際動態，還沿着另外一種線狀，二相交錯，故其發展更加複雜了。

日本外交於徬徨的一面之外還有分岐的一面，可稱之為「交叉線」的發展，這就是一般所公認的日本傳統的「二元外交」。由於日本政治機構的複雜性與矛盾性，反映成爲二元性的外交，日人自己也說日本外交「不自主」，但這不僅是對國際而言，事實上還可以引伸到內部的不自主。任何日本內閣的行政方針，都要受到推荐組閣人員的特權集團的指令與握着支配實權的軍部的限制。這是日本內閣的兩層夾板，任何內閣都要在這個夾板下，隨時修改他們的政策，而外交方針所受的干涉特別厲害。日本政府不但外交方針因爲兩大勢力的支配與鬥爭不能統一，步伐常起紊亂，即連外



交大臣的任命與更迭，甚至也要接受軍部的指令與干涉。只就侵華戰爭發動後的事實講吧，宇垣之掛冠棄職由於軍部之壓迫，是盡人皆知的，即如阿部內閣的外相，軍部初雖薦白鳥敏夫未成功，但是阿部之兼攝辦法及接受軍部的外交條件，已夠暴露日本政府的無力了。至於軍部對日本政府外交方針的干涉，更使日本外交的現實，處處表露出矛盾現象。我們當尙記得前年六七月間，日本外相宇垣正謀與蘇聯接近最熱烈最積極的時候，日本關東軍却無情地對蘇聯挑發了張鼓峯戰爭。在第二次歐戰爆發前，日本政府還在謀與英法美妥協，解決各種問題的時候，日本軍部却暗中指令駐德意兩大使積極聯絡德意，駐德大使大島答應希特勒參加德意軍事同盟的消息傳到東京的時候，平沼首相還不知道，驟然引起了東京政界的大騷動，也已成了公開的祕密了。即如蘇德協定成立後，平沼內閣及一般輿論，雖然攻擊德國反叛思想同盟出賣盟友，但是日本軍部却公開聲明日本的敵性國家不是德國，而是英蘇，其機關報的「國民新聞」更爲大加渲染，平沼內閣之被滾蛋，實由於這種矛盾的深化。迨至最近，日本政府固然集中全力於對美外交的調整上，但是日本軍部的上述喉舌却自始即責罵爲「媚態外交」，十月以降的「國民新聞」，連三接四地攻擊野村的親英美外交，甚至於請阿部內閣自動辭職。（參閱附錄二及三）軍部另一方面又強調接受德國的斡旋，採取親蘇聯的

基本政策，即連對英美關係的調整與聯絡蘇聯的政策，的并行，也都加以排斥。去年十二月一日，「國民新聞」更以「對蘇對美外交的不兩立性」的標題，排斥政府對美調整工作的進行，即令蘇芬戰爭已有改變國際情勢的趨向。最可憐的，是日本政府也終於被逼而追隨軍部的主張，謀與蘇聯談判，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放棄英美，於是欲以開放長江的相當代價，與英國交換天津問題的解決，與美國交換商約的續訂。即連這樣苦心孤詣的外交政策，仍不免軍部的反對，「國民新聞」在各報贊成開放長江的言論中獨樹一幟反對。日本外交當局終於聲明：長江之開放有待於駐華日軍的允諾，竟至派人來華疏通駐華軍官。日本二元性外交，雖然也有交叉的時候，但是始終是交叉綫而不能變成相疊線。他們只有共同的一點，就是帝國主義性。

二 日本外交變幻的內在原因

討論日本外交變幻的微妙最重要的地方，在於深究它何以這樣變幻（不但是政略變化，原則也常變化）的基本原因。就筆者的觀察，日本外交變幻得特別微妙，其原因有內在與外在兩種，而在原因比外在原因更為重要，以下詳加考察。

日本的政治組織並沒有完全現代化，日本的民治革命在中途即與封建勢力妥協，解消，因此而演成今日這樣包括着封建性與軍事性的議會政治。在世界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日本的議會組織爲最不完全，它是伊藤博文以普魯士議會制度爲藍本制定的，伊藤博文所師事的兩位學者，格耐士特及斯太恩，都是守舊派學者。日本議會不完全的最顯著之點如下：（一）沒有修改憲法的發言權；（二）沒有討論皇室事項的權限；（三）衆議院沒有提議修改貴族院令的權限；（四）不得干預陸海軍的編製，常備兵額的決定，及軍隊的統率；（五）預算審議權極受限制，幾乎有名無實；（六）日本議會是特殊的二院制，貴族院與衆議院，貴族院又與美國的元老院不同，完全不適用選舉制度，衆議院也非英國那樣三回以上可決的議案能使貴族院喪失了否決權；日本的兩院若發生衝突時，通常是衆議院被解散重新改選，貴族院則無所謂解散。

日本的議會因有這樣不完全的缺點，所以日本內閣就不對議會負責，而依憲法規定，「輔弼天皇負其責任」，這正和英國內閣對議會負責者不同。因此，日本內閣不是政黨內閣，所以也就不一定由多數黨出頭組閣。日本內閣的產生非常奇特，是由一個非法律所規定的程序產生的，明治初年立下功勳的幾個官僚權力者，沿襲成例，造成推荐認爲適當的人組閣的大權，一般人稱此事實爲「元

老制。日本元老現在雖只剩下一個西園寺，但又重組了一個重臣團，握有這種特權的人又可以遞補上去，如最近近衛文磨之參預推荐阿部組閣之例，貴族的官僚機構依舊鞏固。日本內閣既是由貴族的官僚機構產生的，其政治的意識當然要受到貴族官僚的支配。這雖然不是法律的規定，但是事實却是如此，例如近衛內閣不完全受掣於軍部，固不消說，即如受軍部干涉最厲害的前阿部內閣，也都比較偏向於元老重臣等穩健派的政治方針。

然而日本的官僚機構也不是單純的構成，它於貴族官僚之外還有擁着獨立勢力的軍事官僚，一般稱爲「軍部」，就現在講，實在只是軍部行動派，以秩父宮爲首領。軍部派往參加政府的代表，是陸海軍部兩大臣。他們名義上雖是內閣大臣，但是事實上却不受總理大臣的管轄，他們是由軍部選任現役軍人充任的，軍部並且可以藉這種實權，決定他們對於新總理大臣的去留。例如四年前，元老曾推荐宇垣爲總理大臣出頭組閣，後因軍部反對不推荐陸海相而終使宇垣「不得不吞萬斛之淚而去」，這就是軍事性官僚對抗貴族官僚的一個顯例。

日本軍部的獨立性，是日本憲法上所規定的。軍部大臣的權限與其他閣僚不同，可以不經由首相而直接奏請天皇。日本憲法載明「天皇統率海陸軍」（第十一條），憲法義解釋：「本條指示兵

馬的統一至尊的大權，專屬於帷幄的大權，又謂「無須議會的干涉」，所以日本的海陸相的輔翼事宜，支配於參謀本部及軍令部。他們不但事實上爲軍部所推荐，且若爲軍部所白眼則必須立刻辭職。日本海陸軍部大臣的獨立，不但可與總理大臣并立，有時其態度如何甚至可以影響全部閣僚。在明治年代，因爲軍部大臣一人的態度，而內閣辭職的事例，並不稀罕。「九一八事變」以後，隨着日本軍權的膨脹而軍部大臣更，加跋扈。一九三二年陸海軍青年將校暗殺犬養毅首相的「五一五事件」發生當時，內閣總辭職而應負責任的陸海軍大臣，竟可以無事留任。其後，如上所述排斥宇垣組閣之例，又是軍權進展的表現。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爆發後，日本軍國主義的官僚特權，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其對內閣的壓制力量超出了軍事的範圍，侵入到政府的外交方針。戰爭以來，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針，無時不受到軍部的干涉與限制，甚至於擅自發動，如關東軍之挑發張鼓峯事件及軍部指令大島大使在德國的特殊活動等等。

日本的國家機構，如上所述，不但是官僚獨裁的不完全的民治政制，并且在官僚機構當中，又有貴族主義的官僚與軍國主義的官僚對立着，雖說這種對立在其對外之點是統一的，例如侵略中國的野心，并無兩樣。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官僚獨裁性，無論在內政上抑或在外交上，時常發生摩擦與衝

突。軍國主義的官僚，獨裁的基本政治意識，偏向於所謂「革新」，其政略特重巒幹及武力主義。貴族主義的官僚獨裁的基本政治意識，偏向於「穩健」。其政略注重協調。因此，至今日截止，代表貴族官僚意識的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針，始終主張調整其與各國的關係，以收「協和萬邦」的實效；反之，軍部行動派的外交方針，却要痛快，直捷了當，排斥「八方美人主義」，主張調整對英美外交工作，與聯絡蘇聯的政策，不能同時并行，必須犧牲一方以成另一方。穩健派偏向於民主集團，而軍部則偏向於獨裁集團。軍部稱前者為現狀維持集團，稱後者為現狀破壞集團。對於國際關係的見解，穩健派認為日本不能離英法，須借英法結束中日戰爭；軍部則認為德意日蘇獨裁國集團可以形成，并且幻想着假藉蘇聯由中央亞洲的南下政策，驅逐英法的勢力出於亞洲，美國自可不成問題。

三 日本外交多元化的傾向

日本這兩大勢力的外交主張的對立，造成日本外交交叉線式的發展，雖有交叉之點，但無疊合之可能。再加以日本外交機能的分化，如外務省之對華外交割歸所謂「興亞院」管轄，及日本軍權的分化，如中國駐屯軍之對日本軍部中央部，中國各地駐屯軍之彼此的對立等等，更使日本外交路

線的分歧不統一。日本駐美代辦堀內謙介稱：「日本政府爲求續訂美日商約，有作更大讓步的可能，但此種讓步須先經在華軍人的同意，方能實現」。（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美聯社電。）老老實實地自供了日本外交分歧矛盾的深刻化。「日本政府已派出軍事及政治領袖多人，組成代表團，前赴中國前綫，俾便向在華日軍，進行疏通」（同上。）日本一面幾乎一致地主張用汪，但是另一面汪派的代表在廣州被日軍所扣留，在北平被偽組織所逮捕。日本外交的矛盾性更加複雜化了。

日本兩大勢力集團的外交主張，在現階段上交又於一點，即共同認爲急快結束中日戰爭的必需要。但是兩派的結束戰爭的步伐，則有顯然的不同。現政府所代表的穩健派，因深感泥足深陷之苦，故欲遷就英美法以完成這種工作，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工作，或者一時不能達到完全理想的境域，但總比永久深陷泥淖中，聊勝一籌，或更有利。因此，他們極力拉攏英美，甚至於不惜開放長江及珠江，賠償美國的損失。但在軍部則認爲目前的國際情勢，是千載一遇的良機，可以乘英法不能東顧而美國孤立的機會，運用暴力一氣完成「獨霸東亞」的一階段工作。其所以強調親蘇德的原因，即在於此。

但是中國的堅持抗戰與國際難關的重要，已對日本兩派掛上「此路不通」的信號。即在中國

境內窮侈極奢枉法營私的日本中上層軍人，毋寧不願意了結這種可以恣意橫行的機會。日本不但對各國的調整，一時當無成功的希望，即僞「中央政權」目前也無成立的可能。

內部基本矛盾之外再加上外部影響，日本外交的分歧將更複雜化，而其徬徨的危機，也將隨之而愈加深化。第二章日本軍部與官僚的實際鬥爭，及第三章日本軍事政治破局與外交關係的剖述，更從事實上證明筆者分析的確實性。

第二章 從外務省糾紛談到軍部與官僚的鬥爭

一 外務省糾紛的微妙

日本去年外務省的紛爭問題，引起了日本國內外人士的注意，的確是日本外務省有史以來未曾有的軒然大波。但是日本國內外一般人士的推斷與分析，都不很正確。我國論客大多視爲單純的貿易設置問題，日本論客則又視爲單純的外務省內部派閥鬥爭問題。這兩種觀察者的腦筋，都太過於簡單；前者所犯的毛病是近視眼，後者所犯的毛病是「見樹不見山林」。吾人不否認日本外務省內部歷來派閥的存在及其不斷的鬥爭，但其派閥的鬥爭演至最近，其所受外務省外「特種勢力」的促動，却已不是那麼單純了。

然則所謂特種勢力，究竟所指的是什麼呢？那就是指導日本全政局轉動的幾種上層的力量。因爲日本政治機構內的複雜性與矛盾性的存在，所以指導日本全政局的轉動，也就產生了複數的力量，又因爲是複數的力量，所以自其動的形態看來，也就形成了複雜錯綜光怪陸離的鬥爭。這種鬥爭

并且浸透於日本政界的每一個角落；這次外務省的「騷動」自然也不能是例外。具體地說來，日本論客所論列的什麼歐美派對亞洲派，什麼傳統派對革新派等等的說明（如平河道雄及岩淵辰雄等人的論文）若不能道出各派在每一個時期轉動的動機及其背景，則徒然使讀者讀後莫明其妙。再如馬場恆吾等人，只管責備阿部內閣，也未把握住問題的核心；「國民新聞」（軍部機關報）借題對阿部內閣大肆攻擊，倒是巧妙地并又老實地供出軍部狡猾陰謀的一面來。

簡單一句話說，在二元性的日本外交局勢下，每一種日本外交問題的背後，總有兩種力量交手的「黑影」在擺動着。因有這種力量交手，所以外務省派閥的鬥爭就變得非常怪異微妙，有時竟有不合常識的事實發生。例如這次志在調整日本與英美關係的阿部首相及大家指為傳統派而非軍部的理想人物谷次官（他替野村外相握外交實權，承元老重臣派的意志佐阿部進行日本對英美關係的調整），竟答應軍部要求，決意設置貿易省，而結果倒反為現由傳統派佔壓倒勢力的外務省全體官僚所反對，這種事實只從表面上是不能了解的。

二 外務省的派閥

日本外務省派閥的存在，我們不否認，但更重要而必須認識的，是派閥鬥爭背後元老等穩健派與少壯派軍人的交手。這兩派的交手所反映外務省的明爭暗鬥，自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而外交陷於「無路可通」以來，尤其呈現錯綜複雜的現象。

日本外務省的主要部分是政務局，所以外務省官僚的鬥爭就集中於這部分肥田上。自政務局分歐美局與亞洲局以後，日本外務省官僚，也就因此分成歐美派與亞洲派，前者的主幹是幣原、出淵、佐藤、及廣田等人，一般稱之爲外交陣營的元老；後者的主幹是有田、重光葵、谷正之、及白鳥敏夫等人。這兩派擁有悠久的鬥爭史，亞洲派的少壯份子，對於歐美派昇官發財的迅速，常存不滿，圖謀挫其優勢。在田中內閣當時，各與白鳥即勾結政務次官森格，以東方會議爲中心舞台，大事活動，并打擊歐美派。在以前日本外交上，歐美重於亞洲，外交界也自以所謂歐美派佔優勢；「九一八事變」以來，亞洲重於歐美，亞洲派遂一躍而成爲新興的勢力。但是外務官僚的鬥爭也隨之集中到亞洲派的陣營中來，重又分成傳統派與革新派。前者的意識偏於維持現狀，而後者偏於「革新」；前者的派系較靠近元老重臣系，而後者較接近少壯派軍人。

「九一八事變」和「五一五事件」造成有利於亞洲派的情勢，幣原外交退陣的結果，歐美派降

於次等地位；在齋藤內閣，廣田雖以玄洋社出身關係及中立態度被任爲大臣，但當時的次官則爲有田，并由谷正之任亞洲局長，白鳥敏夫任情報部長，革新派佔實際的支配地位，所以終於不能不實行脫退國聯會。

但自那個時候起，白鳥的作風太過於驕傲，視廣田、有田及重光等前輩爲無物，引起他們的惡感，遂致演成亞洲派的分裂。這次外務省騷動中心人物的谷正之次官，當時加入了有田的陣營中，今日已和白鳥成了敵對。於是，有田、重光及谷等人形成一派，一般稱之爲傳統派；白鳥雖覺孤立但也不示弱，遂努力組織革新派與之對抗。這兩派遂成了今日支配「霞關」的兩大派閥。

三 革新派的抬頭

「九一八事變」提供了孤弱的革新派發展的機會，白鳥乘「非常時期」各方要求「革新」的時會，培植自己的勢力，遂得栗原正和松宮順兩支生力軍。白鳥先放逐當時東亞局長的石射而提供位置與栗原，栗原就任東亞局長後，即便大刀闊斧，驅逐傳統派而佈成清一色的革新陣營。松宮是當時的會計課長，當然也是革新派的柱石。當時，外務省內高等官的半數（在四十六名以上）聽從

革新派的號令，可說是白鳥派的全盛時期。當時甚至於期待着白鳥外相及栗原次官出現，其威勢之浩大可知。

革新派勢力之膨脹已足與傳統派分庭抗禮，外務省外的某種力量，就擺弄起魔手來了。關係日本外交的鬥爭問題，早在近衛內閣時代，即以興亞院問題出現過，問題在於割裂外務省關係對華外交的幾乎全部權限，移歸興亞院。這是軍部用以對抗穩健派軍人外交家宇垣外相的一種作法。當時反對的意見充溢於外務省，反對運動的中心在於直接受害的亞洲局長栗原，所以他的態度也特別強硬。少壯派軍人更乘此機會，唆使革新派鼓動風潮，推波助浪，以期趕走宇垣外相。栗原等人的強硬反對，雖未阻止成功興亞院的設置，但却失了束隅收之桑榆，趕跑了「惑星」的宇垣，得以進行擁護白鳥爲外相的運動；白鳥原被宇垣放逐，將赴意大利，也以此故退回船票，奔走於外相爭取運動。但是近衛對於革新派頭目的白鳥敏夫不甚愜意，反把外相椅子交給傳統派的有田八郎。白鳥終不得不怏怏然赴任羅馬，收漁人之利的是少壯派軍人。

宇垣掛冠去後，繼任外相的傳統頭目有田，開始培植傳統派勢力，以向革新派進攻。當時受革新派壓迫的外務省官僚，大都集中到有田方面來，重光及谷等人的直系，不消說，即來栖、堀內、天羽，及吉澤等歐美派的殘餘，也都加入，形成一個擴大傳統派，有田大可以闊步於外交舞台上。

中日戰爭爆發後，軍部要求日本外交一面加入防共協定，一面對中蘇實行兩面作戰。有田曾經運用巧妙的手腕，以牽制蘇聯的理由加入了德意日防共協定而避免了對中蘇同時作戰，很得到國內一般的歡迎。但是侵華戰爭的發展增加了日本外交的困難。第一，日本加入防共軸心，正與英美法正面衝突；第二，爲要圓滿推進對華的外交，非與英美法周旋不可。日本主張打開現狀，在理論上須與德意協力，但在東亞的實際情形下，又須與英美法調和。有田雖然巧妙地以蘇聯爲日本外交的假想敵，但不敢強化防共協定至締結軍事同盟的程度，一方面又與英美法進行國交的調整。可是這種微溼的作法，始終爲軍部所不滿，有田外交的致命傷也就存在這裏。革新派遂乘機進行猛烈的活動，駐意大使白鳥和駐德大使大島，在外策應，甚至武斷地答應德意加入軍事同盟的提議，曾經引起日本政界的巨波大浪，在吾人腦中，自然還是新鮮的事實。

當時，軍部正極力主張加入德意軍事同盟，所以暗助革新派向傳統派進攻。革新派雖是勢孤力

弱，出席外務省幹部會的人數不滿十人，但却態度非常強硬，栗原及松宮對有田、澤田、西、吉澤、松島，及三谷等傳統派，無時不在伺機進攻。當時日本國民的視聽固然為英日東京談判所吸引，但是加強防共軸心的運動，也未停止過。

五 軍部的陰謀

日本軍部始終利用外務省派閥的鬥爭，削弱與之對峙的官僚的力量；日本官僚據以對抗三宅坂的震關，也常因為內部的爭執而提供軍部得漁人之利的機會。在蘇德不侵犯協定成立後，傳統派與革新派遂至兩敗俱傷。軍部借政府不及早加入德意軍事同盟致使德國奔向假想敵國的蘇聯為口實，推倒了平沼內閣，有田也自遭遇「樹倒猢猻散」的命運。傳統派陣營雖起了動搖，但是革新派的加強軸心的主張，更以德國聯結蘇聯為日本人民所憤恨，一時斷絕了活動的機會。

平沼內閣坍台後，在兩大力量挾持下成立的阿部內閣，幸而歐戰的爆發而得以一面宣告中立，對蘇聯成立諾門罕停戰協定，一面進行親英美的外交，以滿足財界及穩健派的要求。但是軍部認此種調整為「媚態外交」。在阿部閣當時，軍部即畏忌穩健派力量的膨脹，曾經要求任用白鳥為外相，

阿部不得已暫停外務專相的任命而由自己兼攝。過後始任命野村大將爲外相而以谷正之爲次官。這或者可說是穩健對軍部門爭的勝利。

由革新派轉變爲傳統的谷正之，過了多年埋沒的生活，有田外相時候曾經一度任爲駐法大使，又爲法國所拒絕。這個時候幸得原田熊男（西園寺元老的祕書）的斡旋，被任爲次官，自然喜出望外，恨不得粉身碎骨以報答傳統派。所以上台後即便調駐瑞士公使，天羽爲駐意大使，放逐栗原以補天羽之缺，命令大島歸國，并派來栖駐德，昇栗山爲駐比大使，而放逐松宮於比利時。即連素來持中立態度的河相達夫（情報部部長），也都被貶走。然而日本外交最高當局的這樣辦法，是要惹出亂子的，因軍事失敗鬱抑的軍部正找着了出氣管了。野村外相自命爲「知美家」，有許多知交的美國人士，谷次官又是這樣大刀闊斧地幹，親英美的積極做法固已準備發動，但是軍部眼看穩健派勢力如此膨脹，當然大起嫉忌，恰好湘北軍事的慘敗，正需要移轉國民的注意，以圖藏拙掩醜。於是，軍部發動貿易省設置問題，以離間外務官僚，削弱穩健派主要營壘的霞關。

六 外務省糾紛的內幕

第二章 從外務省糾紛談到軍部與官僚的鬥爭

軍部一面要求阿部內閣設置貿易省，以威脅外務省官僚，一面則又暗中唆使心懷憤恨的革新派，破壞意識穩健的傳統派的全面統制，貿易省問題遂一發而不可收拾。外務省對此問題認爲「省外勢力」分割外務省權限的一種陰謀，所以率直表示反對。十月三日阿部內閣的閣議，雖然絕對拒絕了外務省的希望，通過了貿易省設置要綱，但是軍部却更加油鼓動這個風潮。先由松島逆商局長、山本及水野兩勅任事務官以次五課課長提出辭呈，而全部課長及事務官繼之急起，大喊「拯救外交的危機，外政一元化」的口號，主張「通商外交與政治外交的分離，是外交的死滅，非國家之福。」問題不但震撼了全國，甚至於鬧到樞密院裏去。無論阿部內閣的議決案怎樣堅決，谷正之推斷怎樣有自信，議決案終不得不猶豫執行，甚至於鬧到谷正之的飯碗，幾乎打破。「廢物收回內閣」（日本論客對阿部內閣之評語）更加飄搖動盪起來，軍部行動派（一名少壯派軍人）機關報的「國民新聞」，遂乘此機會向阿部內閣集注炮火，攻擊阿部內閣威信的失墜，至體無完膚，其結論竟謂：「官界即起未曾有的紛爭，責任的歸屬仍未能瞭然。主義和政策，極輕易變更，官場內的派閥肆意跋扈，處此情勢下的政府，果能圓滑處理未曾有的大事變嗎？國民非認真考慮這個問題不可。惟其是在處理「事變」之前，一內閣一大臣的運命，纔是不成問題的。」（去年十月二十日該報社評）軍部行動派

對企圖執行穩健派政治意識的阿部內閣襲擊的毒辣與推翻的陰謀，已活躍於紙面了。

在貿易省設置問題上，軍部行動派對重臣穩健派的進攻，收到了雙料的勝利。貿易省設置綱領雖然修正過，現在尙無立刻設置的象徵，但是貿易省不但仍在必設，而阿部內閣又起了動搖，軍部行動派的陰謀，不但達到分割外務省權限的目的，并且因爲外務省風潮掩飾過湘北軍事的慘敗，尤其重要的，是阻止着他們指爲「媚態外交」的進行——可以說是「一石三鳥」的收穫了。

戰時日本行動派軍人，實在是天之驕兒。去年興亞院的紛爭，即令日本軍政界的「惑星」宇垣仍終于不得不吞「萬斛之淚」（平河道雄之語）憤憤然掛冠以去。軍部的力量可謂大矣！

在軍部得天獨厚的戰時，尤其是在軍部行動派力量已經形成的今日，外務官僚派閥的格鬥，將時常被利用做進攻穩健派的工具，但其紛爭也將永無已時！

第三章 日本軍事政治的破局與外交

日本帝國主義的外交，自其發動侵華戰爭以來即便走上徬徨與分歧的路程，是二年多的事實所證明的。戰爭以來，日本外交的困難，確實千百倍於抗戰前，自其對外方面看，受到變幻微妙的國際情勢的影響，始終不能確定一個貫通的方針，時常在徬徨無定忽右忽左的歧路上，自其內部方面看，因為上層政治機構的基本矛盾，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針不能得到各派有力者一致的支持，所以暴露出政府外交無力的現象來，日本外交的徬徨更加深化了。

然而日本外交徬徨與分歧，實有更根本的別方面原因存在。這就是侵華戰爭後日本軍事與政治的破局。

外交原只是政治的延長，或國際政治的一部分表現。因此，一國內政的紊亂自必影響外交方針的不統一，對外關係的惡劣也必影響外交步伐的凌亂。日本外交自侵華戰爭以來，特別是第二次歐戰爆發以後，陷入內部分歧對外徬徨的原因，即在於侵華戰事的失敗，及日本民衆反對戰爭一部分統治階級也不贊成這種戰爭延長與擴大。因此，對日本軍事與政治的總破局，纔可以把握住日本外

交所以徬徨與分歧的實體，日本外交此後也將隨此軍事與政治的破局的擴大而危機日益深化。

一 愈陷愈深的泥足

我們全面抗戰的持久，已使日本的軍事內政外交暴燥紊亂徬徨無已。日本目前在軍事上只是焦急暴燥，所謂「以戰養戰」的戰略開始喪失它的內容；在內政上只覺得踟躇不安，所謂「舉國一致」，「總和親」的口號，也已藏形匿跡；在外交上只是徬徨失措，所謂外交方針還元於「一張白紙」，却具有含蓄深湛的意義。瞬息萬變的國際情勢，已足使低能的日本當局頭暈，自家內部的矛盾，磨擦，和衝突，更使他們頭痛。深陷千丈的泥足，既不能自拔，就只有讓他粉碎、溶化的一個前途了。

二 日本軍事的「暴燥」

自從歐洲大戰爆發以來，日本侵華軍事，就陷入一種暴燥症。他們曾經一度企圖乘機嚴密封鎖中國西南邊境，幻想着「緩蔣的國際路線已斷絕」（歐戰爆發日本各報的評語）而自鳴得意；他們曾經一度迫近香港深圳，眺望着美麗的海島垂涎萬丈；他們最初也想進攻西北，切斷所謂「赤色」

路線，結果仍因警惕於「日本軍隊的莫斯科」的命運而中止了。最後想到的還是打通粵漢線，佔領長沙，比較容易達到目的。日本軍部所開的支票，早幾個月就有佔領長沙的日期；九月中旬成立「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的用意，也即在於早日完成一條界線以爲掃蕩佔領區的範圍。但是西尾及板垣下馬威的第一砲，却先碰了一個大釘子，調動四個師團幾乎完全被消滅了。中日戰局到了目前，確已如李宗仁司令長官的豪語，日軍已無法再深入了。

日軍湘北的敗戰，粉碎了設置「支那派遣軍司令部」當時的幻想，更加增長了日本的苦悶。日本設置「支那派遣軍司令部」的意義，不在設置「興亞院」之下，他們的用意不只是一般所解釋，加強侵華的軍事行動；尤其重要之點，應該是擴大軍部的勢力與加強對華的軍人統治。軍部依「興亞院」的設置，從外務省攫奪了處理中國的大權，猶以爲做得不夠響亮，重來一個「駐華總司令」，滿望着軍部的威風更可以嚇嚇使日本官僚更望而生畏。殊不知「得之易如反掌」的長沙攻襲戰上，西尾和板垣先碰了一鼻子灰，日本報紙替他們解嘲，說：「長沙並不是軍事的目的地，」這又在證明日本軍人如何急躁，哭不得笑不得了！

日本在第一次歐戰中發了一筆橫財，所以這次歐戰爆發後，馬上覺得這個美夢又有重演的可

能和必要，眼看美國宣佈了中立法準備供給參戰國大量的物資，不覺眼紅起來。日本在上次歐戰中以參戰國資格獲得了政治利益，又以中立國的資格獲得了經濟利益，而後者大過前者多多；日本的國富驟然增加三十八億五千萬元，日本產業資本主義遂得急速走上金融資本主義的階段。這個夢實在相當甜蜜，但要圓此美夢，必須自己先脫離戰爭，使和平工業得以充分生產始可。難怪日本當局，一方面忙於調整國際關係，一方面急於用更猛進的戰爭結束戰爭，但是後一種手段已完全宣告失敗了。

三 日本政局的紊亂

帶着軍事性和封建性的日本資本主義，自其母胎即攜來多元的矛盾性與複雜性，其最主要的因素是軍閥、官僚、財閥、政黨等等，其交錯與鬥爭，極盡光怪陸離的大觀，而我們的抗戰却又加強了他們光怪陸離的複雜性與矛盾性。

當中日戰爭爆發的初期，近衛內閣也曾經努力於內政的加強增設或改革行政機構，但其結果只不過是架床疊屋，無補於大局。其次採取的方法就是行政人物的積極調整，前年五月大改組後的

近衛內閣，網羅了三個首相級的閣員，五個大將級的軍人，一個財閥的代表者，誠然堂矣皇矣，然而「最孚衆望」的近衛內閣却倒塌在這個堂堂皇皇燦爛的原因上。宇垣外相的掛冠先掀起了風波，末次內相與池田財相意見的不可調和性，斷送了近衛內閣的命脈。

日本政局自平沼內閣以後，可以說是行政人物的消極調整時期。平沼內閣現在已算「棺蓋論定」在日本的內閣史上留下的一頁應該是：「最孚衆望的平沼內閣，尸位政府約九月之久，戴最革新的頭腦而來，留下最庸俗的爪跡而去，可憐又是可笑！但是繼「元老級」的平沼上台的軍人首相阿部信行，或者「擁有稀有的事務才幹」（山浦貫一的評語），但是阿部內閣却是一個「廢物收回內閣」（同上），阿部內閣的特色仍然在於行政人物的消極的調整上，比之平沼內閣或更不如。

一般皆謂阿部信行屬於宇垣的系統，他的組閣又得力於近衛文麿的幫忙，大家皆稱阿部內閣必能以軍人老前輩的資格及八面玲瓏的手腕，抑制少壯派軍人的氣焰而實施元老重臣派親英美緩和蘇聯的外交政策，在內政方面或將加強自由主義的色彩（如阿部反對軍部少數閣僚制的要求，謂應付議會有種種不便。）我們承認阿部拜受大命的當初，或許多少存過這個念頭，阿部的組閣

本部不但在霞山會館，前田候爵邸內的敬義塾（近衛一派人的臨時司令部），尤其是指揮阿部的場所。但是軍部大本營的三宅坂的號令，却比其他任何指令台還來得響亮。軍部對於阿部的要求，在政務的處理上要集權化，以爲軍事法西斯的獨裁化的準備，所以要求少數閣僚制，在外交方面要促各國協力，否則斷然排除。總括一句話，無論在內政抑或外交上，軍部要求着法西斯統制力量加強，日本輿論也搖旗吶喊，強調「全面的一元化」。阿部信行及其背後抽線人的意識，終於打了相當的折扣，阿部內閣終不得不對軍部屈服到相當的程度，阿部內閣受軍部（陸軍）統制的色彩，隨其時日的經過而日益加強。

然而日本資本主義上層內部的矛盾是有不可調和的特質，軍部雖在憲法擁有獨立，於內閣之外的優越性，但是元老重臣層的勢力仍不可厚侮，西園寺雖以年老而不復再有「以老命相拚」的氣概，但是近衛文麿之繼起，或許更強韌些，官僚對軍部的鬥爭，將更加強，去年以增設貿易省爲近因，而霞關對三宅坂的反抗，已經充分表面化。從來，日本外務省對陸軍省的對立，形成日本官僚對軍閥鬥爭的主要形態，這不但表現於外交上，并且波及於內政。近衛一派人所推荐的阿部內閣，後來也受到軍部的顯明干涉，軍部雖推荐革新派外交家白鳥敏夫爲外相未果，但傳統派自由主義者的重光葵

也未上台。軍部這樣干涉已使官僚難堪，復又欲分化外務省權限設置貿易省。此例一開，官僚將無以自存了。日本官僚所據爲大本營的外務省的權限，已因「興亞院」的設置而喪失了處理中日問題的權限，可說大權已去大半，軍部又藉貿易省行政一元化的美名分割外務省的權限，此後的鬥爭將更劇烈，日本政局的紊亂正方興未艾咧。

四 日本外交的徬徨

日本軍事與內政自然影響到外交，最近日本外交方針的激變起於蘇德協定，歐戰爆發後又起了一陣大衝動，但是骨子裏却是徬徨無主，不知所措；同時，日本傳統的二元性外交更加深了現外交當局的徬徨失措。在蘇德協定未簽字前，日本二元的外交即已顯明存在，穩健派的外交方針與急進派的外交方針，沒有一時期不在賽跑。調和日本與英美蘇法的關係好呢？還是加強軸心國家集團參加三國軍事同盟好呢？曾經畫成了日本軍政界的一個大漩渦。在蘇德協定之消息未宣佈前，後一種力量的確壓倒前一種力量，所以有軍事特使赴意德的派遣，但是蘇德協定簽字後，前一種力量却反佔了優勢，不但平沼首相對德大加抨擊，即輿論界也都譁然，大角和寺內被阻赴德國，日本的外交

還原到一張白紙上。

但是「白紙外交」事實上也就是無主外交，徬徨外交。日本政府新外交政策第一步所嘗試過的，是離去軸心國家而改採親英美法的方針。但是軍部却依然膠着於德意集團。意大利政府方面在蘇德協定成立後對日表示過兩點意見：（一）德意日關係依然無變，願日本善自爲之；（二）日本應急速廢棄九國公約。這種意見似仍打動日本少壯派軍人的心弦，所以陸軍當局發表所信：日本的敵性國家不是德國而是英國與蘇聯。現在孤立於歐洲的德國，又覺有拉攏日本爲自己聲援或牽制英法的必要，希特勒對日本頻送秋波，日本軍人又在準備着上當。德日墮歡重拾，有充分的可能。

然而對英美法。先應採取什麼樣的方針纔好呢？

自歐戰爆發後，英法固然無暇東顧，對日本的壓迫有在某限度內節節退讓的傾向，但是英法在遠東的利害關係，處處和美國的權益聯結着，英法的退讓，馬上會損及美國的利益，所以美國加強遠東政策，出爲英法撐腰。日本輿論界抨擊美國爲英法保護遠東權益，自非沒有根據，而日本對英法的外交方針，又起了紊亂，依舊採取親善態度，使英法退讓好呢？還是採取高壓的手段，逼迫他們就範好呢？日本少壯派軍人主張後者，而日本政府的方針似又在開始九十度的變化。

日本外交上最感覺棘手的是對美的方針舉棋莫定。二年餘來日本對美始終採取不敢得罪的方針，現在依然極力要求與美國聯歡，但是美國爲要保護她在太平洋上的權益及維護她民族的前途，不能避免與日本發生正面衝突，也就不能不和日本在太平洋上角鬥。這種鬥爭，又以太平洋上已起的激變及此後將再加劇的變化，而不得不從今日積極開始。於是，美國加強太平洋的軍備，再三強調她在太平洋上的權益，不能受到損害。但另一方面日本則指摘美國「非友誼」的作法，甚至如日本軍部機關報的「國民新聞」，堅決聲言：「美國如不改變其對日態度，則太平洋將成爲戰場」。（東京去年九月廿九日外電。）阿部內閣親善美國的方針，雖未爲軍部所明白反對，但也沒有得到強力的支持。美國堅持九國公約不可侵犯的尊嚴，而日本則如意大利所要求，早在行動上粉碎了九國公約，日本要建設「東亞新秩序」，美國則要恢復東亞的舊秩序，日美關係的不可調和性，是目前日本外交方針決定上最困難的焦點。

日本對蘇聯的外交方針，也是舉棋莫定。這裏有兩種基本原因：其一是蘇日的根本矛盾無法消除，所以即令對蘇屈膝或送秋波求得一時的相安，但也不可靠，不能持久；其二是日本又要顧及德日關係，希望德國的奮歡重提，自然須接受希特勒的斡旋，與蘇聯言好。所以即連日本陸軍當局也都傍

得起來，在蘇德協定成立後率直表示所信「日本的敵性國家是英蘇」而最近因與德國重再接近的企圖，害起了締結蘇日互不侵犯協定的單思病。」赤色的國家」究竟是可怕，於是苦壞了日本的外交當局了。

五 日本的命脈握在中國手裏

日本上層內部的矛盾性存在於其本身而又擴大，深化於中日戰爭的發展。日本不能解決中日戰爭，則其矛盾與危機，只有日益加深。日本也明瞭此點，所以阿部新內閣的政綱竟以「處理支那事變」為軸心。但在日本不放棄對華侵略以前，日本這種目的永久是不能達到的。

日本侵華的軍事已開始走着下坡的階段，我們已處於主動地位，而日本反處於被動的地位了。日本財政經濟，因為長期戰爭而日益窮窮枯竭，社會的動搖日益加甚，政局的紊亂與政治的衰退，每令人覺得日本政府一蟹不如一蟹，日本國際的孤立，也同樣，完全出於中日糾紛，由於日本的侵略和我們的抵抗。我們為民族的生存和獨立，當然要抵抗到底，這種抵抗當然增長日本總危機的發展。所以我堅信：我們抗戰到底，日本的命脈完全握在我們的手中，日本外交徬徨的深化，更不消說了。且

日本戰時外交內幕

看本論各章所剖述，日本外交如何紛亂，不統一，如何徬徨失措。

第四章 日本「軸心外交」的發展

一 「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的外交方向

日本帝國主義自從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我東四省以來，其外交方向即起了一度的大轉變，一方面和英美法等民主國家的衝突加強，另一方面勢須拉攏德意侵略同志以牽制民主國家增強自己的聲勢。因此，自那時候起，日本的外交日漸轉向「德意日軸心外交」，而與德意兩國的勾結日益顯明。

日本侵略者與德意兩幫兇的勾結，雖然不自「九一八」始，但是日本「軸心外交」的具體化，却以偽滿洲國為導線。自日本侵佔東四省，不滿足本國經濟條件的德國即便垂涎，希望染指。所以「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東北大豆換德國大砲的消息，即頻頻傳播於世界的報紙上。到一九三六年春，德偽的商務更加具體化，表面化。這就是同年五月一日德偽締結「商務協定」的事實。事先，德國派遣遠東經濟考察團東來。該團由克林博士率領，曾到日本偽滿及中國各地考察，「德偽商務協定」

即由克林博士代表德國外匯管理局出面簽訂。商務協定有效期間爲一年，自六月一日起生效，內容規定：自六月一日起十二個月內「滿洲國」得以價值日金一萬萬元產品運入德國，僞滿以外幣付此物價四分之三，其餘四分之一則以馬克付之。「滿洲國」得以此項馬克付德國運入「滿洲國」物產之價。應該注意之點，是德國運入僞滿的物產，事實上就是飛機、大砲及機器等物。

德國此種作爲當然對於我國打擊極大，特別是在國際政治上影響我們最大。當時，德國尙無意顯然與我國交惡，所以當時德僞的關係僅止於商務協定，德國政府並且在商務協定簽字第六日（五月五日）發表欺騙的詞令，稱：「德滿商務協定之目的，在調整德滿貿易間所應付之款項，以抵償方法冀增加雙方進口貨量……此協定之利益，是在雙方出口商人有同等義務與同等利益。協定完全是技術性質，并無政治意味及背景。」

然而侵略者幫兇的假面具，不久就由自己打破了。日本自德僞商務協定成立後更加積極拉攏德國，希望侵略同志得率先承認僞滿。德日關係進展的第一事實，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五日兩國在柏林簽訂的「防共協定」，同時還強迫我們華北當局和她訂立防共協定。德國這種行動無異於幫助日本侵略中國，因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始終是借着「防共」的名義以爲掩飾。

二 戰爭爆發後「軸心外交」的加強

日本拉攏德意無非是要增強它侵略中國的國際力量，所以它的第一著的手段要做到德意正式承認偽滿——它侵略行爲的成果。

在世界列強之間，首先正式承認日本侵略行爲的國家，首推意大利。這是侵略者共同的利益。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之後，正需要強國正式承認，日本抓住這個機會就謀與意大利成立侵略的默契，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兩國訂立了一個協定，意大利從事實上承認日本吞併我東北四省，在長春設立總領事館，日本則承認意大利併吞阿比西尼亞，改駐阿京的公使館爲領事館。

自一九三七年日本對我發動全面侵略戰後，所謂「軸心國家」的勾交更加露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意大利加入「德日防共協定」，同月廿九日正式承認「滿洲國」，將長春的總領事館改爲公使館，並且公開支持日本的侵略戰爭。至於德國呢，一方面因欲討好中國，但其爲日本幫兇却無二致。希特勒的外交智囊，里賓特羅甫，早即主張追隨意大利實際承認偽滿，迨至中日大戰爆發，我國退出南京以後德國調停爲我抗日政府所拒絕後，希特勒即便剝去假面具，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

日，公開演說承認僞滿，並侮蔑中國的神聖抗戰爲亦化行爲，而祝望日本帝國主義征服中國。他說：「余相信日本敗績，徒利於蘇聯，歐洲其他各國，毫無益處可言。日本若獲大勝，其所加世界之文明危機，遠較布爾雪維克派大勝後所加於世界文明者爲小。」希特勒口頭承認僞滿三個月後，日本復又取得德國正式的承認，五月十二日「僞滿」駐德通商代表加藤日吉與德國外交次長簽訂所謂「德滿修好條約」，八月間德僞更交換駐紮公使。

日本更經由侵略結果的僞滿取得德意積極的幫助。中日戰爭爆發後四個月「僞滿」與德國烏爾夫企業團成立協定，取得了二百萬鎊的機器及軍械借款，一九三八年七月五日，又與意大利訂立「意日滿貿易協定」。用東北的大豆等物換取意大利的汽車，鋸，石油及水銀等軍需原料。

日本的「軸心外交」採取東西侵略者互相呼應的方式，所以日本的侵略得到德意兩幫兇的援助，同時也給予德意以聲援。日本正式承認意大利吞併阿比西尼亞，上面已經說過，中日戰爭爆發以後，更加勇敢地爭先承認了德國侵略所得的贓物，奧地利及捷克，并承認德意法西斯培植成功的西班牙叛軍的法郎哥政府。希特勒利用英法的懦弱與苟安，於一九三八年春不血刃而吞併了奧地利，同年三月十三日公布了所謂德奧合併的新聯邦憲法。日本十五日接到正式通告後即便撤消駐

與公使從事實上承認了德國吞併奧國的事實。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國以「慕尼黑協定」吞併了捷克，收爲保護國，日本立即召回當時駐捷克公使，表明承認事實的態度。對於西班牙叛軍法郎哥政府，日本也追隨德意早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正式加以承認，同時並介紹僑滿「駐日大使」與法郎哥政府代表會見，交換公文使二者正式交換承認。

關於「德意日軸心」的勾結，我們不能忘記西方侵略國家的手勢更來得有勁。希特勒一方面專恃蠻幹達到它自己的侵略，另一方面則爲夥伴聲援並引爲己助。其最顯明的陰謀，就是一九三九年三月間充分刺戟歐洲政界神經的所謂「希特勒第二次計劃」。據倫敦「新聞記錄報」所揭露希特勒第二次計劃的內容，有三點值得注意：（一）希特勒此後將要公開提出要求的對象，已不獨限於東歐，範圍已普遍於整個歐洲，甚至於涉及非洲；（二）德國的侵略對象已不能局限於歐洲諸小國，它已顯明要侵犯英法的領土；（三）希特勒此後不但要爲自己計劃，並且直接要爲他的幫兇意大利打算，間接則爲日本壯胆，我們當時的認識是：

（一）這個第二次計劃更顯明表露希特勒的侵略是無止境的。前年九月間英法當局對希特勒的估量，是分割捷克一部分領土，是日耳曼民族的自決。但曾幾何時，德國竟吞併了整個捷克，後來

德軍的槍口又掃準着羅馬尼亞，並且大舉向普魯士與立陶宛邊境的殷斯達堡及狄斯將二鎮開調。希特勒還計劃鼓煽各國國社黨起而響應，并煽動法國的革命，「納粹」的反動之帶着國際性，在這裏可以充分認識了。如果希特勒的侵略在東歐得到完全的成功，相信他反戈以攻英法，擾亂整個的歐洲，甚至至全世界，爲時並不甚遠。「英雄的民族，」自然有它的去向。

(二) 希特勒還要嗾使他的幫兇意大利，對英法提出要求，牽制英法，以便利他的侵略。希特勒並不是根本愛護意大利，但因自己的基礎未鞏固，還需要臭氣相投的國家，做他的幫手，所以在第二次計劃中極力替慕索里尼向英法討價，希特勒這樣作風，既可以討好慕索里尼，又可以對英法示威，要英法放手不干涉他在東歐的橫行。

(三) 希特勒還要支撐東方的侵略者，既可以牽制英法，又可以威脅美蘇。德意日當時的冒險行動，都是出於其謀。當柏林德意日三國軍事外交聯席會議開會不久，意大利即極力幫助佛朗哥軍隊進逼法國邊境，東方的侵略者也於同時佔領了海南島。當時報紙會傳希特勒要求日本在太平洋上威脅英法。一切陰謀皆爲事實所揭穿。當希特勒有事於東歐的時候，蘇聯對於各小國的支持相當積極，所以希特勒嗾使日本積極向北滿及北洋進出，以牽制蘇聯。

日本的「軸心外交」是有兩面的進攻對象。其一是謀與德意夾攻蘇聯，其二是藉德意牽制英法而自己則發動排斥英法運動。（參閱第九章「日本排英的姿態及其作用」）特別對蘇聯的進攻尤有意義，所以日本的「軸心外交」始終與所謂「防共」聯成一體，在「軸心外交」最強烈的時候，對蘇聯的佯攻與實試，做得特別響亮，有聲有色。此點留在以下兩章來詳述。

三 日本「軸心外交」的動搖

德意日的勾結，完全以「防共」為標題，所以極力強迫屬國乃至因侵佔而置於淫威之下的國家或地方，加入「防共協定」，如去年二月僑滿及匈牙利之參加，後來波蘭與西班牙也都加入。「防共協定」是一種思想聯盟，所以「防共國家」特別着重於文化的聯繫，所以去年中成立了日匈、德日、意日等文化協定。日本更於去年二月參加廿日至廿三日在日內瓦舉行的所謂「國際反共展覽會」，由內閣情報部，反共聯盟，及大日本防共同志會，搜集資料出品展覽。

但是「德意日反共協定」的意義不只限於思想同盟，其內容是帶着軍事意義的，所以發展至成立軍事同盟，本是必然的。所以自去年春以後，德意日防共協定發展成爲軍事同盟的消息，時常充

滿了各國的報紙。五月廿二日德意兩國儘先成立了軍事同盟，日本政府也爲着是否參加這個軍事同盟的問題絞盡了腦汁，當時的內閣會議開過了不少次。秉承元老重臣穩健意識的有田外相，雖然用盡種種的方法，阻止日本與德意的勾結不發展至參加軍事同盟的程度，但是在德意軍事同盟成立後，日本政府也終於不能夠不公開發表重視德意友誼的聲明，以敷衍軍部，其大意如下：

德意同盟的締結，自處今之國際情勢與確保「世界和平」(？)的見地，自然爲友邦慶幸。我國(日本自稱)爲世界和平，期待愈與德意保持緊密聯繫，使三國關係愈益密切鞏固。(五月廿三日平沼首相談話。)

然而在侵略集團與反侵略集團對立日益尖銳化，兩個集團雙方又皆深覺有緊密團結以實行集團鬥爭的必要的當時，特別是在世界各國積極備戰鉤心鬥角已到世界大戰前夕的所謂「同盟時代」日本侵略者倒反沒有參加這個軍事同盟的簽字，好似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實則日本當時內外日益艱難的情形，適足以促日本對加入德意軍事同盟，躊躇起來。日本的觀望和對華侵略戰爭的艱巨，有極密切的關係。

日本侵華軍事的疲敝，不但促成日本內政矛盾的深化，並且造成它的對外政策徬徨無定。自從

我們的抗戰進入第二階段而日本軍隊事實上沒有更大的進展以來日本對華政策即陷於極大的苦悶中。少壯派軍人雖然仍夢想着武力的「征服」但是受過較多事實教訓的元老、重臣、政黨、一部分財閥及穩健派軍人，却爲着安定日本後方的政治、經濟及社會起見，主張早日結束中日戰爭，於是所謂「親和外交」遂又實現於當時新內閣首相平沼的言論上。少壯派軍人的氣焰也會稍被壓服下去，所以板垣以下的軍部跳梁，緘默了一個時期，沒有發表過意見。早日結束中日大戰，運用武力既不可能，自然要改採政治的手段。但又不能直接與中國抗日政府談判，自又需要一個第三國出頭調停。這個第三國當然以英國爲最適宜，所以央托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到上海來和駐華大使寇爾聚談。雖說結果完全出了日本意料之外，對中國抗戰抱着熱烈同情和堅決信心的寇爾的意志克服了克萊琪所想像的希望。同時，英國外相哈里法克斯對日本駐英大使重光葵試探和平的答復，又打斷了調整英日關係的希望。但是當時的情勢不但逼出了平沼的「親和外交」並且阻止了日本政府斷然與德意同時簽訂軍事同盟。

日本冒險蠻幹成性的少壯派軍人，固然竭力企圖促德意日軍事同盟實現，以便擴大事勢而壓抑其國內的反對派。所以一方面日本在華軍隊頻頻造成對第三國的恐怖，排外排英運動，更由華北

華中，蔓延到華南來；另一方面駐歐洲的軍人，如駐德大使大島，及所謂革新外交家白鳥敏夫，積極在活動，促使日本參加德意軍事同盟。但是日本侵華軍事的頓挫，已使日本政界覺得對華政策確有重新改變或刷新一下的必要。單靠蠻幹，已不成功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六月七日日本內閣五相會議，通過了重臣會議所計劃用以應付歐局的政策，消沉多久的近衛前首相，復又活躍起來，並且處處和西園寺元老聯結着關係。

從各方面的情勢觀察，日本元老重臣派的確對於侵華戰事抱着極大的憂慮，他們是在千方百計地企圖及早結束戰爭。因此，他們主張對英美法討好，當然他們在目前也就不贊成率然加入德意日軍事同盟。後來平沼內閣企圖與被遺棄的政黨「抱合」，民政黨竟也提出「革新」的主張，而右翼瘋狂者末次信正之流，却反瞠乎其後，自然不是偶然的！

當時日本屢次舉行五相會議，關心於歐局的變化，並謀確定日本新外交政策的方針。加以軍部行動派加緊的壓迫，日本政府終於不能不追隨軍部加強「軸心外交」的意志，走向「軍事同盟」的方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夕，各國外交極盡縱橫捭闔的能事，結果分成同盟國與協約國的兩大營壘，到形勢明朗化後，大戰就爆發。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積極準備階段，各國自然也以「同盟」

的名目漸漸集中化，當時曾經有過明顯的集中變化。自德意軍事同盟締結後，英法受了極大的刺激，而英蘇的談判有更積極的發展，企圖成立防衛軍事同盟，法國且將為同盟的一份子，土耳其也有加入之勢。甚且傳聞英蘇法軍事同盟的影響，將不獨限於歐洲，其必然的結果勢將把遠東捲入侵略與反侵略兩集團鬥爭的漩渦中去。所謂軍事同盟的基本條件，當然要「在絕對相互動作的基礎上決定三國共同的措施」（所傳蘇聯提出的條件），其意思就是說：三國中任何一國受到侵略時，其他兩國應即出而援助。在遠東有被侵略可能的國家，已不獨限於蘇聯，英美的危險性尤其大。日本甚至公開宣稱對上海租界有施以外科手術的必要，英美法太平洋上的屬地也要受到外科手術刀的洗禮。

另一方面，希特勒要求日本加入軍事同盟，更加逼切，他甚至不惜對日加以威脅利誘。日本政府內迫於少壯派軍人的威勢，外制於德意幫兇的威脅，「親和萬邦」政策的實施既不可能，在兩大營壘的對立情勢下又不能孤立，所以終於準備加入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

日本政府去年七月間，乘九月上旬德國在紐倫堡召開粹黨大會的機會，派遣陸海軍及財界實業界代表團訪問德意，其用意即在於與德意簽訂軍事同盟。日本訪德意軍事代表團的主要人物，

陸軍有寺內壽一大將，海軍有大角岑生大將，皆軍事參議官，頗有力量，財界代表爲東京瓦斯會社社長井坂孝，全國產聯會會長藤原銀次郎。代表團於七月廿日及八月六日分別動身，聞代表團之外，還有顧問團儘先赴歐作調查工作，日本對強化「軸心外交」的決心，可以想見。

但在日本軍事代表團未抵達德國，德國卽已與蘇聯簽訂了德蘇互不侵犯協定（去年八月廿七日），歐洲情勢發生大變化，「軸心」起了裂痕。德國既改變了反蘇聯的政略，紐倫堡大會又停止召開，日本政府驚惶失措，寺內與大角等人成了「海外的遊魂」，正欲追隨軍部外交的平沼內閣終難免爲軍部所滾蛋，日本兩年餘來的「軸心外交」回到所謂「白紙外交」去了。

但是日本依「軸心外交」以與德意勾結，卽至今日依然還是藕斷絲連，日本軍閥不但尙未忘情於與德意勾結，並且欲進一步，幻想經由德國的斡旋，以與蘇聯接近，並借以壓制英美法，此後的發展更值得我們注意。

第五章 日本對蘇聯挑戰與屈膝

一 「防共協定」的影響

蘇日的磨擦從表面上看，則北洋漁業權、北庫頁島煤礦開掘權、外蒙開放及蒙「偽」邊境蘇「偽」邊境，以及日本帝國主義所謂共產國際等問題，使近年來蘇日外交關係遂至日趨緊張。但若從問題的本質探討，則其最主要的原因，還在兩國政治體制的互異。日本是一個腐舊沒落的半封建的獨裁帝國主義國家，蘇聯是一個新興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們是兩個制度絕對相反的國家，蘇聯的存在和成長，威脅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存在。此外，日本帝國主義早就感到「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的道理，認為蘇聯存在，是日本侵略大陸的障礙。何況日本還垂涎蘇聯東部西比利亞肥沃的土地與豐富的物產。故日本對於進攻蘇聯一舉，早列在日本軍部對外侵略的程序中。但是蘇日衝突的激化，可說開始於德日防共協定的簽訂。

「德日防共協定」是日蘇糾紛必然的結果，並且是日本對蘇挑戰的第一步工作。幾年以來新

開界早已報導德日進行談判軍事同盟。到了一九三六年春季，這消息漸被德日軍官往還的派遣所證實。五月一日德國遠東經濟協會遠東經濟考察團和僑「滿」簽訂所謂「德滿商務協定」，八月李區納將軍至遠東考察，在東京與日本軍部正式接洽，增強德日軍事關係。這是簽訂防共協定的序幕。

在十一月，許多通訊社即已報導「德日防共協定」的談判已將告一段落，但柏林和東京一再否認，直至二十五日始正式公佈，有效期間五年，內容是互相交換共產國際活動消息，提供國防上必需之新辦法。「防共協定」并規定組織一個德日委員會，另由條文規定辦法。當日東京外交當局曾經發表「防共協定」僅直接反對共產國際，但并不反對蘇聯及其他任何國家。然而莫斯科當局深知這「防共協定」是變相的軍事同盟，是直接反對蘇聯的一個協定。這個協定引起蘇聯極大的反感，加深了蘇日間的衝突。蘇聯會因此拒絕續訂到期之漁業條約。

自「德日防共協定」公佈以後，蘇日關係日趨於惡化，邊境糾紛與漁約等懸案，始終得不到圓滿解決。廣田內閣之倒坍，大部分原因即在於此。一九三七年六月三日近衛內閣成立（廣田任外相）後三星期，關東軍突與蘇聯紅軍在綏芬湖區域內兩個地方發生嚴重衝突。雙方都稱對方侵入自己

領土。六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正式磋商雙方撤兵之際，更劇烈的衝突又發生於綏芬湖，雙方大軍集中於綏芬湖之兩岸。適於此時由莫斯科傳來消息，稱蘇聯政府通過募集四萬萬盧布的國防公債。不久日大使重光葵與李維諾夫開始談判，日大使當席担保日海軍從綏芬湖附近撤退，蘇聯國防人民委員會亦發命令撤退海軍和邊防軍，至土地主權問題則移後來談判。日本報紙披露這次交涉，蘇聯不但勝利，并且增強了軍力。同時日本當局努力限制關東軍的活動，使糾紛漸次泯熄，關係漸次轉好。這是日本侵略者向蘇聯屈膝的自認。

二 日本對蘇挑戰的擴大

綏芬事件後四日，日本發動蘆溝橋事件。中日戰爭的爆發擴大了蘇日間的摩擦，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日軍佔領天津，接續發生日本指使的一羣白俄暴徒搗毀蘇俄領事館事件，蘇聯向東京當局提請嚴重抗議，要求以後制止同一事情發生，并建議組織調查委員會。這建議和抗議被東京當局所拒絕，事件發生後不到一個月，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於八月十九日正式宣佈。日本認為中蘇不侵犯條約是軍事秘密協定，含有武力援助中國的意義，於是更加對蘇聯積極挑戰。

九月間蘇日小糾紛頻起，如捕撈漁船，北庫頁島煤油問題，封閉諾夫斯皮爾斯及奧地沙爾地的日本領事館，蘇日關係日益緊張，日本甚至於企圖轟炸蘇聯駐南京大使館。在日本佔領內蒙後，曾引起蘇聯當局極大的注意，十月二十五日日本右派軍人首領荒木貞夫發言聲稱：「必要時日本將進攻蘇聯以消滅共產主義在遠東的活動，幷可以獲得英美的合作以解決世界問題。」蘇聯當局曾爲此提出抗議，認爲這種發言簡直是直接向蘇聯宣戰。到了十二月漁約問題又重起，後經雙方同意續訂一年。

一九三八年初日蘇間的磨擦更趨於嚴重，糾紛頻起。如僞滿延付到期的中東路最後一期債款，日本抗議蘇聯空軍參加中國空軍，日機侵入蘇聯境內被迫降落，以及蘇聯封鎖布拉郭威什達斯克及加巴洛夫斯克地的日本領事館。同時北庫頁島煤油條約又起糾紛，日本解雇數千名蘇聯雇員幷減少煤油生產量，蘇聯當局提出抗議，認爲解雇職員之舉違反蘇聯勞工法，減少煤油生產量爲日本減少資本和船隻所致，此舉對於蘇聯缺乏誠意。雙方雖竭力想對以上各問題求得一圓滿解決之辦法，但均無結果，到了四月底已成僵局。二月後，這一連串的糾紛，終於引起了張鼓峯事件的爆發。

七月十四日僞「滿」外交部向長春蘇聯總領事提出抗議，聲稱：有十二個蘇聯士兵侵入僞滿

領土，又有所謂烏沙高夫在蘇僞邊境視察活動，爲僞滿衛兵逮捕事件；但事實真相恰正相反，倒是日本派遣二十九個武裝奸徒，潛入蘇聯國境，想從事破壞工作，而在蘇僞邊境造成嚴重形勢。但是日本想一手掩飾天下人的耳目，竟於僞滿提出抗議二日後，日本駐莫斯科代辦也提出同樣抗議，聲稱蘇聯紅軍在張鼓峯構築工事。十九日在日本軍部和外務省會議後，第二個抗議書又提出；同時又宣佈日本兵士十二人在張鼓峯被射殺，於是要求對蘇聯宣戰的傳單及標語散播於東京的街頭巷尾，示威運動亦在東京蘇聯大使館前舉行了。東京御用報紙更濫造謠言，謂蘇聯艦隊集中於暉春的堡西灣內，於是日本機械化部隊大批開往蘇聯邊境，對蘇聯大肆狂吠，虛聲恐嚇，揚言用「武力保衛僞滿」。德國法西斯新聞機關海通社，則在國際間散播蜚語，替日本作傳聲筒。但日本的捏造和挑釁的陰謀，是經不起蘇聯的嚴厲揭穿和打擊的。七月二十日在假期旅行中的日本駐蘇聯大使重光葵特由瑞典搭飛機趕回莫斯科，訪蘇外長李維諾夫於人民委員會，要求撤退張鼓峯駐兵，并大言恫嚇，必要時擬採取軍事有效措施。李維諾夫當即根據一八六九年「暉春條約」及其附圖，證明沿長濟湖西山脈一帶，確係蘇聯領土，并加以痛駁稱：「倘日大使認爲恐嚇脅迫爲良好外交手段，而爲某國可以接受讓步，但是日大使須知此種手段的應用，在莫斯科決不能成功。」

這鐵一般堅硬的答覆，在日本發生極大的反響。七月廿二日日本政府命令各報減低論調，緩和緊張空氣，同時外務省發言人否認日大使重光葵向蘇聯說過必要時將採取軍事有效措施的話。二十五日緊張空氣漸趨於鬆弛，日本政府并接受從前蘇聯政府組織蘇僞邊境會議的建議。二十八日，日本軍部宣佈形勢已平靜。世界人士及輿論界均認為日本「大失面子」。但這是日本慣用了的陰謀。

三 張鼓峯的衝突

日本軍部聲明的翌日，蘇日在張鼓峯大規模的衝突爆發，所謂聲明顯然是日本的一種緩兵計。因爲在衝突發生之初，證明日本精選的部隊很快的佔領了張鼓峯。東京軍部更於衝突發生後第五日，聲明日本軍隊進攻蘇聯紅軍驅除紅軍出張鼓峯的命令是由日本地方軍事領袖發的，並不是東京政府的命令。七月三十一日，日本外交次長拒絕蘇聯二十九日抗議所聲稱「日滿軍隊是越境的侵略者」。日本軍官復在戰場上誇耀其戰功。朝鮮且傳朝鮮駐防軍司令部於八月一日揚言：日本軍隊業於三十一日把全部蘇聯紅軍驅逐出張鼓峯。在衝突進行中，蘇聯當局向外國通訊社記者公開談論這次張鼓峯事件，并提示一八八六年暉春條約附圖以證明張鼓峯確係蘇聯領土。劇烈衝突雙

方堅持兩個星期，蘇聯紅軍終於在八月七日將十月二十九至三十一日間以突擊佔領張鼓峯的日軍軍隊擊退，予日本軍隊以極大的打擊。

這樣雙方繼續談判，重光葵接受李維諾夫的要求，遵照協定，戰事遂於十一日停止，雙方堅守十日晚的防綫。界限的劃定根據混合委員會的調查結果。混合委員會是由蘇聯代表二人及日「滿」代表二人合組的。過去東京堅持一切委員會之組織須由蘇日僞各派二人組織之，現則日本大為讓步，也是日本屈膝的另一事實。會議的經過相當圓滿，因為日本屈膝，日方答應以一八八六年「暹春條約」及附圖為主要參考資料。

張鼓峯事件暫時雖告一段落，但蘇日關係的緊張并不因此鬆弛，磨擦依然存在，如中東鐵路付款問題，北庫頁島煤油試掘權問題，郵包問題等，其中尤以漁業問題為最嚴重。漁業問題，雖因暫定協定而暫告平靜，但並不能算是問題的解決，而是問題的展延，在問題未得到總解決以前，蘇日戰爭的爆發是在所難免的。蘇聯對於戰爭的到來，隨時準備着「予打擊者以打擊」，在蘇聯大選中紅軍代表所說，「蘇聯國防有不可侮之力量，敵人自何處來，必在其本國領土或水面將其消滅」，正是最有力的聲明。任何法西斯的獸蹄，如果萬一敢踏入蘇聯的領土一步，蘇聯定必像張鼓峯的事件一樣，

予以致命的打擊。所以張鼓峯事件結束未及一年，日本侵略者雖又再發動諾門罕事件，但所受打擊却十倍於張鼓峯事件，結果也只是再度屈膝了。

四 蘇日漁約糾紛

自從日本在張鼓峯「玩火」受到嚴重打擊以後，日蘇間相安無事，約有三個多月。但是後來又隨所謂「東亞新情勢」之急激轉變，而日蘇間的問題又以漁約糾紛的形態重興波浪。這個問題在世界侵略者準備東西夾攻蘇聯的今日，已經不僅是單純的捕魚製造罐頭的經濟問題而已。而實在已經帶上政治的及軍事的性質了。

日蘇漁約糾紛有三種內容：其一是日蘇漁約從新改訂；其二是締結一年暫定協定；其三是關於罐頭工場經營的特別契約滿期的問題。第一種日蘇漁約改訂問題是本問題的中心，而第二及第三兩種問題，是附帶的問題。日方所要求的就是這個中心問題的解決，不但希望附帶條約有效，並且是進一步要求蘇聯簽訂它根據如意算盤所提出的所謂「修正條約」。但是蘇聯所答復的却完全相反，不但無意簽訂修改的新約，並且要以軍事的理由收回特別契約所規定的四十個租借魚區。日蘇

漁約的問題在日蘇許多懸案中是歷史悠久而又複雜的一種，彼此爭執已有數十年之久。

關於日蘇條約本約之修改，日本早在一九三八年春間即已命令日本駐蘇的各方面進行過交涉。日蘇漁約原在一九三七年即已滿期，後經雙方再三折衝的結果，另外締結了一種「一年暫定協定」，這種暫定協定又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末日滿期，其「關於罐頭工場經營的特別契約」（一九二八年締結）的期間，更已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完滿，到本約期滿後，日方在蘇聯濱海省的捕魚活動將受到限制，所以日方數月來積極向蘇聯進行交涉，但是結果適足以促進日蘇的對立尖銳化。對於日蘇漁約問題的重心，我們的認識是：

（一）日蘇漁約糾紛是和其他的問題關聯着，所以解決更加困難。當前年十二月十三日蘇聯外長李維諾夫接見日本駐蘇大使東鄉從事於日蘇漁約問題的談判時，曾責問東鄉說：「日本與德意締結反共協定，現在更交涉德意日三國同盟，日本陸軍次官并公然宣稱準備反蘇戰爭，故蘇聯於軍略上須變更漁區。」（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各報所載外訊。）

（二）日方所爭者為根據一九〇五年「樸資茅斯條約」以堅持其所謂「漁權」，正如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路透社東京電所傳：「日某某方面以為除非締結一新漁約外，則蘇日戰爭顯

有可能。」蘇方則堅持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所提條件，凡滿期漁場另行投標，其中四十區有關軍事設備的地方，尚須除外。

(三)當西方侵略者的德國正在陰謀奪取烏克蘭的時候，又當日軍侵佔華中華南引起了日本與英美法劇烈衝突的當時，日本藉漁約修改問題以惹起日蘇間的糾紛，既可以響應西方的同盟者，也可以移轉英美法的注意。日本正可以趁此德國威嚇蘇聯的時候，儘可能討價還價，它已用準備對中蘇同時作戰的恐嚇（日本陸次東條條約的言論）及「日方爲圖繼續享受其漁業權利計，必採自由行動」（日報「報知新聞」的社評）的主張，試探蘇聯。但是蘇聯方面毫不在乎，他們的答覆却是：「蘇聯準備對任何侵略者之打擊還以兩倍或三倍以上之打擊，任何西方或東方的敵人如欲懷疑蘇聯飛機的轟炸威力，則亦聽他」（莫洛托夫在革命二十一年紀念日的講演），及「蘇聯人民不畏日本及其他侵略國家，若帝國主義者仍不覺悟，則蘇聯將予以較張鼓峯更大的打擊」（加里寧對西班牙及英、法、挪威、瑞典等國的工人代表的談話）。蘇方且又提出偽滿清還中東路價款問題，以爲漁約交換談判的條件。

日本當局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竟向美聯社記者宣稱：「日方已準備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除非蘇聯允許日方所提改善漁約之要求。」蘇日漁約問題，在去年年初蘇日兩國的關係上，投下了暗影，其必變成蘇日國交的最嚴重問題發生的導火線，早在我們論斷之中。上面日本的宣稱與後來諾門罕事件的爆發，皆樹因於此。

關於漁約的糾紛，演變到當時的階段，終於結束了口頭及文件的往還磋商，而進到以實際行動來表示態度和決心的階段。蘇日漁約本約及附約的期間，皆於前年滿期，因為雙方幾次談判破裂的結果，蘇日漁約問題，曾經一個時期成了無條約狀態。然而日方對記者的談話，約有下列幾點意義，茲特略加分析：

(一) 日本軍政當局的這種談話，帶有很激烈的恫嚇臭味。日本侵略者，素來即慣用這種技倆處理國際問題，以期不投資本而得到厚利，對於中國幾次歷史的大收獲，大部分出於這種恫嚇的成效。所以日軍當局又在「相信蘇聯決不敢因此動武」的假想下，大放厥論，但是恫嚇之能發生效果，須以怯弱者為對象，倘若對方是強硬者，那末日本紙老虎立刻就會畏縮下去，我國「八一三」以來的英武抗戰，已給了侵略者以進退維谷的環境，去年張鼓峯事件，蘇聯也給與它以更深切的教訓。蘇

聯準備還給侵略者「兩倍或三倍以上的打擊」，所以日本軍閥的恫嚇，終於完全失了效用。

(二) 日本侵略者進攻蘇聯的手勢完全採取德、日東西夾攻的作法，它所以敢向蘇聯挑戰，也就是因為有德、意在西方爲它響應，日本軍方當時認爲：「蘇聯正與德國在烏克蘭方面發生衝突，故蘇方決不敢與日方發生更大的糾紛」，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日本侵略者的這一如意算盤又是打錯了，我們的論據是：(一) 蘇聯的軍備的完備，是足以應付東西兩侵略者的進攻的；(二) 德國在西方也有無數的勁敵，如英法決不能長此讓德國坐大；(三) 德國國內政治、經濟的困難，嚴格限制着希特勒走出「以威嚇取勝」的圈外，況且是烏克蘭決不是捷克，不能以恫嚇取得，日本的歐洲犄角就完全失去效用。

(三) 日本軍政當局當時的恐嚇，究其用意仍不外乎三種目的：其一，是移轉國內視聽於對外問題上，緩和目前的內部糾紛，造成強制議會通過龐大的預算案及總動員法實施法案的現實；其二，是欺騙英法各民主國家，使她們對日的制裁緩和，以收離間蘇聯與英法更加堅固的合作；其三，是淆混我們的正確認識，以與所製造的漢奸理論相呼應，分化我們的抗戰力量。

(四) 蘇日糾紛程度與日而俱進。即令沒有斷絕外交關係，但其糾紛却終於演至諾門罕大衝

突。日本雖聲稱「若漁約未能有所改善，即將以武力保護人民北進取魚。」但在蘇聯則不但漁約不能如日方所希望加以修改，并且收回四十個軍事漁區。再加以日本攻略中國的方向集中到西北。西北與蘇聯關係密切，中蘇關係又在日益進展，蘇聯幫助中國抗戰更加積極，所以蘇日的糾紛中日戰爭漸漸聯結在一起，日本真正與蘇聯斷絕國交，必須到那時候始能實現。

日本侵略者對蘇聯態度無論怎樣用盡恐嚇與威脅，但是蘇日漁約的糾紛，結果仍如下章所分析，侵略者仍舊一再屈膝，滿盤接受了蘇聯的條件。

六 日本侵略外蒙的陰謀

蒙偽邊境對於蘇日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未來的蘇日戰事將以蒙偽邊境爲引火線。外蒙在日本關東軍不僅視爲一種威脅，而且是一片具有誘惑性的土地。外蒙在關東軍認爲是未來蘇日戰爭唯一可以侵入貝加爾湖以截斷橫貫東西的西比利亞鐵路的通道，所以外蒙爲未來蘇日戰爭的必爭之地。同盟社記者伊佐秀雄曾經說過：「蘇聯若於貝加爾湖附近敗於日本軍，則三十萬的遠東紅軍及綿亙數百里的托齊卡，將毫無用處，與莫斯科的連絡被截斷的遠東紅軍，不過是一部份沒有腦

袋的肢體而已，其攻擊力與防禦力，當然要顯著地低落。」日本之所以深入內蒙古并向半獨立的蒙古王公施行陰謀，也就是爲了軍略上的原因。德王的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就在這目的之下被製造出來。在這個傀儡組織之外，又組織「蒙疆自治委員會」，高等顧問是金井博士，統制內蒙古金融、產業、交通等事業，排斥在內蒙古的歐美商人，日人獨占全部對外貿易，儘量囊括內蒙古的財富，以作未來蘇日戰爭的準備。又有所謂「蒙軍」的組織，首領李守信，亦即偽「自治政府」副主席。李守信部下共有一萬人，其中漢人佔三分之一，現在與日軍取着密切的聯絡，不時騷擾中國軍隊的防地五原，製造所謂蒙偽邊境衝突事件，在諸門罕事件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實「蒙軍」祇是日本在內蒙古所設的魚餌，意在引誘外蒙古人入彀。

日本帝國主義爲了包圍外蒙進窺西比利亞，於「偽滿」政府劃省之初，劃興安分省爲在「偽滿」數百萬蒙人的區域，嗣後「興安省」割分爲北興、東興、西興、南興四省，而於偽民政部之外，另設一偽蒙政部，以統轄這四省。所謂興安四省，是哈勒欣河流域及其接壤的部分。偽興安四省除省長爲政治部長及警備司令均爲蒙人外，且專設「蒙軍」訓練「蒙軍」，還設有蒙人專用的軍官學校及興安學院。藉此討好東四省的數百萬蒙人，以便懷柔蒙人和招來其他的蒙人。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的槍尖一直西指着蒙古。有一次日本特務機關的高級職員會同北平外國記者團，前往內蒙古視察，并於答覆記者詢問時，直認他們的目的在囊括外蒙以便進攻蘇聯。

七 諾門罕事件的軍略與政略

日本進侵外蒙的陰謀，終於爆發了諾門罕事件。

諾門罕在日本進攻外蒙截斷西伯利亞鐵道的軍略上佔異常重要的地位。日本與蘇聯如果開戰，蘇聯與同盟的外蒙可從諾門罕和黑龍江岸的庫克多博南北夾擊，會師於海拉爾，不費多大力氣就切斷黑龍江省突入蘇聯外蒙古之間的一塊土地，減輕日軍對赤塔和庫倫的威脅，造成先發制人的戰略上的優勢。日本方面，也可以從同一地點和察哈爾北部的貝勒廟一帶夾擊蘇蒙，割去外蒙古突入東四省境內的一個箭頭，減輕蘇聯與外蒙軍的威脅，鞏固自己的戰略形勢。從諾門罕出發，不但是進攻齊齊哈爾的最短綫，也是進攻哈爾濱、長春，甚至瀋陽三重要中心的一條最短綫。日本軍閥非常注重這一塊地方，認為是蘇聯（或外蒙）在未來戰爭中軍事上必爭之地。所以，曾從遼甯的北端的洮安西北行經黑龍江西南角的哈勒欣廟，更從哈勒欣廟和它東西偏南的將軍廟各修支線一條

到海拉爾，像一把鉗子鉗住諾門罕。并增修東四省之公路航空各交通網以與鐵路及水運溝通。在呼倫則建築一條以呼倫爲起點，西經呼倫湖，南達甘珠寺將軍廟等處。另一方則錦承鐵路各支線已通赤峯口及多倫等處。諾門罕在貝爾湖區域一片大平原中幾乎是唯一的高地，因此亦是軍事上必爭之地。日本關東軍不惜處心積慮，力奪這一塊普通地圖上不載的小地方，是有其顯著的重要性在。

此外，日本不斷發動蒙僞邊境的衝突，尙有國際的政略意義及日本內部的矛盾存在。

日本在蘇日漁約的解決上，固然忍受了軍略上政治上，以至經濟上的損失，實是對蘇聯的一種屈服，但是日本對蘇的屈服不是誠意的永久的屈服，所以蘇日的糾紛并不能因爲漁約的暫時解決而得完全消滅。日本在蘇日新漁約的簽訂上忍受了二十七處漁區及三十萬日元新租費的損失，還是次要的問題，而其政治上的損失，却是一種嚴重的問題。它不能向國際表示對蘇屈服，所以繼漁約糾紛之後，掀起另一種新的糾紛。這種不斷的蘇日糾紛，一方面既可以向德意表示它依然在準備進攻蘇聯，增加德意日的友誼，阻止德意對中國或能的援助，如當時所傳德國好供中國一部分軍火及經濟的援助；另一方面還可以欺騙英法，說它並沒有放棄充當資本主義國家進攻社會主義國家急先鋒的任務，阻止英蘇親密關係與蘇美親密關係的增進。

從這次蘇僑新衝突的經過，可以證明日本確有上述的用意。日方雖然發表蘇「滿」發生新衝突事件，是因爲蘇聯兵士二十三人侵入「滿」境，并向防軍開火，把戰端的責任推在蘇聯身上，但是哈爾濱外訊所傳消息，却實是日「僑」兵先向蘇聯防軍發砲挑釁，後來蘇聯援軍開到，始開砲還擊。當慕索里尼繼希特勒吞併整個捷克及一部份立陶宛并威脅東歐各小國之後發動吞併阿爾巴尼亞以威脅英國的陰謀的時候，又當英國對蘇關係日益好轉，企圖組織反侵略集團，加緊訓練機械化部隊，與法國磋商切實聯防的當時，德意侵略者自然要求東方的幫兇，啓發蘇日事件，控制蘇聯在歐洲的積極行動。上述德國供給中國軍火及信用的消息之散出，即其事實的證明，日本既不能放棄德意兩個幫兇，自然要有所表示。日本元老重臣及穩健派雖然極力反對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的締結，但是日本軍部及法西斯政黨，還是要維持三國的密切關係，增進更積極的合作的。

在蘇「僑」邊境的衝突上，還可以看出更重要的一種事實，就是日本內部矛盾的尖銳化。元老重臣、財界，乃至一部分穩健派軍人，雖然主張對蘇緩和，但是少壯派軍人則以其擴大事件，藉以驅取軍費，鎮壓反戰主張的必要性而須不斷地發動對蘇的挑戰行動。上次蘇日漁釣糾紛之能夠早日結束，據傳完全由於元老重臣，乃至一部分軍人及財界有力者極力主張的結果，少壯派軍人則非常不

服，甚至有人主張立刻對蘇作戰論。少壯派軍人當中態度最強硬的而且不服政府指令的，是駐紮國外的部隊，特別是陸軍部隊，所以在政府簽訂蘇日新協定未及週日，蘇「僞」邊境糾紛又繼之以起。同時還可以看出陸軍對海軍的憎鬥。當時海軍的活動比較積極，陸軍誠恐軍的指導權旁落，或甚至為海軍所奪，故始終不肯放鬆積極及擴大的行動。

諾門罕事件來源極早，延宕也最久。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哈爾哈爾附近，一九三六年三月在洮爾東北方皆發生過所謂越境的衝突。中間雖有一個時期的安靜，但至去年五月十一日，日本又再挑發蒙「僞」之衝突，擴大成為蘇日直接參加的大規模戰爭，其激烈遠在張鼓峯事件以上，同時又一直斷斷續續地繼續至去年八月底，德蘇協定成立與德波戰爭，及英法對德宣戰後，始停止軍事行動，其停戰協定則更延至去年底始簽訂成功。

最初，日本方面極力渲染諾門罕戰爭的嚴重及其勝利的確切，甚至宣傳蘇方飛機被擊落六百架，但是「日本人民及外國記者對日本官方所發表的戰報，都想證實一下，他們要看看彼日方擊落的六百架蘇聯飛機的殘骸，但在廣大的草地上却無半架蘇聯的飛機」（「大美晚報」總主筆旅行東京歸來談話）其用意蓋在於上述政略之運用。蘇聯方面最初保持緘默，直至七月十三日始發

表。七月六日至十二日的衝突結果，日僞軍傷亡逾五千，日機被擊落二百多架，「無論如何雙方的戰鬥，相當激烈，是可相信的。即日方文獻也稱：「七月廿三日至廿六日，蘇蒙軍繼續不法的越境攻擊，八月一日以後開始相當大規模的轟炸戰，連日繼續，八月廿一日以前擊落蘇機一千一百架，日方損失機數八十七架」（昭和十五年度「時事年鑑」）。在此事件上，日方的損失倍蓰所發表的情形，然而終因歐洲情勢的突變，而無條件地簽訂了停戰協定，且亦只能以此停戰協定為滿足，日本侵略者的屈膝，才是他們的「奇蹟」。

第六章 日蘇漁約糾紛與日本再屈膝

蘇日漁約的糾紛不但是張鼓峯事件以來最嚴重的問題，並且是日本侵華戰爭期內特具內容的問題，所以在這期間的一切蘇日問題，幾乎都是以此問題為中心而發生，並發展下來，雖說目前日方因為力量的關係，已經對蘇聯表示退讓，但據我們的觀察，這個問題絕對不能就這樣解決，將來會從潛伏性爆發成什麼樣嚴重的問題，是任何人所不能預料的，其動向視國際政治的轉變角度來決定。在這問題的糾紛略告一段落，而其潛伏性却有成為蘇日更大事變的導火線的今日，蘇日漁約糾紛的主要原因，實有詳加分釋並就其動向略加檢討的必要。

一 蘇領漁區在日本的經濟價值

日本對於漁約糾紛可說極盡恫嚇與威脅的能事，甚至於派遣艦隊赴北洋，表示欲藉武裝保護北洋漁業，日本當局屢稱：即不幸而發生戰端，也所不辭。日本之所以這樣強硬蠻橫的原因，自然因為蘇領漁區在日本的經濟上、政治上、及軍事上具有特殊的價值。欲明瞭這問題糾紛的所以嚴重，自不

能不就這個特殊價值之點，先加以詳細的剖述。

先就蘇領日漁區的經濟價值分析看，則可以得下列幾點：

(一) 蘇領漁區的範圍廣及於堪捷加、鄂竹克海、及白令海岸，其生產額每年約達四千一百萬元（一九三七年），實是日本海洋資源的一大據點。蘇領漁區的重要在日本北洋漁業中佔第一位，其連帶的遠海漁業每年的產額在二千五百八十多萬元（一九三七年），北千島漁業產額每年也在二千二百萬元以上。後兩處漁業，不但產量不及蘇領漁區多多，即其捕魚的進行上也處處與蘇領漁區聯着密切的關係。

(二) 蘇領漁區的經營區數，一九三八年約有三百八十區以上，從業者人數將近二萬人，所用船隻在一百四十五隻，約為四五十萬噸。近年因為蘇日糾紛的深化略見低減，若一九三〇年度，其數目更大，所容納的從業者人數，在二萬二千人以上。

(三) 蘇領漁區的產品市場比較穩定，而其收入又具特殊性質。這個漁區的產品，大部分輸出英國及美國。輸出英國的總額，在過去十年間竟佔英國市場供給額的一半以上。所以蘇領漁業在日本是一種穩定的輸出產業。此處還有一種特殊性質，以其輸出是由蘇領直接輸出，所以其收入構成

日本貿易以外收入的一部分，每年輸出總額約達二千至三千萬元，在日本國際收支上佔很重要的地位。

(四)蘇領漁區對於日本國民生活也有很大的作用。日本國民的日常食品，缺乏肉類而以魚類補償。雖說日本爲島國，近處的漁產也不少，但其供給於遠方漁區的數量也極巨大，僅蘇領漁區而論，每年供給日本內地國民的產品，即達一千七百多萬元以上（一九三八年）大部分是以罐頭及鹽魚的方式供給的。

(五)自漁業區從業員的性質考察，蘇領漁區在日本經濟上的價值更大，這不但是從業員將達二萬人的數量的問題，其在質的方面的價值更值得注意。蘇領漁區所消納的從業員，幾乎可以說全部來自北海道及本洲的東北部。本洲東北部素來即以農民生活貧困著名於世界，不但土地生產力低下，並且沿岸的漁業也不利便，正需要別地副業來補助生計。這些地方赴蘇領漁區勞動的人數，每年正在追加二萬人內外，其趨向更可知了。他們大多數是半封建的隸農，每年自五六月間至九月間被僱而於捕魚期終了後再復歸農村，可說是兼營農業漁業的特殊勞動者，每人在每一漁業期，可得二百圓左右，並且是一種繼續數年乃至數十年的固定職業。這筆每年四百多萬圓的貧苦農村的

收入，不但可以增加日本政府的收入，並且緩和潛伏革命性最濃厚的東北農區（如秋田，青森，岩手，新潟，及山形等縣，乃至北海道）的政治危機不少。

二 蘇日漁約的常年糾紛

蘇領漁區對於日本因如上所述具有極大的經濟價值，所以日本無論何時總是堅持它的所謂漁業權，所以蘇日間的漁約糾紛幾乎無年無之，實有悠久的歷史的問題。只是過去因為蘇聯國內的種種問題及遠東實力未充分的關係，在過去十數年間蘇聯比較採取退讓的態度，蘇日漁約糾紛的難關纔能夠安然渡過。

日俄漁業的糾紛具有極悠久的歷史，但其成爲條約上的糾紛則自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五日「朴資茅斯條約」的簽訂始。日本根據「朴資茅斯條約」又逼俄國締結日俄漁業協定及日俄漁業協定附屬議定書。這個日俄漁業協約，規定每十二年改正一次，一九一九年九月，正值該約滿期之時，新約雖未重訂，但日本則乘俄國革命時期沒有餘力兼顧對外問題，又以一九二〇年發生尼港事件，遂於一九二一年——二二兩年間，悍然在海軍的武裝保護下實行其所謂「自由出漁」。

迨至一九二二年末，俄國的遠東區完全入於紅軍手中，並確立了蘇維埃政權，日本乘火打劫的機會已失，於是採取外交的方式，開始和蘇聯作漁業的談判，一九二五年一月遂得簽訂蘇日基本條約，擱置甚久的蘇日漁約也從事於改訂的交涉，但其談判曾經經過極其複雜困難的磨折，經過期間竟達兩年有餘的時日，直至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始成立今日蘇日糾紛中心的蘇日漁約。

蘇日漁業的糾紛遠在蘇日漁約簽訂之前，其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漁區的爭奪。蘇聯在一九二七年樹立了國營漁業十年計劃，積極進出於北洋的漁業，其後日本個人經營的漁業在蘇聯國家經營的競爭之下，在比例上是日益衰退了——特別是第一次五年計劃實施以後，其概要如下：

年次	日本漁區	蘇聯漁區
一九二八	二五五區	四四區
一九三二	三九二區	三〇一區
一九三六	三九九區	三九一區
一九三八	三八六區	四〇九區

於是日本藉口於蘇聯競賣漁區辦法的不當，而於一九三二年提出新要求，開始廣田加拉罕交

涉，蘇方因宥於當時情勢，不得不與日方締結新協定，日本大部分漁區遂得在向後八年間不受競賣，即獲得所謂「安定漁區」，在三百四十區總數中佔二百八十二區。在前一年的一九三一年四月成立的「盧布換算率協定」，也是爲着方便漁約的執行而締結的。蘇日漁約糾紛始保持了數年間的安靜。

但至一九三六年，因爲這些協定的滿期，而又發生漁業條約改訂的交涉。日方的酒匂和蘇方的卡朱洛夫斯基，曾經在莫斯科積極折衝過，也曾成立了協定案，其大綱如下：

- 一、漁業條約有效期間延長八年；
- 二、廣田加拉罕安定漁區，改爲長期租借；
- 三、特別契約漁區延長八年；
- 四、現行盧布換算率照舊；
- 五、維持漁族資源。

上列協定案原定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正式簽字，後因同年十一月「德意日防共協定」之成立，蘇聯遂以日本此種行動爲反蘇陰謀而改變態度，終於藉口於「國內手續未完全」拒絕

簽字，日本此時心中所感覺的只是「啞吧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侵略者的狼狽爲奸，自食其果，亦理所當然。但是日本也無可奈何，終不得不滿意於「暫時協定」的締結，把從來的漁約及安定漁區協定等，延長一年，得到一時的解決。到第二年滿期時只能照樣重復暫時協定的締結。至此，蘇日漁約問題已步入僵局的第二階段；演至前年底遂到達了短兵相接的地步。

三 漁約問題嚴重化的原因

從來，蘇日漁約的糾紛，總是因爲單方或雙方的讓步而得到相當的解決，但是這一次的糾紛，却格外嚴重。然則蘇日漁約糾紛所以演成如是嚴重的原因，究竟在那裏呢？一言以蔽之，在經濟的原因之外，還有政治和軍事的原因使然的。

在這次蘇日漁約糾紛中，政治及軍事的原因，實在重於經濟的原因。據日本政府的報告，一九三五年日本的水產總額共有三億六千六百萬元，其中蘇領漁區只有二千九百萬，還佔不到十分之一。即據路透社的報告，該區產額增加到五千萬元，其中三千萬元輸出於外國，即外匯的來源之一。但是日本也不會因爲這區區小款而與蘇聯開戰。這區區五千萬元尚不夠現時在華作戰一兩天的費

用哩！現在先自政治的原因加以檢討。

第一、日本積極向蘇聯進攻，至少在表面上伴爲積極進攻，可以欺騙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國家，使他們相信日本是資本主義國家進攻社會主義國家的急先鋒，而放鬆對日本侵華行動的制止，特別是素來對蘇聯猜忌最深的英國，最容易上這個當，在這個當上，英、美、法很容易誤信日本，可以鬆弛南進政策，使他們自己得到暫時的苟安。於是日本可以藉這「反蘇」的烟幕來和英、美、法討價還價。

第二、日本向蘇聯進攻，可以討好法西斯夥伴的德意。日本的南進與北攻，處處和侵略集團最高指令台，希特勒的指揮聯着密切的關係。當日本發動大規模侵華軍事的時候，希特勒即再三忠告過日本，勿消耗實力過大。當時正當希特勒在東歐發動「納粹十字軍東征」的時候，需要日本在東方搖旗吶喊，牽制蘇聯積極支援東歐諸小國，所以德意日軍事同盟當會積極磋商過。

第三、日本軍部可以利用對外戰爭抗大的傾向，盡其可能增加軍事預算；同時，脅逼財閥下最後的決心，實行其「孤注一擲。」在第七十四屆議會開會中。去年度預算未完全通過的

時候，一方面駭走發表對中蘇同時作戰論的東條陸次，另一方面則由有田外相及米內海相大肆其對蘇強硬的主張，其相反而又相成的原因即在於此。

第四、日本積極進攻蘇聯，甚至於與蘇聯宣戰，在內政上還可以逼迫日本思想反動及動搖的人民走向法西斯的路程。日本法西斯的發展，曝露着從上而下的歷程，上層法西斯，特別是軍人階層，正在努力推動這種動向，所以時時刻刻都向一般人民宣稱蘇日有不解的世仇，兩國在遠東的利害是水火不相容的，受軍國主義教育薰陶多年的日本人民，自然有一部分人會爲所愚。

第五、日本進攻蘇聯還可以欺騙一部分中國漢奸。中國今日還有不少人贊成抗戰，但却猜忌共產主義，甚至有人竟謂寧可親日也不可親蘇。吳佩孚之流屬於前者，汪精衛一流則屬於後者。日本也正利用中國一部分人不通徹抗戰道理的弱點，欺騙一些中國人民，或爲漢奸製造投降的理論。雖說吳佩孚沒有上當，上了當的汪精衛也已慘敗，但是日本這種假技依然是要使用的。所以努力強拉僞「政府」加入「反共協定」。

其次，關於軍事的原因比較簡單明瞭。第一，日本因爲佔領了我國東北的廣大領土，所以同時也

要求着擴大領海以保障領土。日本法西斯論客去年竟在雜誌上，極力主張確定日本海北部及鄂竹克海的領海權。蘇領漁區，特別與軍事有關的四十多個漁區，對於這個領海權的佔領上有莫大的幫助。第二，日本能繼續佔住蘇領漁區，則一方面既可以包圍蘇聯沿海省及北庫頁島，而鞏固日本海的安全，及日本與大陸交通的便利，另一方面還可以抵抗美國經由阿拉斯加，及英國經由加拿大的夾攻，正如去年三月間羅馬所傳消息，蘇聯將供給海參威，及堪察加給英國作潛水艇及空軍根據地。（據三月廿八日香港士蔑西報所載。）第三，日本軍政界均認為保持蘇領漁區，則可以囊置着北庫頁島的煤油等礦的開發權，而增加日本最缺乏的一種軍需資源。

四 漁約糾紛的發展

蘇日漁約糾紛的核心，是日本要求蘇聯簽訂修改新漁約，其理由是根據「朴資茅斯條約」蘇聯有訂立漁約的義務，但是蘇聯方面却以下列理由嚴加拒絕：

「要訂立一種新條約，必須考慮對手國履行義務的程度和兩國的一般狀態。日本既然違反「朴資茅斯條約」如在滿洲駐紮超過條約所規定的鐵路守備隊的兵員，自由進兵佔領滿洲，以及中

東路的賴債，與德意訂立反共協定，採取反蘇國策等等，蘇聯自然不能再訂新約。」（根據日本外務省公佈的文告。）

蘇聯在上列理由之下提三點具體方案：

- （一）滿期的安定漁區，一律付諸競賣；
- （二）各漁區中因爲軍略上及保護漁業的必要，劃定四十區不准日人捕魚；
- （三）罐頭工場的特別契約，僅可展延一年。

這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八日蘇聯提出的條件，以爲解決漁約問題的基本原則。日本最初不能同意這種原則，所以漁約一直拖延很久，其間的經過備極錯綜複雜。

日本爲重視蘇領漁區，所以早在前年春間離契約滿期將近一年的時候，即已命令駐蘇聯的各方面官憲，進行修改舊約，締結新約的談判準備，到九月間更正式開始修改漁約的交涉。但是蘇聯方面始終堅持十一月廿八日所提的原則。雙方僵持甚久，至十二月十三日，蘇聯人民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更於接見日本駐蘇大使東鄉時，具體而嚴厲地反詰說：「日本與德意締結反共協定，現在更交涉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日本陸軍次官并且公然宣稱準備反蘇戰爭，故蘇聯於軍略上，務須變更漁

區。」

日本見外交交涉無效，遂由政府對蘇聯大肆恐嚇，並發動輿論界主張強硬。前年十二月十二日，日本首相近衛，曾經一度與外相有田舉行協議，結果決定對蘇發出措詞強硬的牒文。去年一月十六日，日本當局更對美聯社記者宣稱：「日方已準備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除非蘇聯允許日方所提改善漁約的要求。」同時，有田又在日本議會上宣佈解決蘇日漁約三點意見：其一，東京政府決定絕對保護漁業權；其二，不准日人參加三月十五日的漁區競買；其三，漁業者已準備「出漁」，蘇聯終必反省退讓，日本則可貫徹正當的要求。同時日本海相米內也發表談話，稱準備「武裝出漁」。二月十四日更在衆議院通過町田忠治的「確保漁權議決案」，並且主張先佔領北庫頁島，以爲漁權的保證。日本各報也皆著論強調日本必須採取「自由行動」，以擁護漁業權利，並且盛載日本派遣軍艦赴北洋保護漁權等消息，日本對蘇聯的恫嚇可以說達到最高峯。

但是蘇聯絲毫不受日本恫嚇，當西方侵略者傳聲筒戈培爾也在大吹其狂言的時候，蘇聯的答覆却是：「蘇聯準備對任何侵略者的打擊，還以兩倍或三倍以上的打擊，任何西方或東方的敵人如欲懷疑蘇聯轟炸機的威力，則請他試試」（莫洛托夫在革命二十一年紀念日的演說）「蘇聯人

民不畏懼日本及其他的侵略國家，若帝國主義者仍不覺悟。則蘇聯將予以較張鼓峯更大的打擊。」（加里寧對西班牙及英、法、挪威、瑞典等國工人代表的談話。）蘇聯雖然沒有滿足日本的要求，但日本也始終未對蘇聯斷絕國交，日本還有一段更丟臉的外交交涉。日本駐蘇大使東鄉有一次向蘇聯外長李維諾夫提出嚴重警告說：「蘇聯若不改變態度，恐會釀成嚴重的結果。」但是李維諾夫的答語却更巧妙：「若東京報紙的論調就是東京政府的態度，則日本政府應該知道：將來絕對不能以地方事件了結的。」

蘇聯雖然是這樣強硬，但是日本終是無可奈何他，侵略者以恐嚇政策完全會失掉對蘇的效用。去年二月廿三日日本駐蘇大使館書記官好富正臣在他奉令趕回莫斯科的臨行談話中，對日本記者透露出微妙的勸言：「對蘇聯雖然不必過度駭怕，但也不要把蘇聯的力量估量得過低。」日本並沒有力量和決心來和蘇聯開戰，已在這寥寥數言中道盡。

五 日本再度向蘇聯風靡

脆弱的侵略者慣用的手段是虛作手勢欲藉恫嚇以達到目的，但是碰到強硬的對方亦以嚴厲

的日光或還以痛快的還擊時，即便屈膝跪地求饒。

日本自前年秋間的張鼓峯事件上對蘇聯屈膝後，在蘇日漁約糾紛上的屈膝，又多添了一次「奇蹟」。日本對於漁約的糾紛自始即大吹特擂，態度極其強硬，甚至聲言要以武裝「自由出漁」，但是結果却忍受了蘇聯所提解決漁約的基本條件。蘇聯全國人民「還侵略者以兩倍或三倍以上打擊」的決意，獲得了最後的勝利，日本侵略者的「臉」却丟盡了！

在蘇日新漁約的規定上，日本侵略者蒙受了極大的損失；各通信社所傳蘇日漁約的內容概要如下：

(一) 蘇日兩國確已成立協定，將一九二八年漁業條約略加修正，並延長時效一年；

(二) 在蘇日新漁約中，蘇聯爲軍事上之必要，保留三十七處漁區，不予拍賣，但另於其他海面撥出無關軍事的十個漁區，以爲抵充；

(三) 日本方面所繳租費，應提高百分之十，即增加三十萬日元。

要而言之，日本在新漁約簽訂上，不但蒙受了經濟上的損失，並且蒙受了軍事上的損失，至若政治上的作用，則更完全喪盡。漁區縮小了，而租費却反增加，軍事上必要的漁區則爲蘇聯所收回，進攻

蘇聯的假威風，更爲英、美、法乃至幫兇的德、意所看穿，當時風傳德國供我國以一部分軍火，并締結物交易協定，自非偶然。日本的元老、重臣、政黨，乃至一部分財界有力者，反對日本加入「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已使希特勒大感不快，後又向蘇聯屈膝，當然更失德、意幫兇的歡心，日本侵略者更加暴露其國際的孤立。

但是日本侵略者絕對不肯放棄進攻蘇聯，所以新漁約成立未及一週間，蘇「僞」邊境重又發生嚴重的衝突。據哈爾濱的外訊，那次的衝突確是日僞軍先向蘇聯發砲挑戰的，那末日本軍的用意是可知了的。當時外訊稱：日本政府又議決對我政治新陰謀若干條，電令其在華軍事首領切實執行。其中有一條是要在華軍政人員極力宣傳「反共侵蘇」爲欺騙世人及我國的「烟幕」。日本侵略者對於蘇聯，依然不停止其煙幕式的恐嚇及虛作聲勢的挑釁，充分暴露其自家的無力。世界上實在沒有比日本侵略者更卑鄙，更怯弱的。日本人所自誇爲「超人」的真面目就是這樣了。

第七章 漢口戰後日寇的對華政策

一 漢口戰前日寇的慌張、

氣焰萬丈的日寇少壯派軍人，并不能因為趕跑了穩健派緩進派的巨頭宇垣一成即得掩飾他們圖謀速戰速決的慌張，據說，宇垣曾經看清日寇欲免其滅亡必須早日結束戰爭，欲結束戰爭必須在漢口未陷落以前進行外交的談判，因為漢口攻陷後問題將更複雜化，倒反阻礙雙方的談判，所以宇垣一成上台就極力主張不堅決否認國民政府為其談判的對手，竭力謀英日關係的調和，以為中日談判的基礎。但是宇垣這種方針不見容於少壯派軍人。到了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宇垣召集少數新聞記者開機密的葉山會議後，宇垣派與反宇垣派的暗鬥遂至成熟，表面化。據板垣所統率的陸軍部及末次所盤據的內務省散布的消息，葉山會議的主要內容有三：（一）嚴格批評日本內閣處理中日事變的方針及態度；（二）深刻批判一月十六日對華的宣言；（三）表示反對現內閣的外交方針。這當然不是少壯派軍人所能默認的，反宇垣的聲浪遂至高漲一時，甚至於危及宇垣本身

的安全，增加了衛警的人數。當時宇垣即已感覺外交交椅不能久安，因藉口對華中央機關設置問題，拂袖而去。

宇垣去後，池田亦守緘，日軍更拚命圍攻武漢，同時還乘虛襲擊廣州，處處可看出日寇的手忙脚亂的情形。第一，日寇滿以為攻下漢口，中國抗日勢力即可屈服；第二，日寇更揣測佔領廣州斷絕外國軍火主要運輸線的粵漢路之後，中國抗日政府更非屈服求降不可；第三，日寇以為進擾華南威脅英國在華利益時，英國自必感覺痛切，出而強制調停中日糾紛，最近且又警告法國禁止軍火由國外經安南輸入中國。廣州及武漢，雖然相繼失陷，但是我們抗戰當局却依然堅持到底，日寇之逼我屈服不能如願以償，所以更加焦急，暴躁，所以後來更進一步進佔海南島，企圖切斷安南與我交通的聯絡。但是這也不過表露日本軍閥的忙亂，在主觀上是求速戰速決，在客觀上却是盲目地向自己的墳墓猛進。

二 日寇急於速戰速決的原因

日寇自信兩年可以征服中國，所以賭全國一切的力量來遂行對華的全面侵略，但到兩年以後

能否再有餘力繼續戰爭，或再與另一個更強韌的國家作戰，即連瘋狂的少壯派軍人也都寢寐不安。何況現代戰爭要素的人力，財力，物力，及精神力等等，日本在目前已發生問題。

第一，日本軍隊在華消耗率之大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戰爭只及十五個月已動員了一百六十五萬人，佔甲種受訓壯丁二百零七萬的五分之四，所剩只有四十二萬。青年訓練所尚有一百三十萬，假定其三五%爲甲種壯丁，數目四十五萬五千，則未調動的合格人員共計尚有九十萬之譜。在已調動的軍隊當中，漢口會戰後已經消耗的數目當在三十二萬至六十四萬之間——依中國軍隊消耗力最低計算爲三十二萬，依歐戰第一年消耗率計算當爲六十四萬——即照消耗五十萬計算，合格甲種壯丁現存額不過二百萬。預計漢口會戰後的作戰，一年可以消耗敵人七十萬（由於山地戰與風土病等原因），當時日寇在全中國的戰場需要一百三十萬以上的軍隊（陝西二十萬，湘西三十萬，十二個游擊區一個據點五萬人共六十萬，維持交通二十萬）。若就此種情狀論，再一兩年後日本軍隊將全部被吸收於中國戰場上，再無多大餘力可以對付蘇日戰爭。希特勒所以責問日本消耗人力於中國戰場上有違防共協定之本意的原因在此，日寇少壯派軍人也急於速戰速決的主要原因也是在此。

第二，日本的財政已到相當窮盡的地步。單就現金枯竭一項言，即可證明日本的財政已無能力作長期戰爭。據紐約泰晤士報 *Eliot Janeway* 的估計，「今年夏季以後，日本將只剩下九千五百萬美元的黃金可以運出，即使日本不和蘇聯作戰而需要劇增，這筆黃金也只能勉強支持過今年而已。」

「*Janeway*」這個估計人約和我們的計算相符，按一九三二年五月日本現存金幣為四九五〇〇萬日元，漲價三一七〇〇萬日元，一九三二至三七年間產金與收買金計達五五八〇〇萬日元，漲價加三五七萬元，共計一七二，七〇〇萬元。但是國際貿易的入超，自一九三二至三七年累計達一〇七，六〇〇萬日元，相減尙剩六五，一〇〇萬日元。一九三二至三六年貿易外的收支對抵不足九三〇〇萬日元，即令一九三七年貿易外收支相抵，一九三七年截止日本存金充其量也只有五五八〇〇萬日元。減去必須保留充作最小限度通貨準備金約二億多日元，正與 *Janeway* 之估計無大出入。這筆款項可以支持軍火的輸入到多少時候，是個絕大的問題。據「政府海外支付」（可以視為狹義的武器輸入項目）的數字，最近五年間共付七四，五〇〇萬日元，又軍火原料四五，〇〇〇萬日元，合計一一九，五〇〇萬日元，平均一年二三，九〇〇萬日元。而戰時的消耗費更十數倍於此數，就一九三六年度預算估計，對華戰費四八五，〇〇〇萬日元中，陸軍部份佔三二五，七〇〇萬日元，減去人件費，

醫藥費及戰死者撫恤金等項目總額約爲一三〇〇〇萬日元，則至少每年須輸入軍火約爲二十億元。日寇無論怎樣搜刮民間的黃金，獎勵生產（預定在五年內產金五億八千萬元），極度膨脹戰時財力（據歐戰經驗可增至十倍），日本的財力亦不能維持巨額戰費至多少時候，所以一九三九年度預算案遲至年底始製成，（平時在八九月間即須編成，）并且「節約」多次。

第三，日本國民經濟的困難日益增進。戰時統制經濟政策實施到最高點，統制政策最高層的物資總動員計劃雖已發動，但是最重要目的的「國際收支均衡」却完全落了空。據日文經濟學者旬刊所載，一九三八年度對第三國的純輸出是漸減的，至七月份輸出額和上年比較，其減退率竟達五二·五%。日本支柱工業的輕工業的生產，也是日益衰退，只一九三八年六月間的停業成分即達四九%，其影響輸出額之激減，已可預斷。又，原料品的輸入也是激減的，一九三八年度前七個月間，原料品減四〇·二%，準原料品更減至六二·〇%。原料不足用的呼聲，當時即已充溢了日本的報紙及雜誌。這不但影響其國內工業之衰退，并且減少將來的輸出額。日本惡性的通貨膨脹已達相當高度，據一九三八年年底日報所載日本紙幣已發行至十九億九百多萬元，則其準備率當降至十六%以下。

第四，日寇的國際購買能力當時已大減少。美國輸出日本的鋼，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五月間超過上年全年總額，但是六月却驟然比上年六月減三分之一左右，碎鐵碎鋼的輸入日本也未如預定購買量之增漲，反比上年跌落十分之四有奇。其國際信用又是一落千丈，前年十月間華盛頓商務部竟發出通令給製造商，警告他們不要冒險賒貨給日商，而棉花的賣主亦已將裝運中的棉花，扣留在碼頭，等候日本購買者的現款。日寇無能力去購買巨量的軍火及軍火原料，即連瘋狂的日本軍閥也都深刻知道了。

三 日寇怎樣進行「和平」陰謀

日本軍閥的估計三月或半年進可以結束對中國的戰爭，預定一年為整理期間，并只打算最高度用三分之一的兵力征服中國，所餘的力量於一年或二年以後轉向蘇聯奪取西北利亞。但是漢口戰後即將滿二年之期，當時中日戰爭仍無結束的希望，中國依舊強硬不能「屈膝」，日本只好再拿出引誘我國投降的毒計。因此，當時所謂「和平」的空氣竟自東京傳出，甚至連荒謬的「和平」條件，也為日本半官式的通訊社所揭載。其主要的內容是：（一）中國在政治或經濟方面放棄一切有

礙兩國友誼之行動；(二)中日兩國文化合作，採取反共政策；(三)兩國經濟與工業合作，又日政府可保證，倘和平恢復後，不再有戰事發生……(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海通社東京電。)這多麼富於引誘性！即日本聲明的所謂基本方針，「決不與蔣介石氏所領導之政府言和」云云，也有修改；同年十月二十四日招待新聞記者的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對於「中國實際領袖之意義」的質問，竟不加答復。即侵華敵酋畑俊六的談話，也只稱：「日本所願意者僅爲中國政府放棄反日態度，」其陰謀所在，路人皆見。

日寇誘降的第二步驟，就是央托德意居間牽線。英德調停中日戰爭的消息雖曾一度爲英國方面所否認，但聞希特勒與日政府之間確曾電報來往磋商過，香港德意領事館前的友邦車馬也會如龍似水般熱鬧過一陣。希特勒「時常準備和平，時常準備自衛」的警句，對於他的遠東夥伴的日寇，當然有豐富的暗示蘊蓄其中。

在日本侵華戰爭上關係深切的是英美而不是德意。雖說日本期望德意爲西方的犄角，但是撇開英美再沒有第三者可以調解中日戰爭使之生效，也是日本所深知的。所以在德意調解擱淺之後，即刻派遣所謂「支那通」的重光葵趕赴倫敦上任。重光葵到任第一日即對報界發言：「英日兩國

確曾有過誤會，他的職務在於泯除此種誤會，并改善兩國邦交。」大拍英國紳士的馬屁。他到任第三日即有所謂「日本有力份子開始試探英國政府的意見，慫恿英國政府出任調人，恢復遠東和平的消息」（路透社倫敦電）。這個所謂日本之有力份子即爲重光葵無疑。同一電報又稱：「倫敦之日人方面證實，日本軍事當局鑒於今次戰事已使日本之人力物力及金錢蒙受莫大之損失，其希望停戰之熱切，正不下於一般平民，故確信中國所能接受之條件，日本亦必能接受之。」證實日本軍事當局意向的人，當然不會是駐英使臣以外的人，而這種哀求的懇切絕不是憑空下降的，其背後指使的勢力，當不只是日本外務省當局。

日本政府後來再三宣傳將要發表宣言表示對中國戰爭的態度，遂有所謂明治生辰紀念日宣言發表出來，據稱：「如國民政府放棄其排日聯共之政策，并作人選上之更動，則日本將不拒絕其參加樹立遠東新秩序之運動。」并謂：「……日本目前之軍事行動，其最後目的即在樹立此種新秩序。」日方宣傳多日的「重要宣言」，依然含蓄着極濃厚的誘降語調，在這誘降的陰謀當中埋伏着地雷和炸藥。日寇所企圖的是獨霸東亞而中國成爲它的屬國。上述宣言發表後，日外務省發言人同時宣稱「東亞民族也應該援用美國人權平等宣言，享受這項權利」，主張「東亞的任何一部分領土

中均不能成爲歐洲人之勢力範圍。」并表示日方對於九國公約不久即將廢止。

四 有田上台後的侵華政略

日寇誘降的陰謀，後由有田新外相繼續排演，自一九三八年九月廿九日宇垣辭職後，近衛首相審慎物色人物達月餘的日本外相一職，竟落有田八郎的手中。照宇垣爲少壯派所攆跑的動機來說，宇垣的後繼者應該是白鳥敏夫或松岡洋右之流。白鳥和松岡是促成日本脫退國聯的急先鋒。白鳥平時且以法西斯的革新外交家自命，所以此時出任外相是有極大的可能性。松岡洋右素來對華主張強硬，正與少壯派軍人同調，年來也很得軍人的垂青，可以說是親軍的革新政治家之一，被請出任外相也是可能的。所以他竟自吹自擂說：「軍的中堅屢次請他出任外相之職。」但是結果白鳥因爲沒有得到元老重臣及近衛的衷心歡迎，不敢輕於一試，松岡也因各方的「人氣」不佳，自己的吹播反把一線希望吹散了。

然而日本政府任命有田八郎爲外相，依然反映着它對華陰謀的大部分動向。日本的對華陰謀可以分成四個步驟。第一步武裝吞併華北五省，其時期適當蘆溝橋事變的前後，藉防共之名企圖將

華北劃成非武裝地帶，置於日本統治之下，達到所謂「不戰而勝」的目的。第二步使用武力逼我國政府屈服，其時期適當南京陷落的前後，日本所採取的策畧是勾結一部分敗北主義者進行議和簽訂城下之盟；第三步，排演傀儡戲，離開我民族抗戰的內部，其時期適當於前年一月十六日「不以國民政府爲交涉對手」的聲明宣布後以至現在，其方策是創造華中僑臨時政府，促進華北與華中兩個偽組織合流，并引誘我國民政府參加；第四步企圖設立所謂東亞人的「東亞聯邦」，北自西北利亞，南自爪哇及印度，皆劃入「東亞聯邦」的領域內，而自己充當亞洲盟主，絕對排斥亞洲以外的人——當然日本幫兇是除外的。日本對華政策的第四步步驟適當於漢口戰後而其宣傳策略却已相當積極化。

日本對華策略的第三步驟及第四步驟的交界，其侵略工作帶上四種特色：

第一，在戰略上趕快完成所謂「板垣停戰線」以期早日結束戰爭。宇垣與板垣的爭點不只限於外交方策，并且由政治外交的延長而及於對華的侵略戰略。宇垣原是主張緩進的侵略方式的，想以外交的手腕，穩紮穩打的步驟完成侵華的目的，其在戰略上的主張自然是以武漢爲終點，甚至在未攻陷武漢以前進行中日談判，結束戰爭，以便進行其所謂長期建設。但是板垣則因欲一口吞下整

個中國即刻圓其東亞聯邦盟主之夢，所以主張硬用武力強逼中國投降，其停戰線則以北自西安起經衡陽以至北海爲止。板垣的停戰線雖然不同，但其欲趕快結束戰爭則無二致，所以漢口戰後日本在華的作戰特別緊張而又多方面。

第二，爲配合其目前的戰略，對於國際則硬用武力切斷各國對我援助的交通線，所以先佔領廣州，截斷廣九路，孤立了香港，後來又進佔海南島，擾亂廣州灣，企圖再進一步切斷安南至中國內地之交通。日本十月二十七日訓令日駐法大使杉村，關於滇越運輸武器專對法提出警告，同時，東京方面也由近衛首相邀請法國駐日大使亨利氏，告以同一口吻的要求。

但另一方面，日本仍未忘情於英國的拉攏，前年十月三十一日「東京日日新聞」陳述日本新任外相有田在其對英德意外交政策的陳述中說：「英大使如願意，有田也準備與之恢復談判。」同日中央社的東京電且謂日本載稱「英日談判或可移至倫敦舉行」，顯有遷就英國務期談判成功的意向。卽對美法等國也於口頭上歡迎其投資於中國佔領地，施其勾引的手段。對於日方講和的央托，倫敦的應聲虫竟認爲「中日戰爭結束之期已近，現已有此種表示矣」（前國民政府政治顧問懷德在約克的演說——倫敦十一月二日電）並加證明日方拉攏之切。

第三，日本積極勾結牠的幫兇，以便分贓中國的權益。日本固然急於結束戰爭，但另一面更積極進行所謂「長期建設」，開發資源，發展重工業，以準備對付我國長期的抗戰及與蘇聯英美的戰爭。在這準備中自然加強所謂「德意日軸心」的結納，德意對於遠東的變化也加以非常的重視。因此，德外長里賓特洛甫特為聘問羅馬，和墨索里尼及意外長齊諾亞討論國際問題，據羅馬意報的記載，他們注意焦點集中於日本在華最近的軍事結果，以及其對於太平洋局勢或將發生的影響。德意對於東京所傳日方將提議修改九國公約的要求，及抗議法國政府允許中國軍火過境的態度，予日本以積極的支持，羅馬的「電訊報」對於日本修改九國公約的提議，竟謂「……日本以巨大犧牲的代價，負有新的責任，故在亞洲應享有特殊地位。」又日本新外相剛上台，日文各報則一致勉勵他加強德意日「反共協定」再三主張「特別考慮便利德意兩國在中國市場的經濟發展」（「日日新聞」的評論——十月三十日東京路透社電）三十一日海通電又傳「日日新聞」載稱：有田相信德意日對華有加強合作之必要。一唱一和，三個侵略國家將更團結他們的力量，企圖東西互相倚重，從事於瓜分世界。

第四，日寇積極導演中國全國性的傀儡戲。日本引誘我抗日政府投降的陰謀雖尚未完全停止，

但自蔣委員長表示全面抗戰到底，全國人民一致反對中途妥協以來，日方已漸覺悟其誘降手段不能如願以償，國民政府不能上它的圈套，遂又改變方針，利用從來的舊傀儡重演一齣新把戲。據當時上海消息，華北漢奸首領王克敏已於十月卅一日偕同朱深及喜多少將等，由北平飛抵南京，參加十一月二日南京偽組織所開的漢奸聯合會議。又據倫敦「每日前驅報」消息，日本曾經準備在南京組織一個「中國聯邦政府」，并謂德意日及偽滿將立即加以承認。這些消息皆有蛛絲馬跡可尋，日本對華侵略的第四步驟的積極可知。日本當時導演的特殊方式，是（一）號召所謂「中國人民」一致起來抵抗西方的帝國主義者；（二）表面上抄襲國民黨的政策，主張取消不平等條約，撤退在華的歐洲軍隊，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權。日本「日日新聞」在有田上台時即著文評論，列「儘速承認中國之新政權，重新徹底研究九國公約條文與領事裁判權問題，以及其他與中國有關的國際問題」爲首要，其後南北傀儡的排演，也曾一度相當熱鬧。

日本少壯派軍閥所要求的外相，就論理及事實看，應該是白鳥敏夫及松岡洋右一流的所謂親軍的革新外交家。但結果竟任用霞關正統派的有田，實在有點奇特。有田本來是與親英美外交的穩健派接近，只在一九三三年在法西斯的軍閥強制下簽訂了德意日防共協定，於是纏成了兩重人格。

的外交家。少壯派軍閥認為有田俯貼聽命。又因有田任過中國大使，熟悉中國事情，正可以利用他充當導演南北傀儡的傳聲筒，所以允許用有田。同時少壯派軍閥雖不贊成親英外交，但也明知在中國問題的交錯點上，是不能放棄英國這一對手的，日本對華的作戰必需美國的軍火接濟，所以起用聽命於軍部的親英美外交家有田。當時有田外交可走的路線約有四方面：（一）拉攏排演傀儡戲的好角色，自然不限於原有南北的演員，僞「聯邦政府」的門戶始終是開放着，日本依然是在高唱其「亞細亞人的亞細亞」，以至「大亞細亞主義」，再三強調中國抗日政府能放棄抗日的主張和行動，則仍歡迎參加「聯邦政府」；（二）向英美兩國伴送秋波，緩和美國敵視日本，央托英國出頭調停中日戰爭，或進一步阻礙中國的作戰，以助其速戰速決的目的早日實現；（三）加強德意日各方面的協作，這是日本軍閥所一致要求的，元老重臣，政黨等也表示好感；（四）「日日新聞」還期待有田嘗試解決日蘇懸案，以延長日本參謀本部的估計「二年内蘇聯決不干涉中日戰爭」的期間。

在上列四項要求之中，有田所做到的部分，仍極其有限，其後日本外交的演變充分證明了這個預斷。

第八章 日本誘和失敗後真面目的曝露

一 和平談判的幻滅

自從我軍退出漢口以來，和平運動即又死灰復燃，活躍起來，報紙上充滿着日方求和與誘和的消息，我方竟也有不少人考慮這個問題，大作其文章，甚至發見了種種無稽的傳單與文告。中國方面或許一部分人以爲中日和平的談判到了事機成熟的時期，因爲日本首相近衛曾經對樞密院發言：「蔣××參加組織新政府則中日和平可早日實現」，殊不知日本陰謀另有所在，其毒素千百倍於繼續作戰，日本急於結束中日戰爭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但其媾和方式却不曾允許兩交戰國的獨立平等的談判，日本的陰謀是欲淪中國爲其保護國，所以他的步驟無論如何一定是：（一）先否認我抗日的國民政府，（二）製造傀儡政府并加以聯結，以冒充我中央政府，（三）日方自與偽組織締結什麼國際協定，例如「日滿協定書」之類，（四）然後培植并驅使偽組織出兵與我抗日政府作戰，將中日戰爭改變爲中國的內戰，日方則收「以華制華」的效果，而移轉其兵力以對付第三國。

——如英、美、法、蘇。自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否認我國國民政府的宣言發出後，第一段工作算已完成。最近又連續製造了許多僞組織，聯邦政府也在其企圖之中，傀儡罪魁物色成功後，第二段的工作也就算完成了，我們若自日本政府屢次的宣言強調什麼「東亞的新秩序」什麼「現地主義」什麼「長期建設」等等事實加以考察，則日本將由第二階段進到第三階段的陰謀，是可以斷言的，第三階段的陰謀實現後即將開始第四階段的陰謀。日本幫助僞政府督促它與我抗日政府作戰，一如佛朗哥政府之對待西班牙政府軍，把我中國造成東方的西班牙，日本帝國主義始終是要運用「以華制華」的毒計，實現其「征服」中國的目的，其本身并無充分力量可以和中國抗日勢力作持久的對抗。從這裏，我們可以認識一個重要之點，就是日本絕對不容我們抗日的革命勢力及人物與之談判言和，日本已決定不以對等的講和方式來結束戰爭，所以要參加這個中日實際停戰的談判，必須先加入僞組織，然後以所謂「國際協定」出之。所以，日本前外相宇垣表示不絕對拒絕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而漢口戰後日本誘和失敗後近衛改說：蔣××可以參加新政府的組織。日報傳說汪精衛曾經要求日本不提蔣××下野的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號「大亞細主義」）而中日戰爭反更加劇烈的原因，也即在此。當時日方所注意的是所謂「新聯邦」的製造及培植，以便自動停止戰爭。

板垣的表示和日方輿論界的動向，及表示，正足以證明我們推論之正確，且可用以答復一部分和平的幻想者。

二 日本朝野關於和平談判的表示

日本陸相板垣，在武漢陷落後第一次的時局談話中，曾經表示率直的意見三點如下（前年十月廿三日由茨城縣回東京的車中對「大阪每日新聞」記者的談話）：

（一）日本在中國廣大的佔領土內，已由作戰第一主義轉到治安第一主義，踏出了建設新東亞的第一階段；

（二）如若X政權依然恃第三國的支持，不改其繼續抗日戰爭的態度，則日本將排任何障害與困難，繼續加以「膺懲」。

據該報的記載，板垣對於預定樹立的「新興支那」的親日政權與我國抗日政府的關係，及日本對於這個所謂「劃一轉機」的新事態應採的方針，亦有詳細的暗示。日報記者對於板垣所言處理偽政府與我政府之間的方針雖未明言，但也不出我們上面的推斷，是以此後日方更加堅決培植

偽政權，以與我抗日政府對抗，并且用以欺騙各國。

日本輿論界承日本政府之指示，更加具體著作論文，狂吹其應聲虫的喇叭，強硬主張「講和形式已不能存在，」「第三國的斡旋已無意義，」乃至「利用所有機會貫徹帝國的真意」等等，若介紹其大意則如下文：

「以武漢及廣東的陷落爲契機，而此次事變將一面繼續軍事行動，一面則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皆入於建設，以急奔收拾時局的途程。其最值得重視之點，就是戰勝者與戰敗者之間，依講和條約的締結以結束戰爭的形式，已不存在。此次，帝國政府屢次的聲明業已抽象宣佈過這種意旨，但因內外尙未能徹底了解，故政府將於所有的機會，貫徹帝國的真意。

「……戰爭的終結當然採取戰勝者與戰敗者的講和形式，但這只是從來根據國際法的常識，至於這次的事變，却是胚胎於東亞特殊情形的特殊戰鬥……所以和一般講和一樣的屈辱條件，如領土割讓或戰費賠償，絕對不能存在，是毋庸多言的，即講和形式也不能採用，所以即令國民政府求和，帝國也斷然不能與之議和，以謀事變的解決，又如英國等第三國，即令出頭調停，斡旋，帝國也須堅持不加應諾的方針。

「但是帝國政府現在從事於可以代替國民政府的「新支那」中央政府的培育與輔導，到那時候日本就可以拿這新政權爲處理這次事變的交涉對手，進行收拾時局的各種協議，將來帝國和「新支那」中央政府之間締結的種種協定，可稱爲「日支國交」調整上的基本協定，而不是講和條約。這種基本協定在東亞新體制結成之點，是規定中日兩國應享受及負擔的權利義務的特異新國際協定。……這樣特異的新國際協定產生，則東亞新協同體建立於中日「滿」三國緊密的政治經濟的紐帶之上，於是不採講和方式的戰爭解決企圖可以成功。帝國政府期望時局的收拾早日實現……政府此後應利用所有的機會，將此意旨向世界宣佈，對於「新支那」中央政權的樹立，則給與一切的支持和協力，另一方面對於第三國之以調和等形式，干預東亞的時局，則採排斥的方針，堅持達成所期目的的決意。」（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五日「大阪每日新聞」所載。）

日本其他各報也於同時發表同樣論調，可見其出於報社的單獨意見，而是由於日本政府指令。

三 日本輿論排斥英國的調停

當時，日本政府指示下的日本輿論，不但表示不與我國政府交涉，即第三國特別是英國方面的

從中調停，也加以極力的反對。日本這種反對當然不是反對「調停」本身，而是反對所提條件不能符合它所抱的野心，所以他們皆認英國的這種調停爲「對於東亞政局的干涉，以至壓迫的積極姿態的第一步。」據所披露的消息，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曾向日本政府提示以下的三項意向：（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五日「大阪每日」所載）

（一）開放中國門戶，維持機會均等原則，尊重在華第三國的權益；

（二）英國政府保障中國放棄排日與抗日政策；

（三）中日兩國軍隊停止戰鬥行爲，日本軍隊從中國領土撤退。

這三項要求原是極其普通的條件，但是日本輿論依然加以誣謗，說「英國沒有離開素來所墨守傳統的極東政策的一步，」說什麼「英國是以保全在華既存勢力及既得權益爲第一義，絲毫沒有理解東亞所謂「聖戰」的目的，故意忽略帝國關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意圖，」還說英國這種舉動「是保留對中國政治的發言權，視中國爲英國的附屬國，企圖維持從來的中英關係，是帝國所斷然不能容忍的。」（同上）

其實，日本最恐懼的就是英、美、法的聯合制裁，所以想盡種種方法，離開英美的結合，故意製作空

氣，曲解事實，以中傷英國，他們說「英國一方面謀與友邦法國的外交聯繫強化，他方面藉開放門戶及長江復航的要求，以與美國採同一的步驟，汲汲於拉美國參加英法的陣營」，並謂英國是要取得英、美、法三國共同步驟的指導權，期望在利用一切的機會，採取干涉乃至壓迫的積極措置，以使「事變」結束。因此，他們一致主張：「帝國政府應斷然排斥這種干涉，乃至壓迫，對於東亞的事變，澈底採取由東亞自身處理的根本方針，抱定在這方針之下收拾時局的強固決意。」

微聞一九三八年底日本在華特務機關長土肥原曾飛北平，和吳佩孚商量條件。後來回東京報告近衛首相，日方政府對於製造偽中央的意志已經相當堅決，其後日皇召開御前會議，和近衛發表宣言，當然不是偶然的，日本結束中日戰爭的上述第三步驟當時即在進展中，但是這樣局面，要把英、美、法在華的權益完全摒於中國之外，是可斷言的，正如上面日本輿論所反映日本政府的意志。此後第三國特別是英、美、法即欲居間調停也已不可能，他們只有應走的一條路，就是更加積極援助中國抗戰，恢復蘆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必須如此，英、美、法各國在華的權益始能保全。

第九章 日本排英的姿態及其問題

一 日本進攻英國的動機

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企圖獨霸東亞，一方面假藉「防共」口實進攻蘇聯，另一方面則固與英美法利益衝突而實施「掃蕩」。因此，在發動侵華戰爭的第一期，極力排斥英蘇法，歐戰爆發以後，又以美國爲最主要的敵人。

日本侵略中國所捏造的「國際理由」正如狂妄的所謂革新政治家野正剛所說：

「這回日本的對華戰爭，并非欲侵奪中國，不過欲從中國除去其抗日之瘤而已。所謂瘤者即英蘇法三國所培養，所煽動而起的中國抗日勢力是……日本苟能掃清抗日毒素培養者英蘇法諸勢力於極東天地之外，則心願始得滿足。英蘇法爲『覆面魔王』，非公開的日本敵人。」（「戰時日本」第一卷第四期「日本排斥歐美的謬論」）

日本眼中的國際敵人雖是英美法蘇，但以歐戰前的美國對日態度緩和，日本對美的經濟依存

性又極重大，所以未至對美開罪，對於法國則視爲英國外交的追隨主義者且在遠東無多大力量，所以始終加以蔑視。結果，日本的毒箭就集中到英蘇兩國身上，這就是歐戰爆發以前，日本專與英蘇兩國作死對頭的原因。在中日戰爭的初期，日本有時需要向英美法討價還價，在德蘇互不侵犯協定成立前，尤其因爲德國反蘇的激烈，所以特別賣力氣進攻蘇聯，極盡尋事挑釁的能事，邊境事件幾乎無月無之。（參閱本書第五章「日本對蘇挑戰與屈膝」第六章「日蘇漁釣糾紛與日本再屈膝」）直至去年八月「德蘇互不侵犯協定」成立後，日本的態度始稍改變，再加以德國努力斡旋蘇日接近，（參閱第十七章「日本親蘇與聯蘇的外交姿態」）日本之對蘇挑戰始以一紙蘇日停戰協定而暫告緩和——雖說這裏埋伏着一個更大的國際矛盾，正在日益增長着。至於日本進逼英法的步伐呢，一面因爲日本侵略者結束中日戰爭的急燥，一面又因華中及華南軍事的擴大，英日的衝突與折衝遂至日益加緊，日本進擊的手勢也特別花樣翻新。在粵漢棄守前，雖有掃射英國大使許閣森等驚人事件發生，但是英日外交未至十分嚴重化，但自粵漢戰後，日本對英國的壓迫就日益加劇了。這裏確有三種特殊的原因。

第一，日本的戰爭泥腳日益深陷，日本朝野皆痛感有早日結束中日大戰的必要，同時，自粵漢戰

爭以後，日本認爲結束中日戰爭的線索須在大英帝國的身上去尋覓。他們認爲中國能夠持久抗戰，主要的是得英國的援助，不僅是英國國民寶貴的精神援助，即英國物質上的援助，日本更加重視。日本所列舉英國援華的具體事實，若借用中野正剛的狂言，則有如下：

「老獐的英國不敢自身出面與日本衝突，而藉中國爲舞台，令中國人做脚色以表演他心目中的反日把戲。中國對外路綫的保持，就可以隨時動員世界的物資，支持長期抗戰，譬如上海雖失，中國仍可以經由廣東，香港，與佔世界領土四分之一的英國相接觸，英國不僅依香港及廣東使中國和世界連聯，供給無限的軍火，且可以動員世界宣傳網，鼓動列國排日援華……」

（上引「戰時日本」所揭露）

這就是日本在漢口未攻下以前即先攻陷廣州切斷廣九路的最大原因。日本復又怨恨英國積極支持中國國幣，使中國對外信用穩固而加強長期抗戰的力量，所以自去年春間即如後所論述，對英國發動貨幣的進攻。

第二，日本認爲英國也是希望中日戰爭早日結束的主要國家之一，日本苟能壓迫英國至相當程度，則英國或可出頭調停中日糾紛，甚至夢想着英國壓迫我抗日政府與之直接談判講和，並且認

爲英國在華中及華南的經濟關係密切，若加以經濟利益的誘惑，英國更有出頭強制中國言和的可能。所以日本在其進攻英國的姿態上，始終偏向於恐嚇，包圍，虛張聲勢，威脅與利誘並施。天津租界的封鎖，上海租界的擾亂，鼓浪嶼公共租界的進兵，乃至香港羅湖的所謂誤炸事件等等，手法大體相同。

第三，日本認爲北進與南侵在壓迫中國「屈膝」之點，雖是一樣重要，但有一極大之異點，就是認爲北進沒有「慕尼黑」的局面可尋，南進則製造「東方慕尼黑」有很大的可能。所以日本進攻我國西北，乃至發動蒙偽邊境的糾紛，始終沒有對蘇聯討價還價的作法，一味地假藉徹底反共之名，而向華中及華南進攻，就帶着拉出英美講價式的姿勢。最近，日本暫緩西北的進攻，而集中攻勢於華南，又在其內政的調整上抬出一個海軍大將米內政光爲首相，其主要原因則在於這個製造「東方慕尼黑」的動機上。

二 粵漢戰後日本的排英運動

日軍侵佔華南各地的結果，已把英日利益的衝突推至肉搏的地步。自從「七七事變」爆發以來，英國在華北及華中的經濟利益，已漸爲日本的權力所驅逐，所遺留的只華南一隅，香港成了英國

對華經濟的最後堡壘，但是殘暴的日軍又於前年十月間佔領了廣州，切斷了廣九路，使香港的作用完全喪失，（詳見下章日英遠東爭霸據點的香港。）當時的情勢已逼英國於下列兩條路中選擇一條：（一）放棄在華的權益，對日完全屈服；（二）更積極奮起和日本鬥爭。

英國經過相當考慮之後終於採取了第二條路，於是積極聯結美法，在經濟上援助中國，後來更以鉅額借款貸與中國，以爲安定法幣的基金，而抵抗日本破壞中國法幣的陰謀。日本侵華的軍事行動已達拉鋸式的階段，不能再有更大的進展，政治陰謀也以吳佩孚將軍的氣節凜烈，及汪精衛政治基礎之瓦解而陷於一籌莫展，發動破壞法幣的卑劣下策，又因英國在華設定一千萬鎊的匯兌安定資金，而其作用完全歸於烏有。但在日本侵略者看來，英國之支持法幣的確是「非友誼的措置」，「大每」的特號標題，認爲英國對日本公開的進攻，有田外相前年三月十日在衆議院的預算總會上，對小山議員解釋英國對華借款的性質，有說：「即令英國出於擁護在華權益的經濟行爲，但其結果爲強化蔣政權，則無可否認。」於是日本各報一齊鼓吹：「英國若始終固執於其傳統的遠東政策，則今後日本在推進對英政策上，必須一擲從來的協力態度，加強採取新方策對付的決意。」（「大阪每日」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一日。）至此日本排英運動遂驟然擴大。

日本排英運動在近衛內閣第二次改組而未次大將就職內相以後，曾因未次以現任內相的地位與法西斯新領袖的氣魄鼓動過一度的大風浪。當時，因為未次是現任內相的關係，引起日本國內外的非難。不久，未次雖然下了台，但是日本的排英運動依然是在極右派法西斯的指導之下發動的，是民間與政府雙管齊下的，其規模並且擴大至中國各淪陷地區。

自一九三九年春間以降，日本的排英運動，採取一種特殊的方式，即以中國淪陷區組織的運動為主幹，企圖推卸責任，在其國內却採取一般攻擊英法蘇的辦法。當時日本在華鼓吹排英運動的第一砲，是由右派議員東方會總裁中野正剛發出，而華北及華中各偽組織繼起響應。中野正剛可說是地道的排外特別是排英的太帥。他在中日大戰爆發後，即便屢次發表其排外的論文，如上引狂言所稱，他極力主張須掃清「抗日毒素培養者的英蘇法諸勢力於極東天地之外」。

去年春間，中野正剛更在上海大發狂言，除攻擊日本的軟弱外交外，還主張「當日日本佔領廣州時，余以爲更將用帶甲的拳頭打倒英國。日本在華作戰的目的，不僅爲對中國，且爲對盎格魯撒克遜兩大國家，渠等爲日本的真正敵人。」他還強調說：「日英兩國在華勢力針鋒相對，如日本一退縮，英國即將擴張。」（據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美聯社電。）

中野正剛雖因攻擊日本外交政策的是非而引起了國內其他政黨議員的非難，但是南北各地的偽組織，則繼起大規模作排外的運動，特別是排英運動。日方發言人竟公開宣稱：「日軍佔領區內的反英排外運動乃自動者……因各外國援助重慶方面。」「反英運動如不侵及外人生命財產，則日方不擬加以制止。」（美聯社一九三九年三月卅一日電。）日本軍部機關報的「國民新聞」，更就偽組織的排英運動，誇大其詞，大吹大擂（見去年三月二十二日該報所載。）

南北偽組織之排英運動，雖早已開始，但至去年春間更爲具體化。南京偽「維新政府」三月二十一日公然發表談話，指摘英法蘇對我抗日政府之援助，主張：「公敵英法蘇三國人，應即加以驅逐。」三月卅日南北兩偽聯合會又在南京發表宣言，肆意攻擊助我抗戰的各國，對英抨擊，尤其厲害，說英國政府又以一千萬鎊貸予我國，其用意是在藉其財力擾亂東亞和平。該宣言且對英法各國大肆恫嚇：「如果敢再對『維新政府』取『反和平的行動』時，『維新政府』將放棄其一貫的『友好』態度，不再尊重各國的既得權益」（據日方消息。）

日本反英運動演至後來，更加展開了一種新的情勢。一方面放下法蘇美不談，而專集中到英國一國身上，另一方面則在所有的淪陷區內普遍地組織「反英會」，對兒童灌注反英教育。據南京特

訊，在日本的佔領區內已有五十二個反英會正式成立。淪陷區各地的婦女會也開始抵制英貨。南京反英會且曾發表宣言，痛斥英國侵華，阻礙中國之建設工作」(？)。在新淪陷區的開封并且舉行過一個所謂「民衆大會」，有男女傀儡二十多人演講，反對我抗日政府接受英國借款，並且通告議案，警告英國，不要協助抗日政府。據各方所得消息，淪陷區的華文報皆在日方指使之下，公開發表反英論文。南北僑當局並且採取兩種反英運動的方式：其一，散發反英傳單，其二，舉行反英遊行。聽說，漢口竟於四月十五日舉行所謂反英遊行，且將有日本人參加領導。其後，日本排英運動一步緊逼一步，英國退讓一寸，日本進逼一尺，直至歐戰爆發，日本的進攻更加愈演愈激烈了。

三 日本對英國的貨幣進攻

日本去年春間還採用貨幣戰的方式向英美進攻，但是一直至今日，法幣的地位依然穩固。再申論其經過與原因。

貨幣戰爭是經濟戰爭最尖銳而又最有效力的方法，所以數十年來世界各國的經濟戰爭，具體表現於貨幣集團的鬥爭，例如英鎊集團，法郎集團，美金集團，以至日元集團的對立。這種貨幣戰爭也

終於反映於中日戰爭上。日本侵略者最初以爲武力即可以解決一切，但自戰爭規模擴大，特別是在實行經濟掠奪時却又發現了中國法幣的強韌性，認識了法幣在抗戰的力量，其後雖設立偽聯合準備銀行，發行偽鈔，但仍爲法幣所驅逐，人民不肯通用。日本原欲藉破壞我法幣制度，紊亂我金融組織的陰謀，削弱我抗戰的力量，殊不知我國法幣基礎愈加鞏固，誠如一般日本經濟學者所言：「日本若不能搖動中國法幣的基礎，則欲壓迫中國屈服，實在萬難。」

中國法幣基礎的鞏固，一方面固因硬幣準備的豐富，但其重要的原因却在英美一貫不變的支持。日本之佔領廣州，固爲軍事上的目的，但欲藉紊亂中英經濟的聯繫，以動搖中國法幣的基礎，則又甚明顯。殊不知廣州被佔領半載之後，英國仍舊借與鉅款，直接間接用以支持我國的法幣。去年三月七日英國財長更公然發表「英國爲維持中國法幣價格決定出資一千萬鎊，作爲安定幣價基本金」，並成立借款新協定。自此消息傳出後，東京各報即大爲譁然，大加批評。「報知新聞」竟謂：「英國此種對日非友誼，日政府應即提強硬抗議，同時應對中英新協定探積極反抗步驟，並對英國在華利益加以報復。」日本內閣也即召集緊急會議，討論對英態度。

另一方面，路透社北平電傳來消息：「華北偽政府決自去年三月十一日起禁用中國法幣，並將

華北劃爲聯合準備區……區內的人民如有敢使用中國法幣者，處以罰款，並將其產業沒收。」美聯電更傳：「日軍決自三月十三日起在華北各地實行外匯統制，」並頒布新統制條例，強迫人民使用「聯合準備銀行」的鈔票。這很顯明的，日本已運用強力把華北各地收進所謂「日元貨幣集團」之內，日本欲藉此手段對於英美法各國的經濟加以非常之打擊。日本此項政策之施行，可以視爲日本對英美採取的經濟報復。日本此項政策之實施，不獨是在華外商的致命傷，並且是專營外匯的英美銀行，特別是匯豐銀行的絕大打擊。

日本此種貨幣戰時進攻，固然正面是襲擊中國，但是實質上受其害的國家却以英美爲最巨，同時也只有英美對日施以報復，加以經濟制裁，始能制止瘋狂侵略者的橫行。所以後來英國有取消日本最惠國條款上應享受的權益，限制日貨之輸入英國，或竟完全加以禁止的討論。日本直至今日仍於華北實施對英美的經濟肉搏戰，其實施範圍擴大至華中與華南的佔領區。日本這種陰謀希圖對英美不動干戈而獲得勝利，控制英美在太平洋上的命脈。其關係之重大，上海「大美晚報」曾經著論分析過：「各國苟肯忍受侵略者或受侵略者指使的偽政府的排斥，則各國在華的貿易將陷於絕境，在此種違背條約與違背公平原則之待遇下，外商鮮有能再生存者。」該報並且立言各國應及時

加日本以有效的制裁：「西方各國忍令其在華利益完全喪失而徒提出無裨於事之抗議乎？抑實行採取強而有力之步驟，予其本國商人以奮鬥的機會乎？何去何從，此其時矣！」

四 英國抗拒日本強硬性的檢

據去年五月北平外訊，「華北各地的反英運動日漸激烈，」又據日方消息，「蒙古也發生反英運動，並舉行反英大會。」開封方面也於全月廿四日舉行反英反法反蘇大會。日本嗾使傀儡進行排外特別是排英，達到如火如荼的局勢。日本積極排英的動機不外乎（一）報復英國之積極援華，（二）對英加以威脅與恫嚇，（三）脅逼英國一方面對它讓步，一方面出頭調停中日戰爭。第三項企圖後來成功，日本對英政策竟因惱羞成怒，更加加劇排英運動，但是陷於苦惱中的侵略者的恐嚇手勢，是沒有底氣的，如果英國當時更進一步切實與美蘇聯繫，那末，軟化屈膝的當不是英國。美日的利害固然水火不能相容，但是當時雙方形勢的優劣却甚懸殊。在國際上，日本欲與民主國家和平妥協而不可得，欲與德意極權國家索性結軍事同盟又有所不敢，英國則只要拿出勇氣直向反侵略陣線的締造途上邁進，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可以形隨而影從。在國內問題上，日本還有許多有力的障礙，不

許它澈底與德意爲友而與英法蘇爲仇；英國呢，只要現政府勇敢走向制裁世界侵略者的大道，則不但內政風波不興，現政府的地位並且能夠益加鞏固。當英國握着擴大日本惡劣環境的權柄，英國絲毫沒有恐懼日本排英的道理。

然而英國當時運用了他的強韌性沒有呢？英國當時雖曾與法國協力謀有以抵抗日本的進攻，最初也曾企圖與蘇聯接近，共同聯成反侵略陣線，以阻止東西侵略者的狂暴，但因多方面的顧忌與猶豫，終於沒有完成反侵略的鞏固營壘，致貽今日在歐洲對德開戰的戰禍，在遠東受日本不時的逼迫，這完全由於英國輕易放棄制止日本狂暴的有力武器的原故。

英法與蘇聯磋商國際合作，經數月之久，曾經發展至英蘇法三國互助協定乃至英蘇法軍事同盟的談判。英國另一方面且曾與英法聯合在鼓浪嶼對抗過日本的暴舉，得到了勝利。這是去年三月至七八月間，英國被日本封鎖天津，擾亂鼓浪嶼公共租界及上海租界當時最感迫切的外交行動。但是英國對蘇聯談判只派遣次等的外交家，英法蘇的談判一直延宕，三國協定終致未締結成功，國際情形却急轉直下，產生了蘇德互不侵犯協定。日本固因德國態度之豹變而外交徬徨起來，但是英國亦因失掉有力的國際助力而致遠東的地位受到日本侵略者更大的威脅與挾迫。

在歷史的現階段上，西方有德意兩大不滿現狀的國家，在東方更有貪婪無厭的日本，於是德意日東西勾結，形成了侵略集團，他們是東西呼應互通聲氣的。世界愛好和平維持現狀的國家，受到這個侵略集團的威脅與侵害，其中尤以英法爲最。英法如企圖抵抗這個侵害，最好辦法就是以「集體安全」抵抗「集體侵略」。例如在歐洲方面大小國家已經沒有不處在歐洲侵略者的威脅之下，岌岌可危了。只是從來抵抗侵略者的方法是各自爲政的，孤立的，結果在強權壓迫之下，做了犧牲品。只就去年論，捷克因爲「慕尼黑協定」斷送了主權，整個爲德國所吞併，阿爾巴尼亞也在二十四小時內被黑衫宰相的鐵拳所征服。弱小國家與弱小國家之間沒有攻守同盟的互助，大國對小國的保障又不可靠，缺欠誠意，所以弱小國家，就難免於被侵略者個個的擊破的運命了。阿爾巴尼亞皇后在其亡命希臘之後發表談話謂：「阿爾巴尼亞，對此強暴武力，何能抵抗？吾希望能因吾弱邦之橫被侵略，而促英國輿論之正義呼聲。」語雖簡單，但却極其沉痛而值得玩味。倘若執歐洲政治的牛耳的英法，不能坦誠而且積極保衛其他弱小的和平國家，則歐洲的弱小國家在最近將來不知要再減少幾個！

世界強盜的侵略既是以集團的行動表演的，那末被侵略國家的抵抗也要出以集團的行動，始能有效。被侵略者的抵抗須處於同一威脅之下的國家共同奮起，採取齊一的行動始可。倘如英國那

樣，當莫索里尼北向威脅法國的時候忙於對意，當希特勒發動「納粹十字軍東征」的時候，則又只注意到德國的侵略，這樣單獨的分別的東西奔忙的堵塞，結果只坐大了世界的侵略者。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愛好和平的國家趕快奮起，不分東西，不存舊時的猜忌，團結一致地結成一個健全的「集體安全制」，以集團的行動抵抗集團的侵略。

五 英國強韌性的基礎

去年八月以前世界締結反侵略陣綫運動最熱烈，中國各報的評論皆集中於討論反侵略陣綫與遠東的問題，一致地主張反侵略陣綫應該包括遠東的範圍。這是一種主觀的要求：我國的希望這樣，蘇聯的希望也是這樣，即美國也有同樣的希望。但是比這個主觀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客觀的發展。當時，很多人懷疑反侵略陣綫未必能包括遠東。其論據是：遠東的侵略國家若不加入歐洲的糾紛，而中立於歐洲侵略集團與反侵略集團的陣營之外，誠如日本平沼首相的談話，「日本并不屬於民主集團，也非極權國家中之一員，」那末，英法美等國似乎就無須與日本作對了，更具體地說日本儘可以利用歐洲大戰的時期，專力集中於中國的侵略上，使中國屈服，而暫時不侵犯英法蘇，同時也不

參加德意的行動，那末，英法爲着歐洲作戰的便利，不是可以暫時放任日本嗎？英法的遠東行動既不積極，美蘇也且保持中立了。有些人還拿日本元老及重臣等反對日本參加德意日軍事同盟，以爲日本將必中立的論據。

但是問題之實際的發展不能如是單純而又機械的。筆者當時斷言：歐洲反侵略陣線的發展，不能不包括遠東的範圍，否則有效的反侵略陣線不能形成。（見四月廿四日「申報」社評）我們當時的論據是：

（一）歐洲戰爭爆發時，遠東戰爭遲早與之匯合，聯成一片而成爲不可分離的東西。參加歐洲戰爭的國家幾乎全部在遠東有他們交錯的利害關係。他們一方面要保衛歐洲自身的安全，另一方面也要保全遠東權益的完整，歐洲戰爭的執行始有目的。英法不會放棄他們在東方的屬地，也不會輕易犧牲他們在華的權益，但是歐洲大戰發生時，正是他們的東方屬地，特別是遠東權益危險性最大的時候。他們爲要避免去這種危險，勢必在遠東作適當的準備與行動，同時也需要正在實行反侵略的遠東國家，予以幫助及方便，例如英國要保衛香港，需要中國陸軍的合作。於是反侵略陣綫實際上已經包括了中國。

(二) 歐洲的反侵略陣線中不能沒有蘇聯參加。充當反侵略陣線領導者的英法，首先要能發現對東歐諸小國安全的保證，要保證東歐諸小國的安全，必須依賴蘇聯的協力。蘇聯的關係跨着歐亞兩洲，他不但受歐洲侵略者們嚇，並且受着東方侵略者的威脅，事實上東方侵略者已經再三向蘇聯嘗試其侵略的手勢了。在這情勢下，參加歐洲反侵略陣線的蘇聯，勢必要以抗大範圍至遠東為條件。於是歐洲與遠東戰場聯成一片。

(三) 日本侵略者絕對不肯放過整吞亞洲「驅逐歐洲勢力出於亞洲」的機會，以圓它獨霸亞洲的迷夢。在歐洲發生戰爭的時候，日本不能如一些人的推測與英、法、美、蘇維持互不侵犯的妥協局面，它並且要利用這個千載一遇的機會，北進吞併蘇聯的遠東領土，南進「掃蕩」英美法在太平洋上的勢力，或竟再進而佔領她們的屬土，當「九一八事變」爆發當時，日本沒有乘機進占西比利亞，後來成了日本軍政界懊悔與爭論的問題。他們以為當時蘇聯的遠東建設尚未成功，容易佔領。第二次機會再來時，相信日本決不會再度放過，因為到那時候，他們認為蘇聯忙於西方，無力兼顧東方。這樣一來，即自侵略方面看，也是必然把遠東推進反侵略陣線的範圍內。

(四) 再向日本軍部海陸兩派的爭功奪利來推測，日本海軍在歐戰爆發時必定進擾太平洋，

英國的香港，法國的安南，不消說，即新嘉坡，菲律賓，乃至澳洲及印度，也都變成他們侵略的對象，日本海軍現因中國戰場移入內地而漸處於英雄無用武的局勢下，海軍派不甘落後，勢必力爭南進政策之執行。在這太平洋的風雲隨歐洲問題緊張而日益瀾漫的今日，不但日本不能夠熟視，置若無睹，即英法也不能相信日本不伸出魔手來。日本與英法美互不侵犯的情勢，自然無法形成，英法在太平洋上與日本侵略者的角鬥自屬難免。歐洲反侵略陣線如何能不延長至遠東來呢？

然而不幸得很，英法沒有接受蘇聯反侵略陣線包括遠東的提議，遂致歐洲的反侵略陣線也未健全完成。我們的論斷竟不幸而言中，據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一九三九年六月二日演說的綜合表示，我們就不難找到英法蘇談判癥結的所在。

莫洛托夫的演說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對英法組織和平陣線的誠意表示懷疑。莫氏稱：「英法所提『反抗納粹及法西斯侵略』的三角互助協定，其中因有種種限制的條件，所以徒然使協定不能發生效力。」莫氏還指摘稱：「民主國家對世界情勢的變遷估計過低，不但放棄集體安全，並且嘗試讓步的政策；這兩種觀點都是蘇聯所反對的。」莫氏的演說對英法的猶豫態度，實在一針見血。在反侵略陣綫需要即刻成立的今日，英法的誠意協力實有充分的必要。蘇聯的實在要求，也很簡單，正如

莫氏所言：蘇聯政府堅持該公約須純爲防禦性質，並保證蘇聯各鄰邦訂立具體協定，遇簽字國之一遭受攻擊時，則其他簽字國實行援助。

莫氏對英蘇法三角協定草案，認爲不能滿意者有兩點；其一是對抗侵略時須經國聯決議；其二被保證國家未包括波羅的海三小國，與這個互助協定有密切關係的國家如法美，皆不約而同地主張英國應該讓步，巴黎官方會與英大使舉行會議，討論英蘇法三國協定問題時，法外長龐來會從英大使轉達英政府，對蘇外長將保證國家抗大至波羅的海各國的要求，加以折衝的接納；倘若蘇聯不肯讓步，則完全加以接納。對於波羅的海國家的保證問題，恆以「在法理不應強迫不願接受保證的國家接受保證」爲理由，表示難色。若英國能聽從法國的忠告，接納蘇聯的要求，則三國互助協定自早實現。即美國國務院也暗示英蘇締結同盟條約，縱有顧忌，但愛好和平的各國此際仍受着嚴重的威脅，英國當局權衡利害，當機立斷。

莫氏的演說，還有一個要點，是關於遠東的問題。莫氏特別關懷中國的抗戰，他強調史塔林關於援助被侵略及爲國際獨立而奮鬥的國家所發表的宣言，現在正完全適用於中國。他稱：「吾人正時常執行這種政策。」日本去年五六月間曾向蘇聯及外蒙挑戰，并擴大其宣傳。但在蘇聯方面則認爲

「不能容忍」並聲言保護外蒙，日本侵略者欲藉向蘇聯挑戰以緩和其與英法的衝突，而蘇聯却格外重視遠東問題。莫洛托夫在其演說中，把遠東問題與歐洲問題相提並論，稱：「此事與蘇聯在歐洲方面欲聯絡和平國家成立一共同陣綫以抗拒侵略的工作完全相合。」因此，美國國務院左右人推斷：蘇聯不願接受英法草案的關鍵在遠東方面。美國日益加強遠東政策，當時自然也希望着蘇聯的這種提示，能得到英法的接受的確的，「世界的和平是不可分的。」

世界反侵略陣線沒有成功與「集體安全制」沒有實現，致使德國發動侵波戰爭，日本則步步加緊壓迫英法。日本對英法的進攻，雖自歐戰爆發後碰到美國的硬釘而轉其槍尖以對美國，但是英國并未離開問題的重心。邇來，日本製造「東方慕尼黑」的要求特別來得逼切，英國今日苟要避免或減輕日本所加的壓迫，依舊只有一法，加強遠東反侵略的陣容。中國是反侵略的中堅份子，中國不被犧牲，英國的強韌性始能發揮作用。

第十章 日英遠東爭奪據點的香港

一 大英帝國與香港

大英帝國在東方權威的表現，除地廣物博的印度而外，就是軍事堡壘的星加坡及經濟堡壘的香港。事實上，英國在遠東的重點完全建立在香港，因為香港是大英帝國遠東貿易的門戶，大部份投資的樞軸。即星加坡軍港之建設，其主要的用意也不過在於保障這些經濟上的權益。

香港因其地理位置及地勢的優越，故自一八四二年割與英國，即便日益繁榮，終至變成英國遠東貿易及金融事業的根據地，歐洲與美洲間海運及航運的銜接處所，更確切地說，實在是世界貨物的一大集散場。英國之佔領香港固然促進了她在華貿易及投資事業的發展，但是英國在華貿易及投資事業充分發展之後，香港的繁榮始獲得了保障。自一八六七年舊金山與香港間的定期航路開通後，美國對遠東的交易，又把香港的地位提高了不少，一八六九年蘇彝士運河的開鑿，更增加香港繁榮的一層保障。從那時候起，香港已不只是華南貨物出口及歐美商品入口的良港，同時又是中國

海外移民的主要出口及海外華僑匯還款項的中心地。這些特點構成香港充當英國在華經濟獨占根據地，為保障這一獨佔，大英帝國總派遣中國艦隊駐紮於此。

在三十多年前，香港出入貨船的噸數竟一躍而居世界第一位，經由香港出入的貨物，竟佔至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四〇%。香港的人口隨着貿易的急激發展而有飛躍的增加，自一八六五年至一九〇五年之間，即已增加到三倍。從來佔華南貿易獨佔地位的廣州，反而變成香港的商業附屬地，即歷史上曾經一度繁榮的澳門也因香港之發展而衰落下去。雖說一九〇二年以來，上海的貿易及金融事業漸駕香港而上之，大連亦有充分的發展，但是香港即在今日依然吐納着中國沿岸對外貿易四分之一的貨物。大英帝國對於香港的依存，於此可見一斑。

二 香港經濟價值的特點

香港雖與上海同為世界貿易及金融的中心地，但是香港的經濟價值，却與上海略為不同。上海偏於企業資本的吸收，香港則偏於世界商品的集散。在一九三六年，香港和上海的對外貿易額幾乎相等，而前者工業化的程度却遠不如後者。只就英國的事業投資總額加以考察。一九二九年的香港

投資額只有一千八百五十萬鎊，上海的投資額却達一萬五千一百五十萬鎊以上。在上海的投資額當中，即令有一千八百萬至二千八百萬鎊是香港轉投的，上海的投資情勢依然佔着上風。因為香港對華的事業投資不在於香港島上，而是在於華南腹地。

英國全以香港為堡壘而投資實業資本於華南腹地，就是香港的經濟價值的特點之一。近年來，英國在上海的投資，已有一部分移來華南各地，工業上及交通上的投資佔顯要地位。一九二二年四月間，英國政府曾與廣東當局成立了鋼鐵製造工業的借款，其金額為二百萬鎊，約合港幣三千萬元。其製造中心設於廣州，活動範圍則預定遍於廣東各地及廣西的賀縣，江西的萍鄉，山東的平泉，及河南的六河溝等地。其計劃及規模之遠大，可以想見。此外，英方還建設了棉布呢絨紡織工場，並提供了麻織工場機器於中國方面。一九三三年六月，英國政府又貸與中國鐵道部四百五十萬鎊的借款，作為完成粵漢鐵路的經費；其後，英國中央公司及中國建設銀公司（以英美資本為中心）又貸與中國一千六萬百元，作為滬杭甬鐵路延長建築費。簡言之，香港的英國投資集中於腹地，香港本地則為數極少，這是它與上海經濟價值不同的最大特點。

香港經濟價值的第二特點，在於輸出中國原料及製品於世界各國。換言之，香港的貿易價值，完

全在於中國與外國及華南與華北的經手貿易，至於本港所消費的額數，只不過佔輸入總額的十分之一而已。又本港生產品之輸出部分，也佔不到輸出總額十分之一。這點正與上海自己擁有三四百萬人口的購買力，略為不同。換言之，香港特別依存於中國內地。香港貿易還有另一種特色，就是出入口貨物的大部分，為亞洲各國的產物。一九三六年輸入總額四億五千二百四十萬港元當中，印度除外的亞洲部分，佔去二億六千五百六十萬港元，輸出總額三億五千零九十萬港元當中，印度除外的亞洲部分也佔至一億九千九百六十萬港元。亞洲貨物之出入於香港總額，若加算印度部分，當佔至三分之二以上。此項又是香港所以成其為英國遠東經濟堡壘的主因之一。英國不能保全香港，則英國的亞洲貿易利益將喪失大半。

香港經濟價值的第三特點，就是在香港貿易上英國的自主性及獨佔性。香港和上海不同，關稅權完全握於英國，這不但使英國得以收入一大筆關稅，並且使英國的貿易政策得以保護大英帝國的商品。近年來英本國對華貿易雖然顯有激烈的減低，英本國對華貿易在華方輸入總額所佔比率由一八七〇年的三七、九六減至一九二三年的一三、〇四，對華的輸出部分更由五二、四九減至一九二三年的五、七四〇，但是香港則無多大的變化，同期間香港在輸入所佔比率僅由三〇、

一〇減至二六、八七；輸出也只由一八、三九減至一六、八四。香港之所以能保持這個現狀，完全拜這個獨佔性之賜。再自大英帝國幾個據點對華貿易的實額加以考察，更可明瞭香港獨佔性之大。一九二四年，英國對華貿易總額爲五〇、二五〇千海關兩，海峽殖民地爲一九、六一七千海關兩，印度爲一一、四三六千海關兩，加拿大爲一、一〇七海關兩，而香港則爲一七三、一六二海關兩。香港對華的貿易額約略三倍於其他部分。香港在英國對華貿易所佔的特殊地位，更因一九三六年粵漢鐵路的完成而突飛猛進，英國及其他各國經由上海的貨物，已有一部分移轉於香港，依普通法則推論，其後應該更爲發展，因爲粵漢及廣九兩鐵路銜接後，香港貿易的背後地，就不僅限於兩廣的範圍了。

三 中日戰爭爆發後香港的變動

中國對日的抗戰改變了沿海各地不少的情形。其中，尤以華中出入口貨物集散地的上海及華南出入口貨物集散地的香港，變化特別劇烈；兩者又是互爲消長，更覺有趣。自從我軍向西撤退而抗戰入於新階段以來，上海貿易即便一落千丈地衰退；大部分貿易品即集中到香港，因爲香港還可以

吸收各國的商品，就近分散於華南各地，較遠地方如湖南、湖北乃至江西、河南等地亦可以靠粵漢鐵路為轉運幹綫。所以南京棄守以後直至廣州陷落為止，香港漸有取上海而代之的趨勢。北方大港如天津的出入口貨，也有一部分集中到香港。日本之所以急忙攻略廣州，除其政略及戰略的原因以外，還有這個經濟上的原因。

香港之為貿易港，完全依靠其腹地的廣東各地，所以只考察廣東貿易的消長，即可想見香港貿易變動的梗概。假定一九三七年一月至七月的全省貿易總額為平時貿易基數，八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的貿易總額為戰時貿易基數，那麼，戰前與戰後的變化如下：進口方面由一〇〇%增至一七六%，總值方面由一〇〇%增至一七〇%。再就其增減地方的情形加以考察，則增加者為廣州、九龍、瓊州、北海、雷州，減少者為汕頭、拱北、江門、三水，其中，廣州的變化尤巨，廣州進口增加百分之四四，出口增加百分之二三。於此可知抗戰進展與廣東貿易的消長及廣東貿易消長與香港貿易的興退，具着如何密切的關係了。

若就香港本身的情形加以考察，則其在抗戰爆發後突飛猛進的情勢更有顯明的表現。據香港出入口署發表的統計，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九月間（廣州失陷前），香港出入口貿易的總額是八萬

七千四百二十萬元（約合英鎊五千四百萬鎊）一九三七年同期（戰爭前）則只有七萬八千九百萬元（約合英鎊四千八百六十萬鎊）一九三六年更少，只有五萬六千四百萬元（約合英鎊二千五百九十萬鎊）。依英鎊計算，則這一九三八年九個月間有形貿易總額，較一九三七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一強，較一九三六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強。（據一九三八年十月廿七日大公報。）

另一方面，香港與日德意的貿易，則大減少。戰爭第二年以後，日貨輸入香港的數額大減，德意兩國商品皆同時減退。只就一九三八年七月份考察，日貨運港數額爲一、〇九〇、八五〇元，和一九三七年同月的六、八八五、八〇三元比較，減少了五百八十餘萬元，相差約爲一與七之比。同月德貨入口額爲二、六三六、一〇一元，比一九三七年的二、八二一、〇七二元也減少十九萬餘元。意貨入口額爲一三九、六三一，比一九三七年同月的一一七、七七九元雖略有增加，但由本港輸往意國的貨額，則與輸往日德者同樣減少。一九三八年七月份香港貨物運日德意三國的減退情形如下：日方減少一百八十餘萬元，德方減少八萬餘元，意方減少八萬餘元。（據一九三八年八月廿六日大公報）這裏表現着侵略陣營與和平陣營，即在貿易據點上，也有其共同的利害。

自從我國全面抗戰發動以來，即走紅運的香港，自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後，因爲華南的劇變而實

易情形忽起一落千丈的趨向。自十月十一日敵人在大亞灣登陸，繼之又切斷廣九路，攻陷廣州，封鎖珠江而廣東各地與香港的水陸交通斷絕以來，香港對外貿易即使大減而特減，茲將廣州失陷前後三個月間香港對華南貿易的情形列表於下，以見華南事變前後，香港所受影響如何深刻。

入口（單位—元）

八月份 八、四二二、七三七

九月份 九、八八四、五七四

十月份 六、五五一、〇四五

（註）據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香港各報

（出口單位—元）

一〇、二〇〇、七〇〇

一九、三〇五、五七二

九、〇一八、二一〇

香港對華南的貿易，一九三八年九月間還在增加，比之八月份，入口增加一百四十六萬二千多元，出口增加更多，在九百十萬五千元以上，但至十月份總額即已大減，入口之項減少三百三十三萬三千多元，出口之項減少更多，為數在一千零二十八萬七千多元。我們還要注意，這個減退期間只有下半年，至於上半年還步着增加的步驟。

四 香港的前途

自從日本攻陷廣州以來，香港的地位已見急轉直下了，這不但是香港一隅的問題，同時也就是大英帝國遠東整個經濟利益的問題，此後的發展自然爲一般世人所注意。英國不會任憑香港衰落下去，是可以斷言的，問題只在於她將採取什麼方法來維持香港的繁榮。

維持香港繁榮的客觀條件，可以假定爲兩方面：其一是中國克復了廣州，清掃日軍出於廣東境外，恢復了香港腹地全部的秩序；其二是日軍繼續佔領廣州及其他各地，甚至於打通了廣九路，並於口頭上允許英國均沾商業上的利益。在第一個場合之下，香港的貿易不但可以保持過去的繁榮，並且可以繼續吸收以前經由日本佔領地各港如天津、上海等處的貨物及被佔領地天津、上海、南京、無錫、漢口、蕪湖等地的中外資本及游資。這一場合的前途，比較簡明而可靠。但在後一個場合之下，香港的經濟利益能否保全，香港之爲英國遠東經濟堡壘的作用能否繼續，就不能沒有疑問了。凡是日本佔領後的地域，都是極力排擠外人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日方利益則急速發展。「九一八事變」後東三省的完全封閉，始不置論，即就中日戰後新佔領地的情形言，也甚顯明。日本雖然藉口於軍事時期，限制以至禁止其他各國商人的商業及企圖活動，但其本國商人同種行爲，却因獨佔便利而日益發展。失陷地域內的各國貿易雖然一落千丈地衰退了，但是日商的貿易則反有急速的進展。據東京

外訊，日本大藏省發表消息，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九月之間，日貨輸至日軍佔領域的總額共值一萬六千九百萬日元，比之一九三七年同期（各地均尙完整）增加了九千四百萬日元，約略增加一倍。這一層，外國商人及外國人團體知道得最透徹，所以去年上海外人十個團體包括八國人民致電其本國政府，聲言「日人前此以軍事爲藉口，阻礙外人商業，歧視外人在華權益，」要求各國政府對日採取強硬態度對付。這是局中人切身的問題逼出的要求，他們的感覺，比較他們本國政府還要靈敏而切要。

有些國家的政府對於日本在其佔領區獨占經濟利益的企圖，抱極大的樂觀，但是日本過去的作爲，宣言及對英美的復讐，都在事實上指示日本素來一貫的路徑。日本目前對於英國在華南的經濟利益，或依其故智，伴稱保護其完全，甚至歡迎英國積極投資，但隨時間的前進，英國的權益是終要被排擠出去的。英國資本在臺灣及在東三省的往事姑且不說，單就華北及華中的動向加以考察，也可明瞭其不必然的前途。日本雖然再三再四地宣稱尊重各國在華的權益，歡迎各國投資，但是事實上不但攫奪天津及上海的關稅，封鎖了長江及珠江，並且在另一方面獨自進行其獨占的開發。日本設立了所謂華北開發公司，及華中振興公司（前年十一月七日正式成立），其目的據日方宣稱爲

「統制華北與華中的工業物品與交通」其資本一半由日本政府供給，另一半為私家之投資，至於日政府之投資，一部分則以物品代替。這兩公司的辦法完全倣效南滿鐵路公司的辦法，其宣稱「統制」之點，還為當時所未顧及，回顧滿鐵開發東三省的歷程與結果，乃至日方開始獨占華中及華北經濟權益的趨向，華南將步着如何的路程，其結果又將如何，是可斷定的了。英國應不為目前日本的佯言和巧語所惑，應自保衛香港腹地的經濟權益作起，幫助中國克復香港的腹地，然後香港的繁榮始可維持。否則，即讓日本打通了廣九路，香港仍然不能保持其為大英帝國各地商品的集匯地。

第十一章 蘇德協定後的日本外交

一 德國遺棄日本

蘇德互不侵犯協定於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三日晚上，由里賓特羅甫和莫洛托夫在克里姆寧宮，舉行簽字，並約立時發生效力。蘇德協定的內容，極其平凡，概括一句話，就是締約兩國互保和平，所以沒有甚麼可講的，問題只在於這個締約的事實的影響和運用。

蘇德協定是在出一般人意料之外實現的，給與世界各政府的衝動自不消說，即對於整個國際政治也給與了急角度的轉變。這個協定出現的原因，一方面固在於民主陣綫領導者的英法和蘇聯的合作猶豫不決，遲遲不前，另一方面則又由於世界最聰明而又最狡猾的侵略者希特勒，看穿了東方幫兇的日本，實已不過是隻沒有骨頭的紙老虎，對於他在歐洲的活動不但不會有甚麼幫助，反足以刺激蘇聯對他加以壓迫，成事不足，壞事有餘。我想後一種原因佔更大的成分，因為蘇聯雖不願與任何國家啓釁，但却堅信德國目前決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於是，我們可知德國遺棄日本之念，不是

萌芽於德蘇協定成立的當日，其由來恐已相當久了。

我們相信德國之所以和日本締結「防共協定」，並準備訂定軍事同盟，其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利用日本進攻蘇聯，牽制蘇聯西顧協助英法保障東歐諸弱小國家。但是日本這位不肖的朋友，並不完全聽從希特勒的命令，不攻蘇聯而侵略中國。若改換一個說法，或者可以說日本相當聰明，知道這隻「紅鵝」的厲害，惹不得，所以進攻蘇聯始終是虛張聲勢，正和德國在歐洲聲言進攻蘇聯一樣。但是希特勒却因此大失所望。他早就再三警告日本：勿多消耗兵力於對華戰爭上呀！最近更不客氣而坦白地對日本駐德大使大島譚：「日本在中日戰爭上消耗的陸軍兵力，已非十七八年後不能完全恢復原狀。」希特勒遺棄日本之念頭早已萌芽，加之日本因其內部元老重臣，財閥派與少壯派軍人外交主張的矛盾，使日本不能痛快敏捷加入意德軍事同盟。

二 軸心國家間的破裂

德日不能密切結成一體，締結攻守同盟，是客觀情勢所決定的。我早在去年德日勾結最熱鬧的四五月間即反對德日軍事同盟業已確立之說，並主張日本的二元外交阻止這個同盟的實現。當時

各方面皆主張德日軍事同盟事實存在說，並否認日本的二元外交。我當時的意見就是：「日本和德意兩國固然在軍事上聯結着緊密的關係，甚至在事實上彼此已有軍事合作……但是這些事實還只是軍事意義的合作，還與其他沒有軍事同盟的國家間發生的事實一樣，還不能夠遽行認為軍事同盟的事實。……日本對於德意還沒有負着軍事同盟的條約義務。」（詳情參閱「戰時日本」二卷四期一三四頁）同時，我又主張：「日本沒有參加德意軍事同盟的原因，雖如大家所闡明的，是因為日本對英美法玩弄外交手段使然的，但這只是一面的觀察，此外還有一面的原因，就是元老重臣，穩健派軍人及一部分財閥的極力阻止。這種事實反映着日本政治的複雜性和外交的二重性。……日本的二重性外交，已是日本數十年來的外交傳統。這次日本少壯派軍人極力排除英美法，主張立刻加入德意軍事同盟，而另一方面穩健派則仍在調和日本與英美法的關係，保留立刻加入德意軍事同盟的作法。」（同上）總意的裂痕早即埋伏在這裏。

希特勒窺破日本這種政治機構的複雜性與矛盾性，又看穿了日本陸軍兵力貧弱化的事實，所以打定了主意：與其追求一個進攻蘇聯擾亂英美法的不可捉摸的力量，倒不如設法緩和強大的壓力，便於自己對英法來個較為自由的行動。於是希特勒斷然主動要求和蘇聯締結互不侵犯協定，即

令這個協定的內容非常平凡，但總比日本一個虛張的聲勢還來得有力。於是德日的軸心，開始破裂了。

德國準備和蘇聯締結互不侵犯協定，事前並未與日本盟友商量，只於「德外長赴莫斯科之前，曾告日駐德大使大島，聲稱蘇德不侵犯協定，乃爲對付英法進行與蘇聯締結軍事同盟及對但澤所加壓力的緊急措置，事出倉卒，不及向日本通知，極爲抱歉。」（平沼首相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向內閣參議會的報告）德國目無日本，自然難怪被棄的日本極度憤慨。蘇德協定簽字的當日，「日本即決定打消參加德意軍事同盟之議」（去年八月廿三日下午平沼首相與陸相板垣及樞密院大臣近衛討論對歐政策的結果）。廿四日東京各報即盛稱「德國出賣其思想同盟」比較純潔的「朝日新聞」也抨擊說：「德國現已顯明地違背了反共協定之紙面與精神使變成廢紙。」八月廿五日平沼首相更加極度憤慨地宣佈：「由於蘇德締結互不侵犯協定，德國肺腑已經洞悉，六月五日閣議所決定強化防共軸心的對歐政策，應予廢棄。」同日「讀賣新聞」稱：「德國不顧反共協定存在，事先亦未與日本磋商，冒然與蘇聯締約的行爲，其破壞國際信義的罪名，實屬無可逃避，現反共協定已毫無意義。軍部機關報的「國民新聞」更悲憤地加以攻擊，稱：「蘇德締約的結果，使反共協定

變成廢紙。反共協定爲集門反蘇聯者，故與德蘇締約內容相抵觸。意國今後的政策，自將步德後塵，故德意兩國現已不復爲日本的同盟國了。」

素來主張軸心政策最積極的日本陸軍當局，也曾對德意一度表示失望，陸相板垣聽到平沼首相宣佈「決定打消參加德意軍事同盟之議」時更加垂頭喪氣，唯唯稱是，並且更進一步拉攏反對參加德意軍事同盟的海軍當局，接受海軍軍務局長井上「自主態度」的主張（去年八月廿三日陸軍軍務局長町尻訪問井上的結果。）

三 蘇德協定對遠東的影響

蘇德不侵犯協定，對於歐洲局面發生極大的影響，但對於遠東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尤大於歐洲的局勢。而對遠東的各種影響皆直接及於日本。

蘇德協定對於遠東的第一種影響，當然要首推日本內政外交的激變。這個協定首先改變了日本依賴德意的政策爲牽制英美法蘇的手段。這不但是日本對歐政策的新姿態，同時也是遠東政策的新起點。蘇德協定簽字的第二天，分歧對立的日本五相的意見，竟然趨於一致，贊成平沼所主張「

以獨自的立場應付新事態。」日本不但放棄了德意兩國軸心國家，並且親英法的傾向相當濃厚。去年八月廿四日東京外訊即傳日本政府已向英國提出保證，謂政府已訓令日本在華各當局，壓制各地反英運動，已經破裂的英日東京談判，且曾有由日本政府要求再開的消息。日本以前的政策，想利用德意在歐洲的搗亂，牽制英法，以便她在遠東盡量壓迫英法勢力，使英法與她協力，收拾「東亞事變」，圓她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夢。但是現在已爲德意所遺棄了，其收拾「東亞事變」的手段，自須改採新方式，已不能對英法採取壓迫的手段而須改爲拉攏的手段了。這是當時日本政策由排斥英法變成拉攏英法的中來。

然而日本內政却要因爲外交的這樣激變引起莫大的矛盾與糾紛。平沼內閣原來就是秉承元老重臣穩健派的意旨的親英美緩和蘇聯的政府，蘇德協定成立後他卽於口頭上把信賴軸心政策一掃而光，主張「獨自」的立場，但是結果終難免於內閣總辭職的悲運。這不消說是少壯派軍人逼成的局面，也卽在說明：親英美緩和蘇聯的前途還不平坦。平沼內閣在其總辭職的聲明書裏稱：「今歐洲形勢突然變化，蘇德締結互不侵犯協定，爲適應新情勢，日本政治必須「更始一新。」「同時，新首相阿部信行的廣播演詞及談話中的所謂「日本將以澈底的「自主立場」應付萬變，」對復

雜多歧的國際現狀，日本堅持「獨自」立場，向「自主所信」邁進，和平沼在蘇德協定成立後的主張，乃至以前所宣告「日本既非民主集團的國家，也不是極權國家集團的一員」並沒有兩樣。

日本當時的政治主潮，確實需求着親英美緩和蘇聯的外交政策，在新內閣的構成份子中，表面上也不少親英派人物，但是阿部內閣却和大改組後的近衛內閣不同，雖然「對外施政以阿部個人爲中心」（東京去年八月卅日外電），但是阿部信行究竟不是宇垣成一，文治派親英人物的重光葵，當時雖有出任外相的呼聲，但是重光本人始終沒有接到任何正式的命令。另一方面阿部三十日廣播的外交政策，也只說：「歡迎第三國協助建立「東亞新秩序」，如第三國欲從中作梗時，則將斷然予以排除。」日本陸海軍部對內閣的要求也稱：「對歐政策基調，須徹底以自主見地，促各國協力。如妨礙日本「事變處理」則應斷然加以排除。」這無異要求英美法無條件退出遠東，要求蘇聯旁觀侵略者的氣餒高漲，自然是此路不通的。

當時，日本少壯派軍人，仍將要求政府以迫英的手勢「親英」換句話說，壓迫英國來親日。素來無視政府外交方針的在外軍人，更本諸原來的意志前進，當時北本日本軍人的代言報紙，仍極力主張「反共反英」並進。日本少壯派軍人的外交意識，依舊不能和元老重臣派的外交方針吻合；而當

時所傳阿部內閣親英的空氣，只瀰漫於倫敦（一九三九年八月卅日倫敦路透電訊），自非偶然。當時，阿部內閣的一個特點，是用軍人老前輩的阿部，調和穩健派軍人與少壯派軍人的對立，因而調和軍政界各派的衝突，同時元老重臣也「迅速權」的當時，日本內閣的前面橫陳着兩條路：不隨少壯派軍人無軌道地蠻幹，就必激起穩健派與少壯派更激烈的鬥爭。阿部內閣既無赫赫的人物，自然荆棘滿途，終難免於「尸位數月而外交一無成就」的譏諷了。

英德協定對遠東的第二種影響，是促太平洋情勢起新的變化。從來執太平洋政治的牛耳者爲英國，英國完全靠英美的平行行動及安定歐洲局勢，以取得太平洋的領導權。英美的平行政策，已因英日東京談判而發生了裂痕。英國欲安定歐洲，必須蘇聯協力。英法蘇談判竟經數月而未能解決，實在是英國外交的一大失敗。希特勒後更揚言：修改凡爾賽和約，但澤和波蘭走廊須先返還德國（希特勒復法國總理達拉第函）；同時，德國軍隊更分三路進攻波蘭，夾攻華沙。無疑地，歐洲戰幕已經揭開，戰局的前途仍視英國態度爲轉移。但是我們早卽斷定：無論如何英國對遠東的態度必至稍爲軟化。（參閱「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二期。）

在英國（因而法國）退場的反面起而代之的國家，是蘇美兩國，蘇德協定後這種情勢更加進

展。美國制裁日本還在準備中，蘇聯打擊日本的意志已有加强的可能。這正如華盛頓方面的批評：「希特勒滅弱反共協定的力量，並在遠東方面將日本拋棄，使蒙受中蘇抵抗增強的威脅。」（去年八月二十二日路透電。）

英法蘇談判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蘇聯所提擴充反侵略陣線至遠東的主張爲英法所拒絕。蘇聯重視遠東的政治意義，所以斷然放開猶豫不斷的英法而謀加強遠東的反侵略力量。許多論者已經承認蘇聯視遠東利益爲第一位，而視歐洲利益爲次要。蘇聯因爲遠東領土的廣博多產，所以將視線集中到遠東，史丹林的政策是要「把那荒蕪和冷落的中亞和西伯利亞改造過來，」他爲要加強遠東的領土必須加強遠東的外交政策。有人說蘇聯今日歐洲政策的限度「只及於足以保安他的歐洲邊境爲止……歐洲沒有一件事能夠使史塔林犧牲他在遠東的計劃。」——據裴士（Denree Boas）在星六晚郵報發表的「史丹林選擇西伯利亞。」這次蘇德協定所表現的重大意義，並不在於偏重歐洲政策的李維諾夫的辭職之下。

列強中，遠東的地位及傾向類似蘇聯的國家，只有美國。美國人民現在注意中日大戰遠過於歐洲大戰，美國近年來的軍備偏重於太平洋的建設。美國人現在雖仍重視歐洲，甚至如羅總統之言，

國國防線在萊茵河，但是美國對於遠東情勢的發展，也特別注意，因為亞洲事態的進展關係美國民族的興亡與消長太密切了。因此，美國反對英國遠東政策的妥協態度，政府和人民皆聲援中國抗戰，最近更宣告廢除美日商約，藉以打擊日本侵略者。

蘇德協定對遠東第三種影響，是中國抗戰的力量將因遠東國際情勢的好轉而增強起來。固然納粹東征十字軍已對波蘭性多少存在着，但積極的英日合作，可斷定只是日本片面的單戀而已。英日消極的妥協即令成功，也於中國抗戰無多大損害。反之，蘇美兩國遠東政策的加強，却實在是中國爭取最後勝利的基礎。

蘇聯既重視遠東的利益，自要設法防衛遠東的領土不為侵略者所侵犯。日本侵略者現在已在步步侵略中國的領土，對於蘇聯是個極大的威脅。日本并且一面常嗾使許多「越境將軍」向蘇聯挑戰，一面又主張「對中蘇同時作戰」，蘇聯事實上已和中國處於同一境遇之下。蘇聯不得不積極準備反抗日本，這次因簽訂蘇德協定而鞏固遠東的防衛，一半用意未始不在此。裴士說得好：「史塔林曾公開援助中國抗戰，從他的政策上說，這是一種必然的舉措，蘇聯欲在遠東建立新的根基，自然不能對日本的行為，視若無睹。中國能協助蘇聯去掃除他的勁敵，自然是他的願望。」（上引同文

「過去蘇聯的領袖常宣言：對侵略者的侵犯，必還以「加倍的痛擊」；蘇聯遠東紅軍也已屢次對日軍的侵犯，加以迎頭痛擊，相信蘇聯此後將更積極幫助中國抗戰，倍蓰於以前。

或許有人懷疑蘇日互不侵犯協定也有隨後實現的可能，但以今日蘇聯遠東政治立場的重要，我們敢斷言：蘇斷必不會接受日本的提議。蘇聯將更積極以軍火及其他方式幫助中國，是很可能的，問題只在於中國怎樣接受蘇聯的幫助而已。

蘇德協定實現後的遠東國際情勢，確實於我有利，我們能善為運用，則抗戰勝利更有把握。簡述其主要方針當不外乎三種：第一，奉蘇美為遠東的指導力量，謀與切實合作，特別是蘇聯更應與採共同的行動，當然也不放棄英法的友誼。第二，設法促進日本內部矛盾的發展，其主要的力量在於堅持抗戰到底。第三，團結我們內部執行抗戰到底。這是最重要的動力，實現有利於我的國際情勢的最基本的條件。我們要以這個基本條件作基礎，利用遠東國際情勢的好轉，建設遠東反侵略陣線，締成太平洋集體安全制，共同制裁孤立化的日本侵略者。

第十二章 歐洲大戰爆發後的日本國際情勢

一 第二次歐戰的認識

歐洲人和平的美夢終被希特勒對波蘭的試炮所粉碎，歐戰爆發前我曾論斷「世界大戰將先爆發於歐洲」（「世智」座談會上），果不幸而言中了。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軍進攻波蘭，英法不久即宣告參加戰爭。東線戰事雖因為波蘭軍隊之撤退及蘇聯軍隊之進出而暫告一段落，但是西綫戰事歷時半年之久，尙無和平結束的希望，更引世界人士之注意。

當時，對於歐戰究竟變成英法德的大規模戰爭呢，抑或英法接受希特勒誇和平運動而緩和雙方的激戰，乃至議和停戰呢，成了一般人士注意和討論的焦點。要解決這個問題，不能機械地單看戰爭的表象，筆者曾從這次戰爭的本質檢定過（見「戰時日本」第三卷第三期），因為遠東具有密切關係，所以略加討論。

這次歐洲大戰，表面上固然是德國侵波，而英法護波所引起的，但是本質上却只是法西斯德國

對民主國家的英法的正面衝突，可稱爲「帝國主義戰爭」，雙方政治體制的本質是相同的，所以和一般所預料蘇聯參加的另一種戰爭，本質上是有很大的差別的，可以說戰爭的基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

此後歐戰的發展與變化，要視這個矛盾與兩個體制間的矛盾比重如何來決定。具體言之，若民主國家與法西斯國家的矛盾縮小而退於次要地位，則戰爭將至議和結束，反之，若這種矛盾依然大過於兩個體制間的矛盾并且佔主導的地位，則戰爭將須繼續下去。關於這兩種矛盾的比重問題，我在歐戰爆發三個月前即已檢討過。（見「戰時日本」二卷四期一三四頁）當時許多論者皆着重於兩個體制的矛盾大於民主國家與法西斯國家的矛盾，我是反對這種意見的。我強調：「當時的實際情形考察，英法與德意的矛盾，實比英法與蘇聯的矛盾大些。即自理論上講，『意識要決定於存在的，』英法目前還不至敵視意識上的敵人的蘇聯，甚於實際上的敵人的德意，德意『一貫地採取避實擊虛的策略，所以幾年來只在拆散英法四圍的屏障上用工夫，』『他們知道英法易欺而蘇聯難犯。』這個觀點即至今日，依然可以適用到某程度。雖說德國事實上已經佔領了波蘭，希特勒也會一再放出和議的空氣，英法原來猶豫的態度上再加上蘇聯軍隊開入波蘭的影響，當時英德之間且

有由武力戰轉成國際宣傳戰的傾向，但是各方情勢尚無立即議和停戰的可能。第一，法國的進兵並沒有停止，英國陸軍業已參加法軍作戰，英法確知沒有永久的和平，動員與復員，需費甚大；第二，不意大利出頭調停的空氣降低，羅馬尼亞國社黨鐵衛團團員倒反暗殺羅馬尼亞首相，另一方面德國又拼命拉攏日本幫兇；第三，英德之間互以言論抨擊，謀在中立國家間爭取友方，這又類似大規模戰爆發前的準備工作；第四，美國正在積極佈置太平洋上的實力，以便應付民主國家在太平洋上所受的威脅。目前戰爭不採取激烈的主力戰而參加國雙方再進一步做大規模戰爭準備，倒是比較可能。

二 歐戰與遠東政局的變化

在這種情勢下，遠東方面在歐戰爆發直後所受的影響，將照樣繼續下去，上章談過的透視，將無多大變化，事實上我們所論列的形勢，是在繼續增長着。

英法因為歐戰的爆發，不能集中大部分精力以干預遠東問題，所以對於志在掃蕩英美法蘇的日本，勢須作消極的讓步。歐戰爆發前後許多事實，如引渡刺程案四華人，接收偽華興鈔票繳納關稅，一度移交滬西警察權，取締香港抗日言論，放任日本及漢奸報紙自由發行，等等，表現了這個傾向。但

是英國對日退讓妥協，是有極嚴格的限度的，它會受到美國態度轉強的影響。英國也有借重美國的力量維持太平洋均勢的傾向。所以曾有一度風傳將以美國軍隊替代英法軍隊駐紮上海，美國態度的強化如下章所剖述，遂惹日本責罵美國替英法當「遠東利益的看門犬」自非偶然。

美國此後對於日本的態度，是歐戰爆發後最關重要的事項之一，也是一般人所注意的焦點。美日兩國太平洋鬥爭的不可調和性在歐戰爆發前已有新開展。（待下章詳爲剖述）歐戰爆發後，這種傾向更加顯明，美國政府已經一再表示美國對於各國在華的關係不能置身局外。例如一九三九年九月六日日本要求英法撤退駐華軍隊，八日華盛頓方面即表示反對稱：「相信日本此種要求，恐將加深日美間的緊張情勢，倘日本企圖奪取外國在華租界，則此種情勢將更加嚴重。」（紐約九月八日電）九月十四日，美國國務卿赫爾更明白對記者發表談話，表示美國密切研究上海方面局勢之開展。蒙僑邊境停戰協定的消息傳到華盛頓，美國國務部發言人即強調聲明：中日戰爭繼續進行，在勢不能不影響及於美國的利益，故美國對於其在九國公約下所享受的充分權益，不得不予以保留。（華盛頓九月十七日電）歐戰發生後美國艦隊集中於太平洋，航空母艦也派到菲律賓。美國駐滬的軍隊也曾有增加的準備。日本要求英法撤兵之舉，終因美國之強硬態度而作罷。中美且曾接

洽磋商信用借款事項，其金額爲三萬萬五千萬美金之鉅。同時，日本政府及輿論界對美國的論調，也大爲改變，舊時親美的空氣，已經變成「日美戰近」。（日本中將佐藤清勝的偉論）的論調。東京各報並且開始攻擊美國對日的所謂「敵性行爲」，指責歐戰發生後美國極力保護英法的遠東權益。「國民新聞」更稱：「美國若不改變態度，則太平洋將成爲戰場。」美國通的日人河上清之論美日戰爭，曾謂歐戰爆發，美國就有發動戰爭的可能。我們認爲美國的戰爭，將必偏重於太平洋權益的保護與指導權的攫取。日本政府一反以前的態度，擴大宣傳稱：「如美日關係惡化，日本準備和美國一戰。」

歐戰爆發後在遠東方面被一般重視的國家，還有一個蘇聯。事實上，蘇聯在遠東新局面關係之重要，或在美國以上。現在蘇聯在太平洋上已佔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一般人非常注意蘇聯的態度。一般的推測不外乎兩種，其一加強蘇聯遠東政策，更加積極援助中國對日抗戰，且謀與美國攜手締造遠東的真正和平；其二，蘇聯經德國之拉線和日本停止衝突，甚至締結蘇日互不侵犯協定，旁觀中日戰爭。就當時的情勢考察，頭一種趨向比較可能，因爲蘇聯與遠東的關係和其於歐洲的關係不同，中日戰爭的性質也與英法對德國的戰爭兩樣。蘇聯的根本政策固然在於擁護和平，但却不會貪

圖無代價的和平，蒙僞邊境的衝突，雖由蘇日締成停戰協定，但這不能視為蘇聯將置身中日戰爭的局外。蘇聯駐英新大使潘及新恰於歐局急轉直下的時候趕來中國，其所遞國書對於中國為民族獨立自由的鬥爭極致關切與同情，謂：「蘇聯極端相信中華民族的奮鬥，定能得到圓滿的勝利。」這種具有切實內容的措詞，當然和一般的外交辭令完全兩樣；中蘇邦交更將親善的起點，已經表現在那個時候，隨之而來的就是蘇聯提供中國以無限制的信用及保障軍火繼續不斷的來源；蘇聯接受中國政府用法幣償付過去供給中國的軍用品，按國幣每元合英金八便士計算，決定今後仍按照上述根據，予中國以軍用品的供給（倫敦九月九日電。）

德國為蘇日拉線湊合，或者是事實，但是蘇日關係之不可調和性却不能根本消滅。即在德蘇協定成立後，日本陸軍當局仍宣明「所信」，強調：「帝國的最大敵性國家當是英國和蘇聯」（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七日「大阪每日新聞」）。路透社雖然一再揭露蘇日締結互不侵犯協定的消息，但是日本對華軍事仍不忘情於進攻西北，切斷所謂「赤色路線」並在僞滿邊境增加軍備。日本雖為乘歐戰機會驅逐英法權益出於中國境外，已與蘇聯締結停戰協定，但是事實上仍為日本對蘇的再度屈膝。蘇日互不侵犯協定的締結，即令倫敦方面，也都不會置信。（倫敦九月二十三日電。）何況互

不侵犯協定隨時都可以廢棄。

蘇德協定成立後，德日的悲歡離合，已爲注意遠東新情勢的人所忽視。日本朝野對於德國和蘇聯締結互不侵犯協定，雖然極表憤慨，但是陸軍當局所宣佈的態度，依然是：「敵人是英國而斷非德國」（「上引大阪每日。」）同時，羅馬方面所傳德意的代表意見，又是德意日的親善關係絕對不因蘇德協定而受到阻礙。意大利政府希望日本兩點：第一，日本諒解德意的真意而善爲自處；第二，即時廢除九國公約。（「大阪每日。」）一九三九年八月廿四日所載羅馬特派員小野七郎的電話報告。）

目下孤立於歐洲的德國，實有借重日本幫兇襲擊英法遠東勢力的必要，裝癡作啞的意大利，更是積極從中湊合，德日的墮歡重拾，是有充分的可能。曾經一度變成了海外遊魂的日本軍事特使大角和寺內，當時又有重整行裝赴德的消息，據傳德意日軍事同盟又在積極磋商中了。德日墮歡雖未重溫，但是德日關係此後的發展，倒是更值得注意的問題。

三 新情勢下日本外交的難關

歐戰爆發後遠東新情勢的發展，還可以由日本新外交政策的主觀的動向，求得另一面的解答。

日本新內閣一再聲言：日本政府政策的樞軸，在於處理「中國事變」；而其處理「中國事變」的基本原則，又在於建設所謂「東亞新秩序」。日本內閣首相阿部信行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在其外交政策的廣播詞中，明白聲言：「歡迎第三國助建立「東亞新秩序」，如第三國欲從中作梗時，則將斷然予以排除。」陸軍當局對新內閣的要求，也是同樣着重於這一點。

然而所謂「東亞新秩序」，盡人皆知，是日本要求獨霸東亞的把戲，換句話說，在東亞擁有莫大權益的英美法蘇都要迫其退出東亞境外。日本這一點基本政策，是和英美法蘇的利益，根本衝突的。從來維持太平洋均勢的力量，握於英法手中，現在英法忙於歐洲的戰爭，自日本侵略者的眼光看來，今日是實現「東亞新秩序」的絕好機會。他們準備充分利用這個千載一遇的「良機」，排除英法乃至所有第三國，第一步出於中國境外，第二步出於東亞境外。

殊不知日本這種野心與陰謀，適足以增加它自家國際環境的困難。第一英法雖然忙於歐戰，但是她們在遠東擁有相當雄厚的軍備及鞏固的根據地，英國東方軍事堡壘的新加坡，若能讓制日的國家切實運用，日本海軍必將受極大的打擊。好大喜功的海軍派軍人不願意和美國衝突，不是沒有原因的。第二，美國的遠東政策是隨歐戰的發展而日益加強着。美不但要保持她在遠東特別在中國

的權益，並且深切覺察今日是美國取得太平洋政治領導權的絕好機會。美國近年來太平洋方面的軍事建設，雖然還沒有十分成功，但其決心利用可能的力量到最高度，已經表露於最近的行動上了。積極的太平洋軍事佈置，正與美國勢必擁護遠東權益的外交政策，同時並進着。美國雖也一再提議召開九國公約會議解決中日戰爭，但這種提議不能爲日本所接納，即美國本身也很瞭然。

至於蘇聯，我們相信：她不會忘記扶助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自由的基本原則，更不會忘記日本軍閥無時不在策劃同時對中蘇作戰的陰謀。蘇聯絕對不會視中國爲波蘭，問題只在於我們怎樣運用中蘇的特別關係罷了。

德意日的關係就有點不同，雖說目前她們的斷耦尙未全續，但隨歐戰的開展與拖延，三個夥伴勢必重拾舊歡，預料未至太平洋戰爭的前夕，她們的勾結必可完成。

然而太平洋上，日本始終是孤立的，德意鞭長莫及，愛莫能助，美蘇遠東政策的積極進出，却一日千里。深陷千尺的日本泥足，不粉碎於塞北，也必沉沒於太平洋中，我們加緊抗戰，已使敵人無法再侵入（李宗仁將軍之言），正足以縮短泥足存在延續的時日。

第十三章 美日鬥爭的新階段

一 日本對美態度的轉變

自從一九三九年七月廿六日晚上美國國務卿向日本駐美代辦送致通牒，宣告廢除美日通商及航海條約以來，日本方面雖然憤慨，日本駐外軍人雖也鼓動傀儡反美，但其根本態度仍不失為慎重鎮靜。但在這鎮靜當中，逼於客觀情勢的發展，事實上却醞釀着一種根本的轉變，這種轉變又足以增進美日兩國太平洋鬥爭的劇化。

美國廢除美日商約的消息到達日本時，日本各界也曾一度相當衝動過，日本各報著述評論，指摘美國此舉為「非友誼的舉動」，「經濟界評為「經濟競爭之開始」，甚至如外務省美國司司長芳澤，接到通牒時表示「十分遺憾」，并謂：「如美國一日繼續堅持其目下對日的態度，則縱使美國提議另立新約，也難期獲得滿意的結果。」另一方面，蠻幹成性的日本在外軍人對美國僑民的侮辱事件，也是依然日有所聞。山西連續發生排美事件，霍縣的美籍教士竟被驅逐出境，岳陽的美僑也與英

僑同時被驅逐而住宅被侵佔，同時美孚洋行油池更被日軍燒毀。河南信陽城內竟於八月五日遍貼排斥英美的標語，是爲以前所沒有的事例。但這些言論和行動，還是一時憤慨激起的局部的瘋狂行爲，還不是決定的基本的態度。在這些狂妄的言論與行動當中，還包含着慎重、鎮靜、討好美國、希望美國態度好轉的因素。日本官方認爲在東京英日談判中，美國此舉是「要英國檢取火中之栗。」他們還表示：如美國願乘廢除美日商約的機會，重新確立美日的關係，則日本準備接受。當時，日本民間也認爲廢約效力須六個月後，其間尙有訂立新約的可能。這種情形比之十幾年前美國實施「限制移民條例」的消息到達日本時日本國民瘋狂至於「切腹」的情狀，真是鎮靜多了。卽連駐華軍人及官憲也都客氣些，黎查斯夫人在天津被日軍批煩後，日本領事及北平日本大使館卽向美國大使館北平辦事處道歉。這也是日本態度持重的一種表現，同時也是討好美國的餘音。

然而日本態度的鎮靜是一時的，對美國所抱幻想不久卽有逐漸消滅的傾向。美國廢約不多久，東京的外訊告訴我們：「日本現正準備對美國最近廢止美日商務航行條約一舉，加以有力的答復。」該項消息又稱：「朝日新聞」掲載日本外務省會與某特別委員會聯合開會，討論日本將來對美政策，該報並謂新政策將爲「有力者」，俾以應付美國的態度。當然的，瘋狂侵略者總會想到二十

多年來日本向美洲侵進及活動所引起美日的尖銳對立，必然促使美國設法壓制日本，特別是目前日本陰謀排擠美國權益完全出於中國之外，美國更有加以制止的必要。這是侵略者日益孤立化的悲哀的自覺，同時又是國際冒險者在無軌道的妄動中要更進一步蠻幹的起點。

二 美國準備制裁日本的動機

美國廢除美日商約，雖然還不能算是制裁日本的實施，但却可以說是制裁日本的準備。此項只查察美國國務卿送致日本駐美代辦的牒文及美國國務部的宣告，即可窺見一斑：「……基於目前形勢之進展，美國爲求較爲有效地保護美國利益及爲利便新的考慮起見，特提出通告……」（國務卿牒文）「美國決廢止一九一一年美日商航條約，藉爲禁止運載原料赴日先聲」（國務部的宣告）——華盛頓去年七月廿七日路透社電。美國國務卿赫爾對記者的談話，也有同樣的表示。

美國廢除美日商約的用意在於拿穩制裁日本的寶刀準備隨時可以加緊制裁。美國廢約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只就最近的四種動機分析看，即可理解美國用意的所在，並且這種用意發動後即已發生効力。

美國政府突然宣告廢除美日商約的第一種動機，在於造成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提案發生効力的前提條件。畢德門是美國痛恨日本侵略者同情中國被侵略者的第一個人。自我對日全面抗戰發動後，畢氏即便大聲疾呼世界各國設法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動，要求美國早速對日實施經濟制裁，便於不戰而使侵略者就範。在他修正中立法案被擱置後，更加急快地提出禁止運輸軍火及各項原料品供給日本的提案。但是這一提案要發生効力，其前提條件須廢除美日通商及航海條約，取消該商約所加於美國的條約義務，因為美日商約規定美日彼此對於貿易不能以歧視加之對方，而畢德門提案恰與此項規定抵觸。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擱置畢德門的提案的理由，也就是這個現行美日通商條約的存在。美日商約今日被宣告廢除，則一九四〇年一月廿六日以後，條約即失其効力，本年一月間美國國會重開時，畢德門提案即可提付討論而獲得通過，并實施禁運。

宣告廢約的第二種動機，可以說是對東京談判進行中的英國提嚴重的警告，並勸日本勿苛求過甚。在東京英日談判中，英國實已出於日本意料之外（港地日人自己之宣稱）步步退讓了。在允許引渡刺程案四華人，違反中國國權之點，第三國還可忍受，但是日本要求交出天津存銀及禁止法幣之使用，若為英國所承認，則第三國將受貿易上巨大的損害，美國與中國貿易關係甚切，當然不能

默認。在英國節節對日退讓的時候，美國卽再三表示不能苟同，不能置身局外，含有警告英國的意思。英國不能領會，美國遂以實際的行動表示意志。「紐約泰晤士報」華盛頓訪員說得好：美國總統此項緊急措施「無殊向日本及世界宣告：關於天津事件，英國縱或可以讓步，但美國之政策決不能與英國苟同。」

美國宣告廢約的第三種動機，在當時實有對蘇聯表示願意共同制裁日本侵略者的意向。美蘇的親善關係，當時因爲遠東侵略者行動日益瘋狂，所以在勢確有加速進展的必要。美國欲根本制止日本侵略者的瘋狂行動並消除本國及其隣邦被侵犯的危險，固須於英法合作，但是事實上更加需要和蘇聯協力，因爲蘇聯還擊日本侵略者的實力較爲雄厚，其意志也極堅定。因此情勢而美國對蘇貿易關係年來益求改進，最近且延長美蘇通商條約一年，以爲改進親善關係的張本。在美蘇商約延長條約未簽訂以前，率先宣告廢止美日商約，其用意卽在必對蘇聯表示好感，表示美國願意與蘇聯採取共同步驟制裁日本，使蘇聯肯簽訂較有利於美國的美蘇商約，按新商約規定：蘇聯每年最低限度須購買美國貨物八百萬鎊，而蘇聯對美輸出額則不得超過四十萬鎊。

美國廢約的第四種動機，在於緊急報復日本對美國在華權益的侵犯及對美僑的侮辱。一年來

美國在華北的權益，特別是青島方面的權益，日被侵略者所侵犯，最近更因日本掠奪華北經濟政策的實施而有完全喪失的可能。自日本封鎖天津租界而英國隱忍順受及英法不能聯合抵抗以來，日本的狂暴軍人更覺英國固然軟弱，即美國也未嘗不可欺。所以許多暴行與侮辱不但加於英國僑民並且加於美國僑民身上，美國僑民受辱事件在美國宣告廢約前後，是隨英國僑民之被侮而日益繁多。去年七月三日駐紮蕪湖的日軍，曾以手掌猛擱一個美國僑民，一個美童，及一個加拿大婦人，引起了美國人士的極端憤怒，因此即謂美國此次之廢約爲日本侮辱美僑所激成，並爲美國保護在華權益的嚴重表示，也未嘗不可。『紐約泰晤士報』論美政府宣佈廢止美日商約事稱：『美國不僅卻維持其權利，且願以報復行動作爲日本所干犯的權利的後盾。』該報又稱：『美國此舉之意義即在於表示：倘日本令其在華士兵，不斷地擱美國人民之頰，藉以故意令美國在遠東丟臉，則遠東全體人士，必須明瞭美國人將以強硬態度保持其權威……』。（紐約去年七月廿七日路透社電）這是代表美國民意的言論。

三 美國宣告廢約的直接影響

美國這次廢除美日商約，確如我駐法大使顧維鈞對新聞記者的談話，是「一種合時與勇敢的行動。」我們相信此舉確是對於英法維持遠東均勢的怠性打下一針興奮劑，對於維護人類正義與國際公約，對於增強遠東反侵略的力量，促進真正和平早日實現，必具有重大的作用。不過我們首先要承認的是：在美國這次廢約宣告的直接影響當中，精神的大於物質的，政治的大於經濟的。這裏只纒列重要的影響，剖述於下：

(一) 對於英國遠東政策的影響 在美國宣告廢約以前，英國政府雖然依舊常在那裏表示英國的基本政策不變，但是東京英日談判中的英國態度，却是無疑地一再退讓着。在日本軍隊封鎖天津以後，英國確實對日本作過幾樁顯著的不合理的讓步。第一，英國答應地方性質的天津事件移日本東京去談判，這無異承認英國準備和日本磋商關於中日戰爭的一般性的問題，也即無異表示英國對中日戰爭的態度有改變的可能。倫敦「泰晤士報」也贊賞張伯倫這種辦法為「忍耐外交的成功。」第二，在東京談判的開首，英國即接受日本所提條件的第一條：天津不應容許華方用作反日活動的根據地。張伯倫居然在衆議院宣稱：將確定天津租界的性質，維持中立，英國甚至對於天津日軍當局所提「英日聯合管理租界」的提議答應加以考慮，並答應引渡刺程案嫌疑犯。第三，英國在

去年七月廿一日成立的英日初步協調的原則上，承認「中日戰事之事實存在，及日軍佔領區域內，日本有特別需要，以保障其本身之安全及公共秩序。」這無異承認日本侵華戰爭所造成的事實，並否認淪陷區內我游擊隊的抗日行動了。英國竟喪心病狂至此地步。英國對遠東態度的軟化及對日無代價的退讓，已陷遠東的局勢於萬分的危境。

但在英國節節退讓的過程中，幸得美國羅薩一聲宣告美日商約的廢除，英國態度遂發生九十度的轉變，對日態度驟趨強化，堅持只談治安問題不談經濟問題的立場。但是日本却謂經濟問題不解決不能單獨受理治安問題，東京談判遂自七月三十一日起一直擱置下來。終于變成破裂的情勢。這很顯明地是受到美國對日態度強硬的影響，如天津問題上，據傳，英方原已有意接受經濟條件至某程度，後因顧慮美國對日態度之強硬化及經濟問題與各國商務關係的密切（美法駐日代辦皆在英國與日本談論經濟問題的時候先後向日本外務省聲明美法與天津法幣及存銀問題具有密切的關係），遂有後來的豹變。這很顯明地，英國應負改變遠東局勢的重大責任，而美國這次的壯舉却挽救了這個危局。當時「巴黎時報」下過正確的斷言，稱：「某某方面相信遠東局勢，因英國顯然的退讓，頗有足以招致東方人民受害之虞。美國採取此種有力的姿態是為挽救頹勢。」這實在是公

允而正確的立論。

(二) 促進遠東反侵略勢力的結合及加強 這一點可以從英國與美國兩方面來說明。自美國宣告廢約後，英國對遠東軟化態度即已轉強，並且圖謀與美國切實合作。英美法對於天津法幣及存銀問題的磋商，直到去年八月四日始有完成具體案的消息，英美法政府決定支持法幣到底，以後英國的態度遂漸見強硬。倫敦「每日郵報」著文「另一警告」稱：英美兩國頃正密切合作，以反對日本在華的強橫政策……強硬的詞句或足令日本政府當局發生一種印象，但欲使日本軍閥省悟，則勢非再進一步不可。吾人必須向日本警告：英美兩國手中，握有強有力的經濟武器……」倫敦一九三九年八月三日路透社電。這很顯明地是美國宣告廢約後的產物。英國政府也於美國宣告廢約後第二日決定考慮廢止一九一一年英日商務協定問題，目的在謀與美國廢止美日商約一舉保持平行政策。」(倫敦一九三九年七月廿七日電——大公晚報)國聯同志會執委會也曾於二十七日通過一個決議案，請求英政府跟隨美國的領導，通知日方廢止英日商約。美國對日態度強硬後，英國輿論及一般人士，更加積極督責政府對日採強硬政策。薛西爾在八月一日英國貴族院外交政策辯論會上極力主張援華制日，他說：美國若採取一種利於日本而不利於中國的行動，殊屬屈辱難堪。

薛氏更要求外和說明關於美國宣告廢止美日商約事，將採取同等的平行行動。八月十九日倫敦各黨派各報皆一致著論嚴厲警告日本並督促英國政府。英國突然有堅定的表示至爲重要，如英國退讓，則不啻在中日戰爭中有所偏袒（工黨「每日前鋒報」）。「英國政府最後似顯已決定，在遠東固守根基。此種立場必須予以熱烈的贊助」（自由黨「孟哲斯特導報」）。「新聞記事報」更強調：英美法各國對於天津問題應採一致的步驟。

再自美國方面看，美國宣告廢除美日商約後，締結遠東反侵略的勢力的第一件努力，就是和蘇聯重訂通商條約，促進美蘇親善關係。八月五日華盛頓傳來「美蘇同意延長商約一年」的消息。美蘇新商約的規定是於美國大有益處：蘇聯每年最低限度須向美國購買貨物八百萬鎊，而對美輸出的煤斤不得超過四十萬鎊。美國每年可以多銷售八百萬鎊的貨物於蘇聯，而日本侈言對美國輸日商品的報復手段，也自歸於無效。美蘇新訂商約的最大作用還在於遠東的政治意義上。美蘇現在已成安定太平洋局勢的重心，他們能合作，則遠東侵略者不難使其就範。日本軍閥最近派遣軍事代表團赴德意，企圖促成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實現，其目的在嚇使德國在歐洲發動戰爭，牽制蘇聯，使蘇聯不能兼顧東方，以便它在東亞橫行，使它「亞洲爲亞洲人所有」的幻夢。但是德國早已看破了日

本的紙老虎（希特勒對日本駐德大使大島講過：日本在侵華戰爭上陸軍的損失，非經十七八年不能恢復，）所以站在實利主義的立場，它寧願特派里賓特維甫赴莫斯科，簽訂蘇德互不侵犯協定，它却不痛快和日本締結軍事同盟。日本所受到的打擊，將不在猶豫延宕英法蘇協定的英國之下。遠東蘇美的勢力加強，則英法荷等國也自會俯首加入遠東反侵略陣線了。

四 美日鬥爭的展望

美國宣告廢除美日商約，固然還是制裁日本的前提，未到實際制裁的階段，但其影響所及，已如上述，形成了制裁日本的基礎，以後美國果敢地實施制裁到如何程度雖尚不能預言，但是美國將與太平洋諸關係國家合作，在這基礎上建築制裁日本侵略者的包圍陣，却是可以斷言的了。我們可從三方面找得證據的端緒。

先自美國當局宣告廢約後的措施加以考察。美國參議員凡登堡提議廢除美日商約的用意在於爲華德門提案（授權總統，禁止向違背九國公約的任何國家（指日本）輸出戰用品）關一蹶。凡登堡的提案中，並且主張一九三七年的比京大會復會，以決定日本是否違犯九國公約中關於

尊重中國政治領土完整的規定。從這裏可以看出美國宣告廢約的目的及此後的措施，將不只限於商務的範圍。美國儘可以不戰而制服日本，即連孤立派人也都明瞭，他們甚至不很恐懼美日的戰爭。廢除美日商約的提案者凡登保，是美國現政府反對黨的共和黨首領參議員，以及此案竟然得到孤立派一致的贊同諸點，更值得我們特別注意。

美國宣告廢約的第二日，華盛頓方面即傳出一種消息，美國財部對於日本進口貨之以傾銷方式與美國貨物相競爭者，行將有所措施，而尤注重於日本棉織品進口的限制。其實施的程序是：（一）日本船舶寄碇美國各港口者，加徵海港稅；（二）對於日本貨物推銷員限制進入美國；（三）禁止以軍械與軍用品運往日本。這種消息又告訴我們：「凡此種種，要當以日本在華如何對付美國利益，暨美國輿論與參議院是否決心有所作為為轉移」（華盛頓去年七月廿七日電）。自此後日本建設所謂「東亞新秩序」的趨勢觀察，日本之不能尊重美國在華之權益，當與其蹂躪英國權益一樣。只要這種事實存在，美國參議院及一般輿論當然支持政府的方針。美國政府宣告廢約的旬日後，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重又發表聲明，稱：「如日本對美國人在華的權益，不更改其排斥的態度，則美國議會將授權總統，採取報復辦法。」畢氏更強調聲明：不承認日本建立「東亞新秩

序」的要求。又共和黨與民主黨，在對日強硬之點，意見完全一致，國務部的遠東外交活動自能順利。（去年八月七日華盛頓電。）

其次，美國輿論對美國政府廢除美日商約的一致擁護與制裁的督促，也是美國積極發動制裁的主要因素，因為在民主國家中，政府的施政方針大部分決定於民意。華盛頓「明星晚報」曾著文作冷靜之評論，美國人士視為美國輿論的代表，其言有曰：「政府此舉必為國人所擁護。查美國權利遭人蔑視，迭經抗議卒無效果。美國出以非常的忍耐心，歷兩年之久，特吾僑民迭受襲擊，吾國依據條約的合法權利迭受侵犯。凡此種種未便長此容忍，即日本掌握政權的狂熱軍閥，亦所諗知。一言以蔽之，吾國忍耐心，已達極度。」（同上電訊）美國政府宣告廢約的第二日，「紐約泰晤士報」即著文贊為「一種堅決的政治行動」，該報且極力鼓勵美國政府稱：美國國務部此舉是向日本及整個世界宣佈，美國無意追隨英國，接納日本的要求而表示屈服。美國將以其全力維持其在遠東的威信。」（去年七月廿七日紐約電。）

在美國未宣告廢約前，「美國反對日本侵略委員會」主席，格林即責備美國政府，稱「美國現以原料供給日本，殊屬破壞九國公約。」美國人民更時常指摘說：倘若在華作戰的日本軍隊，更換了

美國人，那末就無異美國在中國作戰，因為日本軍隊所用的軍火大部是美國供給的，美國對於本國，應負重大責任。

美國人民主張採取強硬政策對付日本，正與英國的人民一樣，而美國民意之表現於政府的施政方針上，比英國來得快而切實。倫敦「新聞紀事報」曾就英國民意研究院及美國民意研究院測驗兩國民意的結果，作結論如下：「日本侵略中國，是英美兩國共同關切的事情，兩國民意測驗的結果，英方主張以強有力行動維護其在華利益者，共佔百分之五十九，主張無所舉動者，僅佔百分之二十五。」（七月廿四日倫敦電）美國人民過去比較關心歐州問題，但是此後將更關心太平洋問題。上海英文「大美晚報」八月一日曾著文，題為「美國在遠東的命運」，警告其本國政府及人民有如下的警句：

「美國在太平洋的利益，固不止投資、商務，與菲律賓的命運而已，美國的正確利益在於民族的前途。因為美國的國家命運，將必受太平洋西岸事態進展的影響與支配。

「試從客觀上將太平洋局勢的中心點加以檢討，便知其勢有必然。查太平洋的東岸，有美國民族一萬萬三千萬，加拿大民族一千萬，及文化水準較低的南美洲拉丁民族四千三百萬人，

而在太平洋西岸，則有龐大的亞洲民族六萬萬人，已感到地小人稠與礦源缺乏之苦，倘若這個民族在武力統治及好大喜功之下一致聯合起來，則太平洋的血戰，自所難免，美國及其較弱的隣邦，將遭強烈的壓迫。

「倘若日本在亞洲的盟主地位一旦成功，則日本人之向外發展，將非用武力不能制止。蘇聯在西伯利亞的土地，將因日本強盛而無法保全，於是日本的勢力可以擴展到北美阿拉斯加省之西四十里之地。

「因此，太平洋問題，就其遠東大處着想，有明顯的三大結論：

(一) 日本侵略中國，美國所受根本影響，比歐洲諸國為尤甚。

(二) 在列強中能與日本在太平洋上作實力對抗者只有美國，故美國為本身的前途計，應領導各國，抵抗這種威脅。

(三) 日本現在的侵華政策，尚可以作用聯合經濟制裁及外交方法加以制止。……如果日本侵華政策僥倖成功，則美國只有準備與一更強盛的日本爭取控制太平洋的地位，而爭衡的結果，就歷史過程看，就祇有出於一戰了。」

第三，再就美國近年來積極經營太平洋的努力加以考察，也可以明瞭美國重視太平洋西岸的事態，甚於重視大西洋彼岸的事態，其決心與企圖獨霸亞洲因而直接威脅美洲的日本決鬥，以保全其民族的存在，也可以在這裏看出。「美國通」的日本人，河上清最近著論，稱：「今日的美國已爲擴軍熱所泛濫，美國人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壓倒的多數，皆求着龐大的軍備。」（據「美國爲什麼武裝」）即鼓吹美日親善的埃哈斯頓也都承認：「美國陸海軍全部經費的半數或將近三分之二的金額，投在太平洋方面」（據美國「現代史料」去年六月號「太平洋彼岸的和平」一文）。

美國近年的軍費確有飛躍的增加，一九三八年度爲十億六千五百七十萬美元，一九三二年度只有六億六千七百八十萬美元，其增加數近一倍（據日文「經濟學者」昭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美國本年度的軍備費，更有驚人的增加：本年度歲出總額比去年度減少四億九千六百萬美元，而一般國防費却反增加了一億零九百萬美元，本年度還特設「特別國防費」一項，其數爲二億一千萬美元的鉅額。（大部分用於太平洋的軍事建設上，只巴拿馬運河補強費即比去年度約略增加一倍——據日文「經濟學者」昭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然則美國爲什麼需這樣龐大的軍備，特別是太平洋方面的軍備呢？上引親日論客埃哈斯頓坦

白承認：

「說爲着防禦蘇聯橫斷西伯利亞以攻擊美國領土而需要這麼龐大的軍隊的人，沒有一個。無論怎樣的恐英病者，也都不會說英國因擁有星加坡的海軍根據地，或在澳洲及新西蘭擁有益，所以在太平洋上威脅美國。再如美國在阿拉斯加建築空軍根據地，絕對不能說是爲着預防他和加拿大的紛爭。然則美國爲什麼將其大部分的艦隊及空軍派往太平洋演習呢？那完全是因爲美國預想着什麼時候美國總須和日本戰爭。」（上引論文。）

美國已在太平洋上積極強化軍事設備，不但美國的軍艦已極力擴充，和八年前「九一八事變」當時的情形完全兩樣，阿拉斯加半島及夏威夷的軍事設備也已加強，關島設防案雖然沒有通過美國議會，但其將建築成爲美國的星加坡，却已成爲美國一般人民的要求。去年四月中旬，美國總統並將大西洋的艦隊調回太平洋，後又不斷地演習海戰及空戰，其增強太平洋的威勢，以便制止侵略者的瘋狂行動，已可以想見。美日太平洋上的鬥爭，將由此漸趨尖銳化，更可以預斷——除非日本侵略者因爲孤立情勢的發展而對英退讓對美屈服，一如其對蘇聯的再三「屈膝」。

關於預斷美日新鬥爭的必然開展，我們還可以追遡既往的歷史。「美日戰爭」一語二十多年

來即常掛在日本人的嘴唇上，「敵視美國」的觀念，在日本人腦裏并不比「蘇日世仇」的觀念淡薄。美國對於日本的態度，素來即不示弱。特別自日本侵略者發動「九一八」事變而破壞了太平洋的均勢以後，美國對日的態度更爲加強。當時即有史汀生「不承認主義」，惹英國以次各國的態度而上之，前年十月六日及十二月卅一日，又有兩次對日強硬抗議，也是太平洋抗爭史上罕見的事例，結果逼得英法不得不追隨美國向日提出同樣性質的通牒，美國從那時候起顯已取得了太平洋反侵略陣綫的領導權了。美國自這次宣告廢除美日商約以後，其太平洋上的威勢更見振作，蘇聯且已忍受較爲不利的新通商條約的規定，以示追隨美國的善意。今後的問題，只在於美國怎樣運用這個日益增高的威勢。美國能夠善用她那唯一足以與日本對抗的實力（「大美晚報」上引論文的意見），則將如畢德門大前年的預言，「日本侵略者不難就範」。

第十四章 美國國民排日運動

美日衝突的基本原因是經濟，美國制裁日本的偉大力量也在於經濟。排斥日貨和封鎖資源，就是經濟制裁日本的初步。這種經濟制裁主要的是愛好和平擁護正義的美國人民自動發作的，但是維護美國人民權益的美國政府，却也從旁加以正當的指導，美國這次宣告廢除美日商約，更是美國政府對人民排日援華的一個指針。

美國擁護正義和自身利益的政府中人，早就主張制裁日本侵略者。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特門早在我們發動全面抗戰的初期即向政府提出這種主張，他在去年四月十七日更向參議院提出一個議案，請求授權總統對日施以貿易上的限制，作為日本破壞九國公約的答覆，羅斯福總統以次美國人士不斷地指斥侵略者，如前年十月五日羅總統在芝加哥驚人的演說，及以後屢次的發言，如不承認主義提倡者的史汀生，要求政府授權總統分別侵略者與被侵略者，主張以經濟力量制裁侵略者（一九三九年四月五日華盛頓電）經濟制裁日本問題，自去年四月以來更成了美國參議院討論的中心問題，湯姆士中立立法修正案之提出，目的更集中到這一點，所以博得美國八民

之擁護，檀香山中華僑民聯合會主席簡氏對湯姆士修正案解釋得好：「湯姆士的修正案，足以消滅日本的氣燄，增強中國的士氣，朝鮮人及自由主義的日本人，即將努力樹立遠東的和平，恢復美國在遠東的繁榮」（華盛頓一九三九年四月廿七日電）。去年三月二十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宣言：「美國決繼續奮鬥，藉法治與經濟關係，鞏固世界和平，而事實上，也惟有經濟關係始能肇造和平」可見美國當局對於經濟制裁的自信。

美國政府人士這種正義的言論，對於人民的行動發生很大的影響，例如羅總統在芝加哥的演說，就是美國兩個工會聯合會和各合作社，發動抵制日貨大運動的起點。這個運動先由國際勞工聯合會（擁有會員三百四十四萬一千人）於前年十月十三日大會決定發起。後得產業工會委員會（擁有會員三百七十一萬八千人）繼起提倡，史汀生對於這個運動表示擁護，主張「美國人民不購買日貨」。到十二月十九日美國五十多個普遍團體及和平團體，也通過決議案，要求全體美國人民抵制日貨，當時美國外交協會主席俾爾文發出宣言，籲請全世界人民不購買日貨，美國政府人士這樣擁護正義及和平態度影響及於排日運動，在侵略者的日本，已感覺頭痛與苦悶收怒而不敢言。他們只隱約的說：「美國政府對於排日運動的態度，在形式上雖然是嚴正的，政府絕對沒有獎勵排日

運動，但是排日煽動者却以為政府要人的言論，有時甚至政府當局所施行了的措置，是在間接獎勵他們。例如先前國務部對飛機製造者發出通牒，勸告他們對於轟炸非戰鬥員的任何國家，勿買給飛機及零件。又如司法部一面默許在美華人購買中國政府的救國公債，另一面却禁止日本政府在日本人間募集戰爭公債。」（據美國通的日人記者河上清（"A Misdirected Boycott"）

河上更謂：排斥「日貨的主張者，就在這樣政府的措置當中，發見排日運動間接的道德的援助，再如政府從各方面所頒佈攻擊全體主義國家的進攻的宣言，也被排日運動當做暗默支援的手，而加以接受着。」

美國排日運動最活動的團體，是「擁護和平民主政治聯盟」（League for Peace and Democracy），其會員四百萬人，包括着四百多種的團體，其主要的加盟團體有：監理會社會服務團（Me. hodist Federation for Social Service），美國藝術家協會（America Artists' Union），美國作家聯盟（League of American Writers），國際防衛聯盟（International Defense League），產業組織委員會（Committee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平時簡稱C. I. O. 其總裁為有名的路易士（John L. Lewis）——及美國勞工總同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這

個聯盟又擁六個理事會地方分會及一個補助機關，稱爲「援華委員會」(China Aid Council)，設置數萬捐款箱於酒樓、旅店、照相館，及洗衣所等地方，募集援助抗戰中國的捐款。

「擁護和平民主政治聯盟」背後的推進力，是美國的共產黨。美國共產黨雖然只有七萬五千的黨員，表面上好似比較貧弱。但是實際的勢力，却遠在其少數黨員所表示的力量以上，他們在非共產黨組織中，分佈細胞，共產黨在勞動、文學、藝術、宗教，及其他的社會中，運用着潛勢力。在「擁護和平民主政治聯盟」內，有周知的著名共產黨首領，勃勞德 (Earl Browder) 以次多數的共產主義者，及共產主義同情者。共產主義者們，提倡和平及民主政治，所以成功了能夠包括共產黨以外的多數著名的男女有力者，參加排日運動。

「擁護和平民主政治聯盟」還刊行着月刊雜誌「鬥爭」，其篇幅的大多數，用在排日與排德上。該聯盟曾經廣泛地分配過題爲「何故怎樣排斥日貨」的小冊子。小冊子列舉應加排斥的日貨，包羅綢緞製領帶、襪子、襯衫、衣服，日製玩具，養殖珍珠等寶石類，電池，洋火，綠茶，罐頭，螃蟹罐頭，及陶磁器，化學製品，鏡子，太陽眼鏡及手套等。

該聯盟散布過許多小冊子及傳單，其中有一種特別要求青年不要與着用絲襪的女子作朋友，

因爲絲襪原料的九成，是由日本輸入的。該聯盟又常發行題爲「排日的進展狀態」的小冊子，并附旁題：「諸位，買一雙絲襪，即供給日本四發的子彈。」

該聯盟會於前年十月一日，在馬德森方場公園舉行民衆大會，到會者達五萬人，一致主張抵制日貨。據前年十一月一日的消息，紐約已有廿一家大商店，有名的烏爾渥斯百貨公司也在內，因民衆之反感已停止發售日貨。當美國勞工聯合會祕書長格林在奧海與州東利物浦領導遊行示威時，各街市中有不少的日貨，曾在莊嚴的形式下，全被焚燬。

在美國的排日運動中，基督教徒佔着重要的地位。美國的宗教指導者，特別是監理會教派，在上述「擁護和平及民主政治聯盟」的活動中，占着有力的部分，監理會教派的有名牧師，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前院長瓦爾德博士（Dr. Henry F. Word）就是該聯盟的全國委員長。監理會教派有名的司教，馬康尼（Bishop Francis J. McConnell）也是排日運動的主要指導者。擁護民主政治基督教徒協社，時常勸告所有男女教徒，參加抵制日貨運動。天主教協會更發出宣言，主張：「在現在經濟互相依賴之情形下，國際社會能以斷絕與破壞公約國家間的商務關係，而達到其意志。」擁有會員五十萬人的美國女青年會，也曾由其董事會勸告其會員，設法

使美國政府了解與日本斷絕商務關係的必要。

美國的青年學生也是排日運動的中堅份子。前年十一月間，美國學生聯合會特別派遣代表麥邁殺（Jack Mc Maceal）來華慰問我戰區的學生，帶來了偉大的同情和興奮：「美國人民對於這次中國的抗戰，比上次歐洲大戰還要關心，而更深同情……美國人民極願幫助中國打倒日本侵略者」據說，在美國各大城市中，時常可以看到成千成萬的羣衆遊行示威，勸告人民勿買日貨，美國現在已有十五個學生組織，聯合起來積極援助中國抗戰。美國基督教徒學生，學聯會，社會主義者，以及各進步黨派，對於日本這次侵華，都有極強硬的表示。美國國民尤其是中國的好朋友，他們不買日貨，不給日貨裝船，盡量阻止資本家和政府出賣軍火給日本。在加爾福尼亞的工人，曾經罷工示威，禁止工人，假使所製造的飛機是要賣給中國的，他們就特別製得仔細經心，假使是要賣給日本的，那他們不是螺絲旋鬆，就是用舊料配上去。

這些消息都是的確的，美國工人阻止美國軍需原料運往日本，時有所聞。最有意思的例子，就是他們在美加州朗比區港，拒絕裝運一千二百噸廢鐵上船赴日，數千工人並在碼頭設立警戒綫（去年二月十一日電。）

前年十二月日本在美的商人，曾在三藩市召開一個圓桌會議，討論對付美國排貨運動的辦法，可見美國排貨運動的發展。節述所報告美國人民排貨運動情形於下：

美國排日運動已普遍全國，特別是荷里活及巴西他拿兩地最激烈，這兩地的官長也都參加排貨運動。有一個小學生在日本商店購買玩具，偶然發見了「在日本製造」幾個字，覺得非常可怕，立刻放下，「從前的排貨運動只限於小數份子，現在即已風行全國各色人物，差不多十居其十了。」許多美國教育家，都對學生說日本的「壞話」，「排日貨的運動是倡自四百五十萬的猶太人」。（據去年五月三日「中國晚報」）

美國國民對於日本的態度，不但在口頭及文字上掛着正義公約，他們的尖銳眼光並且看清了自己的利益所在，美日在遠東的利害衝突一日無法調和，則美國人民將繼續排斥日本，美國制裁日本的強勒性也就在這裏，美日關係此後的發展，將大半決定於美國人民的這種正義感與利害觀念。

第十五章 日本「白紙外交」的趨向

一 我國論者對於日本外交的論斷

日本外交的徬徨動盪，自其開國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甚。這固然是日本政府主觀力量的薄弱所致，正如日本人自己所承認，自明治政府以降，日本從未有過自主的外交。但是國際政治最近變化的多端與日本國際環境的特別困難，却也是陷日本政治家於低能的主要原因。惟其如此，所以我國的國際政論家，對於日本此後外交方針的推測，也就呈現了光怪陸離的現象，甚至於有些論斷幾近於幻想。這是日本宣告「白紙外交」以後的情形。

當時，我國國際政論家對於日本外交方針的觀察，固然極為紛繁歧離，但歸納起來，可以得兩大主張：其一，論斷日本將加入英法集團，釀成反蘇戰爭（香港青年記者學會座談會的結論）；其二，日本將由德國的斡旋加入所謂德意蘇集團，結成所謂「獨裁國家陣線」（蘇德協定成立後通行於重慶的一種主張）。但據我個人的觀察，這兩種推論者的考慮，皆過於深刻，後者固然是近視眼，但是

前者也不過是遠視者，對於目前的現實，認識皆不正確。其實，日本政界所吵鬧爭執的問題，並不是單純締結「獨裁國家陣線」的問題，或參加英法集團形成反蘇陣綫的問題。當時他們爭執的焦點，是採取什麼樣的方式來達到建設所謂「東亞新秩序」的目的的問題。他們所爭論的方式及所表現的鬥爭，只有兩種：（一）趁歐洲大戰的良好機會斷然掃盪英美法等國在華乃至在亞洲的權益，以便直捷了當完成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大業；或（二）調整日本的國際關係，親英美以結束中日戰爭，安定局部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基石。第一種方針爲日本瘋狂軍閥特別是少壯派軍人，所要求，第二種方針則爲日本元老重臣派所代表穩健派所堅持。日本這兩種不同外交方針的鬥爭，最近演成「一元化外交問題」掀起了日本政界的大波。

二 日本外交徬徨的起點

日本各派關於外交方針的爭鬥，雖然極其複雜錯綜，但就其總的情勢看，却仍未離去動盪徬徨，而其徬徨的起點則始於蘇德協定的成立及第二次歐戰的爆發。因此，欲討論日本外交往何處去的問題，似應自這個徬徨的起點談起。

日本外交在蘇德協定成立後徬徨起來，在歐戰爆發後更加深刻化，自有其劃階段的意義存在。日本幾年來的外交方針是：一方面強調反蘇反共以爲侵略中國的口實，一方面加強其所謂軸心集團的結托以威脅英法。蘇聯在日本侵華戰爭上是日本的主要的敵人，而德國却是它的盟友。日本軍閥或者相信，只要日本堅持反蘇反共的政策，德國將必永久是日本的靠得住的與國。殊不知希特勒早即窺破了日本紙老虎的弱點，自從德國軍事代表團赴日探得日本的虛實以後，希特勒警告大島大將「日本陸軍在中日戰爭上的損失，非經十七八年不能恢復」的信念更加深刻。日本軍閥尤其不能明瞭希特勒政治手腕微妙的所在，「我的鬥爭」（希特勒自傳）尙且已在修正之中，日本之被遺棄當然不算稀奇。日本沒有看清希特勒的葫蘆底，所以蘇德協定成立後大失所望，日本外交的徬徨與苦悶，也自從那時候開始了。

迨至緊跟而來的歐戰爆發，日本外交的徬徨更加深化。因爲歐戰的爆發激動了日本的利慾，焦急於結束中日戰爭，恢復和平工業的生產。但是結束中日戰爭的方式，二年來即成了日本政界各派鬥爭的主因，現在更加急燥爭執起來，致使日本的所謂「國策」莫知所措，在這際會成立的阿部新內閣的外交方針，也只能停頓在「以處理中國事變爲樞軸」上面，而其具體的辦法仍然「頭頭死

道，「此路不通，」和平沼內閣所宣傳的「日本外交回到一張白紙上」事實上尙無任何區別。索性乘歐戰的機會掃蕩英法的勢力，既爲美國所阻梗，拉攏英美得罪德意又爲軍部所不愜意。事實上，英美法既不容易拉攏，更不容易排除；德意的舊幫手雖無可愛惜，但也不能輕易放棄。這個時候的國際情勢，真正苦死了日本外交當局。阿部首相的初旨未始不想調整一下日本的國際關係，但在其組閣的過程中即便受到了本部的壓迫，渲染一時的親英美派重光葵之回任外相，終於流產了，軍部要求阿部任命革新派外交首領白鳥敏夫爲外相，迫得阿部不得不自己兼攝，但不幾何時，也終不得不以木偶的野村尸其位而以曾與革新派結過姻緣的谷正之實握外相大權。軍部分割外務省的權利「一元化對外貿易」的企圖，却又來得不順利，素來對三宅坂（軍部大本營）怒目相對的霞關（外務省），終至抬出「一元化外交」的招牌拚命招架，日本外交陣容遂以貿易省設立問題掀起了「一個空前的巨波」。

當時，盤據霞關以爲最重要堡壘的日本官僚，表面上雖然獲得了一時的勝利，軍部對於阿部內閣對美國獻媚，向英國拉攏，雖然沒有什麼斷然反對的具體表示，但是軍部不但沒有積極的支持，并且唆使着他們的直系機關報及旁系的言論機關，對美國大肆抨擊，甚至提倡「日美戰爭論。」解決

所謂「中國事變」的成敗，是阿部內閣存續與坍台的決定點，要解決「中國事變」又須以調整日本的國際關係爲第一關頭。到達解決事變的第一個關頭的路原即不平坦，喜歡蠻幹到底的軍部作風，又在增加這條嶇崎的路途上的荆棘，而第二次難關的難渡，將百倍於第一關。日本輿論界評爲「廢物收容所」的阿部內閣，終於沒有打這重重疊疊的外交難關。

三 英日妥協的阻力

自從日軍在湘北慘敗而西尾與板垣的下馬威大受挫折之後，軍部的外交主張似稍爲消沉些，阿部政府之進行其親英美的外交方針，曾在軍部願意與不願意之下開始積極進行過。東京英日談判曾有斷藕重續的傾向，英駐日大使克萊琪也曾向記者稱：「英日談判的前途未至十分決裂，英日兩國如願解除前此的誤會，亦非極難的事情。」（據去年十月二十九日東京訊。）日本政府因爲英日談判之成功與否將決於美國的態度，當時美國宣告廢除的美日商約又將於兩個月後滿期，所以急急於要求美國與之談判日方極力宣傳野村外相與美大使格魯的會議，也將與英日談判同時舉行。這是歐戰爆發以來，日本對於英美的外交作法最積極的表現。

然則日本當英美的談判依舊沒有獲得日本所期待的效果這點，即連日本政界自己已於事前見到了。「日本政界對於日本與英美談判的前途，頗覺悲觀。日方的意見，認為英美兩國顯有聯合對日的趨勢。」（二十九日東京外訊。）日本與英美的談判，確有許多困難的原因與事實橫陳着，我在事前的論斷並沒有說錯，其要點如下（見「戰時日本」第三卷四五合刊）：

先自英日談判的困難說起罷。自歐戰爆發後日本對英的政策即陷於舉棋莫定的苦悶中，軍部主張索性採高壓手段逼英國屈服，所以曾經一度風聲鶴唳有進攻香港的聲勢，日本政府也曾以試探的手勢，一方面宣言對歐戰守中立，一方面又對英法要求撤退駐華的軍隊。在這種勢下，英國也曾被迫作過多少次讓步的妥協，如刺程案四華人的引渡，稅關接收偽華興票，滬西警權的一度讓出，乃至假道運兵等等。日本更加得寸進尺，甚至對香港政府提出許多無理的要求。同時，日本對於法國也有同樣過分的要來。但是英法在遠東的問題，并不單純，是與美國在遠東的問題聯結在一起的，英法對日的退讓，日本對英法遠東權益的侵奪，馬上損及美國本身的利益，所以日本與英法的問題，還要從日本與美國的關節上來觀察。阿部首相在他初次談國際情勢時即謂：「英法參加歐戰後援華之手或將縮回，但尚有他國可取而代之，成爲新援華國。」（去年九月九日軍中談話。）蓋指美國對日

積極干涉而言，日本輿論一致攻擊美國替英法保護她們在遠東的權益，也就是在說明這種新趨向。即連準備重開的東京談判，倫敦方面也都不聲明其談判內容只以天津事件爲限（倫敦去年十月廿八日路透電），英國沒有忘記上次東京談判中美國的有效警告，更可證明英國與美國的聯繫。日本當時也曾深刻地覺察出這一點，所以外交上的努力集中到對美的方面，而調整美日關係的困難，將千百倍於英日關係的調整。

四 日本親美沒有成功

說到美日的外交調整，更是困難。在歐戰爆發前，美國對太平洋的積極政策，即已有堅決的自信。華盛頓可靠方面曾經證實一種消息：羅斯福在歐戰前即向英首相張伯倫提出保證，謂：「英國對遠東事件雖在歐戰中，仍可希望獲得美國的援助，美國願對遠東採取有效的步驟。」（羅斯福答張伯倫函——「珠江日報」去年十月卅日所載。）美國的有效步驟，自歐戰爆發後即已節節發動，如太平洋艦隊之西調，海空軍在太平洋上之演習，日軍擾亂上海租界的鎮壓，美日通商條約的宣佈廢除，最近美國大使格魯對東京政府的強硬演說等等皆是。

美日衝突最近的展開，其間確有一個不能調和的基本原因存在着。美國爲要保持其民族的生存與發展，不能坐大日本成爲亞洲的盟主（如上章所引用「大美晚報」所論列），姑且不論，即在遠東權益的爭執上，美國也不能旁觀日本封鎖起亞洲的大門。日本現在所強調及所努力的，是「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但是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具體內容就是排除英美法蘇的權益出於東亞之外，第一步也就是否定九國公約所規定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及列強機會均等原則。所以最近日本的輿論集中論鋒於九國公約的破棄上：「『中國事變』爆發直後，前年十一月在勃拉賽召開的九國公約會議，有過規定『中國事變』爲違反九國公約的議決案……對於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帝國政府所聲明的『東亞新秩序』的建設，英美法提出共同抗議，也是這個九國公約違反論。」「既然決定『東亞新秩序』的建設爲『中國事變』的最終目的，則把舊秩序從國際上規範化的九國公約，當然非予以否定不可」（去年十月五日「國民新聞」社評）。

日本首相阿部在其政綱中也明白聲言：歡迎第三國協助日本建設「東亞新秩序」，否則斷然予以排除。這也就是說：日本既要建設「新秩序」，就須破壞舊秩序，廢除「把舊秩序規範化的九國公約」。但是，九國公約是美國領導下的華盛頓九國會議所締結的，不但美國在遠東的權益不可使

犯，美國的國際威信更不容污損。日本方面也明知個中道理，所以近來一方面聲言廢除九國公約，一方面又集中火力攻擊美國。去年九月下旬以降東京各報皆指摘美國「非友誼」的作法，軍部機關報的「國民新聞」堅決聲言：「美國如不改變其對日本的態度，則太平洋將成爲戰場。」（東京去年九月廿九日外電。）東京「都新聞」尤其大放厥言，其反美的激烈，一般視爲多年來所未見，據稱：「日本若對美作戰，定有勝利的把握，故日本絕不因爲美國的虛張聲勢而讓步。不論美國採取何項步驟，日本對於東亞的政策，絕對不加以變更。」（去年十月十八日東京訊）該報又譏諷美國說：「美國似在睡夢之中，誤信可以戰勝日本，但若美國向日本橫加壓迫，則其後果的嚴重程度惟有上帝知之。」瘋狂好戰的軍人更加紛紛著論倡言「美日戰爭期近。」舊外務省情報部部長河相達夫，甚至早在九月二十日即已公開發表意見，謂：「日本國民不滿美國對日的非友好行爲，日本政府對此種輿論，不能無視。」（對外國記者團談話。）這是日本政府藉口於民意恫嚇美國，以爲外交交涉的張本，討價還價的準備。

日本政府當時的外交政策，依然固執着原來的方針，外相野村曾在地方長官會議席上的報告中，重申去年九月四日日本政府的聲明，表示日本對處理「中國事變」的政策不變，日本的國際關

係及對第三國的態度，以此政策爲基礎進行調整。」（十月二日外電）這個不變的政策，特別適用於對英美的調整。野村十月二十日更以書面具體申論這個「不變政策」的內容，關於處理「中國事變」的對策仍稱：日本決意建設「東亞新秩序」，對於第三國的反對乃至干涉，將不予顧慮；關於日美關係稱：「日本爲百年之計，將以不退轉的決心，從事於再建東亞的「大業」，余願美國正確理解日本的目的。」（野村由伊勢神社回東京晚上對記者發表的外交政策）日本在其集中全力調整美日關係的前夕，竟由外交最高當局發出這樣堅決的聲言，雖可視爲討價還價的作用，同時美日關係之不可調和性，也已具體表現無遺。

然而美國素來的態度是不恐怕日本的恫嚇的，自「九一八事變」當時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的精神及中日大戰以來羅總統及赫爾國務卿屢次發表的主張，將必能貫徹下去。過久的事實姑不提它，只就格魯由美返任斯作演說考察，可知仍有相當軟中硬的骨節在，可注意的要點如下：

（一）反駁日本對美基本觀念的錯誤，格魯大使先舉事例指摘「日方認美國處理東亞問題的方法，拘泥於純法理觀點的態度」爲根本錯誤。大使謂若所謂「純法理觀點的態度」是指尊重條約正式約束以及國際公法，則此種解釋自屬正確；條約正式約束

及國際公法的尊重，始終爲美國政策的一大原則，「繼之，大使轉達美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及其目的，謂：「美國外交政策的目的在於適合現代生活的需要，」「美國人民渴望舉世各國之間，俱能和平相處。」他更引用美國國務卿之言：「國際和平欲求維繫於不墮，須賴國際交涉中力守具有一定法則的程序，始克濟事。」

(二) 抨擊日人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謬誤，格魯大使聲言「美國政府及人民對於所謂「東亞新秩序」意義了解的程度，并不下於日本，」但是日本「所謂「東亞新秩序」中竟有取消美國人民久已在中國取得的權利，此則爲美國人民所反對者也。」大使更具體指出：「今日日本人竟謂門戶開放主義在中國不能適用，若不然者，亦須大加刪改。」大使反駁說：「世界經濟的基礎建於國際間的購買能力及自由競爭之上，絕非每一國家獨占的條件所能維持。余頃所發表的意見，在任何場所均一律適用。」

(三) 指摘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暴行及日本獨佔大陸的企圖，格魯大使率直地說出：「現時美國人民對於日本軍隊在華的行動及其目的的憤慨之心，日益加深……美國人民對於日本在中國廣大的區域內濫施轟炸，確極震駭，認爲不但有違人道主義，亦且予

美國僑民的生命財產以直接的威脅。」繼之，大使更謂：「美人對於日本在華軍隊不願美日間的條約及其他美日兩國共同參與的國際條約及協定，肆意干涉及破壞美國在華權益，認為嚴重程度日益加甚。」最後，大使指出：「美國人民已接到各方面的確實報告，深信日本現正努力在亞洲大陸上大部份土地內設立日本獨佔利益的統制，并在該區實行封鎖經濟制度。凡此種種事實，再加以在華的濫施轟炸，侮辱美僑及破壞美國權利等事件，遂至形成今日美國人民對於日本的態度。」

格魯大使的演說，他自信「完全由衷之言，足以代表美國政府及人民對於日本在遠東行動的觀感，」則其後影響美日關係調整上的重要性，自可不言而喻。只就上舉之點言，在日本與美國的遠東關係上，確已形成一條鴻溝，其調整的前途，雖說阿部與野村曾經自信有很大的本領，結果也一如筆者的預斷沒有得到絲毫的成就。當時我的論據是：第一，美國堅持國際公約的法理根據，而日本之侵略中國必須破壞這個法理根據；第二，日本要建設「東亞新秩序」，關閉東亞的門戶，而美國則要維持東亞舊秩序，開放東亞的門戶；第三，美國要求日本軍隊停止暴行，尊重美國在華的權益，而日本軍隊的暴行已非任何日本政府所能制止，破毀美國在華的權益是日本獨佔亞洲的最主要内容。

日關係調整的失敗，早已明顯決定在這裏了。

五 日本的調整政策急轉直下

日本與英美在遠東的權益根本衝突，實無根本調和的辦法，所以日本對英美關係的調整雖經阿部首相及野村外相於去年十月間乘日軍在湘北慘敗的機會努力進行，但是難題依然照舊殘留着，日本外交到十月底以降又開始一百八十度的急變。日本新任外務省情報部長須磨，曾向外國記者聲言：「日本政府向不擬與英美兩國舉行正式或非正式的談判，以期解決與英美兩國有關的懸案。前傳日本與英美會商之說，不過爲報紙的揣測。」他甚至否認野村外相日前與美使格魯會見爲「美日談判的開端。」他更將日本與英美談判第一關節的「日本開放長江及珠江」的傳說，謗爲報紙「揣測之詞，日本政府并未有想及此事。」他把日本與英美調整關係的問題，一脚踢開，而要求人民多注意行將成立的偽中央政權問題。（見去年十月卅日美聯社東京電）這不能單純視爲須磨親軍少壯外交家的縱談，這個一百八十度的急變，實有基本的原因存在。日本外交的再轉變，至少可以歸到下列三種原因：

(一) 日本與英美法各國在遠東的利害衝突，已發展至無法調整的地步。這在上面及以前吾人的論述中，已詳細斷定過，無須再重復。

(二) 日本的外交命脈握在中國的抗戰手中。日本無法圓滿解決所謂「中國事變」則無法調整它的外交關係。去年十月間日本絞榨全國的腦汁，繼軍事進攻慘敗後發動出來的「誘和謠言進攻」又遇到了全面的挫折，各種謠言已雲消霧散，誘和的條件更不為我國抗戰當局所顧盼。我國一日抗戰到底，英美不能單獨和日本談判遠東的調整問題。

(三) 日本外交陣營內的暗鬥始終無法解決，日本國民「一元化外交」的希望，依然是幻想，日本二元外交永是在賽跑。秉承元老重臣意旨的阿部內閣的外交方針，不但在成形胎中即已受到了限制和改變，後來回轉舊轍的企圖，又碰到少壯派軍人的大打擊。

日本軍部始終堅持用武力解決「中國事變」的主張，不斷地由所謂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表示這種「決意」。西尾壽造去年十月一日由南京發出所謂指揮「全支的號令」，狂言要「粉碎蔣政權」，「向新秩序的建設邁進」；十月十二日又由所謂派遣軍總司令部情報部長聲言：「絕無與抗日蔣政權妥協的意圖」；軍部機關報的「國民新聞」皆以特大號字渲染出來。日本軍部更加利用

「國民新聞」的社評，正面向阿部內閣的外交政策，集中炮火，大加攻擊。先自「事變解決與借用外力」的依賴觀念開始，繼而主張「日本應與德國堅固提攜，東西相呼應，向排英一路邁進」，終而公然攻擊阿部內閣的變節與媚態外交。（見「國民新聞」去年十月十日，十二日，廿日及廿一日的社評及主張。）日本軍部後來強硬要求阿部內閣採取對美強硬外交，以打開對美外交僵局，列為阿部內閣的重大課題。

第十六章 日本對美外交調整政策

一 日本調整對美外交的主因

日本的「白紙外交」終於歸結到對美外交的調整上，一九三九年十月初以降，美日關係的演變也演出了有史以來未有的曲折。阿部內閣在它的形成過程上，即已對元老重臣等穩健派負了調整美日關係的使命，專任野村爲外相的目的，就是希望順利完成這個使命。另一方面，日本輿論界也被這個美日問題佔了最重要的地位。即連老氣橫秋의 蘇峯翁，也都談起了日本外交問題（見「國民新聞」去年十一月八日「八方美人式的外交是最不安全的」）美日問題的重大性，不可不言而喻了。

幾乎阿部——野村外交的全部姿態，是在調整日本與英美法的關係，但其結果，問題却歸結到對美關係的重點上。換言之，日本不能打通美日關係的難關，則對英法的調整，完全不可能。這不但是我們這樣觀察，即日本當局也是這樣承認了。日本當局屢次指摘美國爲歐戰爆發後「新援華國」

屢次攻擊美國出頭爲英法保護遠東權益，爲英法充當遠東利益的「看門犬」就是這種事實的證明。但是日本現階段對外關係之所以集結到調整美日關係上，自有國際現勢的客觀條件爲之決定，且先就這些條件或主因，加以剖述。

(一) 歐戰爆發以後日本急欲結束中日大戰 歐戰的爆發，在日本一般人皆認爲絕好機會，甚至認爲是「神風」眼巴巴地望着第一次歐戰時爆發的三十八億元橫財，能夠再飛來一次，所以戰爭爆發不久，日本政府即便宣告中立。但是日本要能夠獲得「中立國」的經濟利益，自己須先擺脫了戰爭。它們又認爲歐戰爆發後「援華國家的手已經縮回」，中國自較容易「屈膝」，所以集中全力於結束中日戰爭上。最初採取謠言的進攻，並欲誘惑中國講和，繼又發動長沙軍事大進攻，欲以戰爭結束戰爭，現在又抬出頭號漢奸汪精衛來，欲藉僞中央政權之成立結束中日戰爭。雖說這些進攻全部失敗了，但在日本任何節奏上，都極自然地參雜上英美法的關係。對英美法邦交的調整，自爲應時的好戲了。

(二) 日本欲乘歐洲大戰的機會排除英法的權益 自日本看來，歐戰這陣「神風」不但要送來上次歐戰時那樣巨大的橫財，並且要吹走「事事爲難」的英法的「魔手」，能乘這個千載一

遇的好機會，把英法在中國甚至在亞洲的權益掃蕩出去，確是最聰明不過的打算！日本當局認為英法的力量完全被捲入歐戰中去，再無能力兼顧遠東，它儘可以爲所欲爲。日本這種氣勢充分表現在歐戰爆發前後的許多事實上。殊不知事情並不那麼單純，唇亡齒寒，與英法有密切關係的美國挺身而出，先給日本一個響亮的耳光，宣告廢除美日商約，於是日本上下感覺到：『現代日本的最大障礙物，就是美國。』（載『時局月報』去年十一月號）英美太平洋平行政策不可分的苦味，乃滲透到日本人的心坎裏去，於是不能不急忙設法調整對美外交。

（三）美國遠東政策的強化和積極化 歐戰爆發在日本固認爲是制抑中國的好機會，但在美國也未嘗不認爲是制裁日本的好機會。歐戰爆發後，美國對日本經濟制裁實施上的許多阻力隨之減退或消滅，例如軍火商人可以不反對禁運軍火給日本。美國更視歐戰爲清算二年餘來美日總賬的絕好機會：廢除對日商約，增強太平洋的軍備，格魯大使更率直說出了美國國民不滿日本的情緒，還有其他美國事事皆對日本提出最強硬的抗議，這些表示美國最近遠東政策的轉變，不只是更強硬，且有更積極作用含蓄在內。日本人對於美國過去的強硬，認爲是『正義感』的播弄，『小孩氣』的玩耍，但現在却認爲『真幹』了。這樣，日本對美國自不能等閒視之了。

(四) 日本軍閥湘北的慘敗，使日本政府調整外交政策得以加強。日本軍閥素恃武力蠻幹，對於什麼政治的談判，什麼外交的調整，全部不看在眼下，簡直看做扭扭捏捏的兒女把戲，所以當該言誘和的戲法還未閉幕的時候，即便發動七個師團的大兵，三面包圍長沙，並以迂迴部隊企圖抄襲背後，以期完成「打過折扣」的「板垣停戰綫」。但不幸結果歸於慘敗，暴露了全恃武力蠻幹已不可能的總破局，於是日本軍部行動派的蠻幹外交又稍為失勢，而元老重臣等穩健派的調整外交，又佔了全盤的優勢。軍部對阿部內閣所要求任命外交革新派領袖白鳥敏夫為外相，終被鄙棄，另任「知美家」的野村大將為外相，後又接受元老重臣暗中委派的谷正之為次官，對美外交的調整遂得公然以大闊步前進。最初，軍部雖未支持調整外交，但也未敢明顯反對。

二 日本的雙簧與曲線

在去年秋數月之間日本對美的外交關係，極盡複雜曲折之妙，一面政府與輿論界唱着雙簧，一面由政府走着曲線前進。去年十月間日本政府對美調整外交的調子唱得最高，阿部內閣任命了野村為外相，日本有些報紙也曾一度自吹自擂說：美國人民也皆企望野村外相上台，得以圓滑解決美

日懸案，改善美日邦交。當時更因美國宣告廢除商約不久即要生效，日本政府自不得不慌忙起來。不過最大的作用還在於日本欲藉美日關係的調整，以增加對華的壓力，結束戰爭。所以那時候日本對中國的謠言進攻特別厲害。殊不知我們堅持抗戰的鐵石意志，絲毫不起搖動，美國支持我們更加堅強了，美國駐日大使格魯演說的強硬，自非偶然的。所以十月底以前日本政府最積極進行的美日關係的調整工作，到了十一月初即便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急轉直下，一面急忙於召集與亞院會議，討論樹立僞中央政權的具體辦法，一面更由外務省發言人再三聲言：「日本目前仍不願與國民政府進行談判。」「日本目前仍未有與英美兩國舉行正式或非正式談判之意。」「日本從未與美大使格魯接洽，表示欲調整美日邦交之意。」（十一月一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須磨對記者談話）阿部首相更於二日晚會見近衛文麿後對記者發表談話如下：「日本對英美的關係雖有調整之必要，但目前僞中央政權正在成立中，日本未及考慮此事。」這很顯明地表露出日本政府因誘和的攻勢失敗，乃改採樹立僞政權的辦法，欲將調整各國在華關係的難題卸給僞政權去辦理。所以十一月四日野村與格魯會見後，日本各報所透露的消息，充滿着悲觀的論調，甚至如「國民新聞」所言：「美日關係，更見殆危。」前外相有田更慨而言之說：「目前尚非改進美日關係的時候。在僞中央政

權未出現以前，與第三國進行談判，實屬徒勞無功。」（「大公報」上海十一月五日專電。）

自那時候起，日本偽中央政權的妄動盛極一時，與亞院的議決案也已經日皇批准，軍部方面更欲以武力威脅我抗日政府。於是一方面上海羣醜集議紛紛，南北三大漢奸且有集會青島的預定；另一方面日艦集中粵南海面，大舉進攻廣西南甯。但是日本各派軍人大都輕視汪精衛，華北及華中的漢奸也暗中搖擺，汪精衛的幻夢遂陷入漫漫長夜之中，偽府正式成立之期一再延改。但是美日商約轉瞬即便滿期，對外貿易幾乎專靠美國的日本，自不能不另圖與美國談判了。自十一月廿日前後起，日本的作風更加微妙，一方面加緊天津租界的封鎖，逼緊英國以孤立美國，另一方面又向蘇聯討好，進行蘇日談判以威脅英美。但以我們的觀察，日本因為美日貿易關係之密切，必不能斷然與美國為敵，美日關係的調整工作，是日本現政府所不能夠忘情的。後來更經由美聯社透露出日本將來由汪逆居間以與「重慶政府」言和，日本作風的微妙與虛幻，實無以復加了。

在日本對美外交調整的曲折發展過程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一方面努力於討好美國，另一方面則又總動員輿論拚命恫嚇美國，攻擊美國人。

日本輿論對美最大具體的攻擊，就是對格魯大使所集注的砲火。日本論客全部評論格魯大使

的演說爲「不辨場合，不識時務」的「放言」。他們對格魯魯大使演說所起反應的代表意見，大約有如下數點（十月二十一日「國民新聞」記事）：

（一）日本應該努力於改正從來的媚態外交，率直表明自己的意見，促醒美國的正確認識；

（二）美國雖強調法理主義及九國公約，但是現在毋甯是應該交涉改訂九國公約，使得適合「東亞新秩序」的理念；

（三）日本政府應早決定「新秩序」的內容，趁着僞「中央政權」實現的機會付諸實施，這不但是對美外交的出發點，並且是世界政策的出發點。如果美國不能同意日本的「新秩序」，則應強硬對抗，任何犧牲也在所不惜。

在格魯魯大使未演說以前，日本輿論界的漫罵與狂喊，即已充滿各報紙及各種雜誌。自九月下旬以降，東京各報即皆指摘美國「非友誼」的作風，軍部機關報的「國民新聞」進一步警告說：「美國如不改變其對日本的態度，則太平洋將成爲戰場。」「二·二六」事變前充當高橋前藏相的喉舌攻擊過軍部的「都新聞」當時也附和軍部對美大放攻擊之詞，其激烈的程度一般認爲是日本多年來所未有：「日本若對美作戰，定有勝利的把握，故日本絕不因爲美國虛張聲勢而讓步。故不論

美國採取何項步驟，日本對於東亞的政策絕對不加以更改。美國似在睡夢之中，誤信可以戰勝日本，但若美國向日本橫加壓迫，則其後果的嚴重程度，惟有上帝知之。」（十月二十八日東京電。）

自格魯大使第一次晤見野村外相正式表達美國政策的主張以後，日本報紙對美國的攻擊更帶上積極性，對政府提出具體的主張。「國民新聞」首先倡言：「莫論根本的調整，即個別的懸案亦極困難，蓋因美國不承認中國大規模戰爭狀態的存在也。」（東京十一月七日電）該報更於翌日論列「日本對華的「新秩序」與未來控制太平洋的計劃，息息相關，美國勢孤力薄，其人民缺乏精神上的力量……如美國執迷不悟，對日仍採取現時的敵對態度，則或有被摒於東亞以外之可能。」東京各報同時主張爭奪荷爾在太平洋中的殖民地，以爲對美作戰時的資源供給地。上次抨擊美國最激烈的「都新聞」十一月中旬以後更大放厥詞，謂：「美國久以遠東之警衛者自居，對於英美在華的利益，願意同樣予以保護；據傳，美國在東亞將任英國的「看門犬」，此說或非完全無據。」（上海十一月十五日電。）

在親美外交的幻夢做得不順利以後，日本政府及在華軍人又改變口吻。上海日軍司令藤田十一月十五日談話，謂：「在軍事需要所許可的範圍內，對第三國利益的限制，逐漸予以放鬆。」（東京

談判的結果，相信許多美日間的問題可獲得解決。」十七日須磨更對記者稱：「美國固然極關切於日本對華行爲，但不能謂其遠東政策，將來不會發生變化……日本政府極願與任何國家調整關係……我以爲美政府或人民方面，均不欲將美日關係惡化。」日本的雙簧已經唱得更微妙，對美的討好仍爲日本政府所牢記不忘的嚚。

三 美日外交的發展

阿部——野村外交雖然着重於對美關係的調整，這種調整工作的成敗在當時甚至可以決定阿部內閣壽命的斷續，但是日本現時政治實際支配者的軍部行動派，對於這種調整工作並不十分感覺興趣。自阿部和野村開始對美調整工作時，軍部即未表示支持。自始即由代言者的「國民新聞」著論反對。該報在去年九月間即大唱其對美調整工作的悲觀論，入十月以來，又以「解決事變與依賴外力」的標題警告政府，督促人民注意中國所謂「新中央政權」的樹立問題（十月十日社評）。

「國民新聞」嗣後更從正面批評政府對美調整工作，十月二十七日用「所謂美日國交的調

「整」的諷刺標題，十月三十一日用「美國干涉「事變」的可能」的警惕標題，一方面攻擊美國，一方面也就是拆阿部內閣的台。其具體主張是：「在兩國關係不但停頓而且實已極端惡化的現狀下，即令兩國敞開衿懷，進行率直的討論，國民對之究竟應抱多大的期望，不能不說是一大疑問。」它指摘美國的態度，「採取反對日本的「事變」處理方針及「新秩序」的建設，已經挺身而出，從正面充當日本外交的敵手。」它更攻擊美國「自願勇敢爲英法實踐遠東「看門犬」的職務。」它對於調整工作的前途，強調悲觀論，說「一部份人所想像或所希望太平洋兩岸國民可以即刻握手言歡，還是未知之數，或竟可以預想其有更惡化的危險。」甚至於認這種調整工作爲「近於不可能而又徒勞的努力，倒不如邁進於「事變」的處理，較爲賢明。」（十一月廿七日社評。）

「國民新聞」對於當時正在舉行之中的美日談判，認爲不能得到結果，因爲美日雙方所希望解決的對象，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它說「在華權益問題及美日通商問題，當然成爲談判的主題，談判成否也決定於這兩種問題。」「然而不幸在中國問題和通商問題上，美日兩國的利害關係正完全相反，因而美日談判的前途極其暗淡。」（十月卅一日社評。）

日本軍部對於美日外交的認識，倒比阿部政府正確些。美日之間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即令阿部

和野村怎樣努力，無法圓其幻夢，是事勢所決定的，只就美日談判的主題講，美國所堅持的是如何解決美國在華的權益被損害問題，美國要求日本有以圓滿解決的方法及保障其權益安全。但在日本方面則視此問題為不關痛癢的問題，它們認為『在現在大規模戰鬥行為進行中的實情下，第三國在華權益問題是第二義乃至第三義的東西。』甚至於認為是『極其討厭的問題，』所以『可談也可不談』（「國民新聞」社評）極力避免提它。日本政府已把這個問題卸給未可知的偽中央政權去處理：日本輿論主張美國不能提出在華權益問題，他們認為美國如果堅持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主義，則是『美國干涉中日戰爭，』『對於中日戰爭的解決取得其程度的發言權，乃至採取干涉的態度。』他們認為『這是破壞日本始終排斥第三國干涉的對華根本方策。』總而言之，日本已視中國為其禁巒，不能尊重第一國的權益，各國在華權益問題自無談判的餘地了。

反之，美日通商條約再訂問題却是日本的生死關頭，無論在生絲等特殊商品的輸出上，或在軍火及軍需資源的輸入上，日本現在更非依賴美國不可。在這些問題上，日本固欲借蘇聯以自重，欲以蘇日商約代償美日商約，但是事實上則不能收絲毫效果。日本每年輸往美國的生絲價值，可以抵償由美輸日軍需品一半以上，但是蘇聯却沒有生絲市場。美國既不銷納日本生絲，即就自由通商而論，

軍需也白不會輸去日本，若再加以政府禁運軍火的實施，就更無庸言了。美國很顯明地，拿不再訂新商約的法寶，抵制着日本對美國在華權利的侵犯，日本若依舊堅持其不談第三國在華權益問題的方針，則美日外交的調整，自必不會發生任何效果。

日本重訂美日商約的期望儘管焦急，但是美國方面却非常安閑，且自日本加緊封鎖天津以來，美國國務部更加一再提出強硬而嚴重的警告。去年十一月底美國副國務卿威爾斯發表談話，明白表示「今年一月間美日商約期滿後將不再續訂新約」，威氏並且強調「美國政府并未有任何訓令致格魯大使，涉及將來締約成爲可能的特點」，否認「有試求與日本重訂新約的活動或談判」。（華盛頓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美聯社電）據報，威氏這次所發表談話乃依照事先草就的備忘錄宣讀的，其重要性足以代表美國政府的正式宣言，更值得我們注意。畢德門復又倡議於美日通商條約廢除後實施對日禁運軍火案，在歐戰爆發的今日，這種提議已具實施的條件，因爲美國軍火已可供給英法而猶感不足，軍火商人既非特別有愛於日本，也就不會反對禁運案之實施了。

美國今日所企求的是如何恢復被破壞二年餘的和平工業品的中國市場，是如何把日本行將嚴密關閉的亞洲大門打開。美國現在不但怕軍火無處銷售，且可乘歐戰期中英帝國屬地所供給

工業原料品來源斷絕的機會，對日本侵略者施以更大壓力。倘若日本堅持所謂「東亞新秩序」之建設，并欲否定「九國公約」，則美日關係的調整工作，將實實在在地變成「徒勞無功」的把戲了。老氣橫秋的蘇峯翁也已替軍部向阿部內閣高聲警告說：

阿部外交啊！「儘管八方美人，盡情撒嬌，或說盡諂詞，努力使無一敵存在，也絕不是可靠的事情！噲！在無一敵存在的背面，則有無一友的事情潛伏着。無一友的結果，即為四面皆敵。」（去年十一月八日「國民新聞」論文。）

阿部內閣的對英美法蘇外交調整工作，亦可悲矣！

第十七章 日本親蘇與聯蘇的外交姿態

一 日本外交作風的「大旋轉」

內部意見分歧主張不一致而步伐始終在徬徨歧路上的日本外交，最近又起了一度的「大旋轉」。

去年十月整整的一箇月中，日本政府的外交作風完全集中在調整日本對英美的關係上，因為第二次歐戰的爆發造成美國在太平洋情勢，特別是在中日戰爭的情勢上，不但佔了最重要地位，並且佔了決定地位的結果，日本爲着便利結束中日戰爭而自然將其調整外交關係的重點，置於對美外交的調整上。日本政府於十一月四日以前特別忙碌於對美頻送秋波，日本的輿論也與之同唱交響曲（即令是雙簧之調，也自有其特別的作用），就是這種趨向的具體表現，美日談判的消息，曾經引動全世界的注意。

但自十月與十一月之交以後，日本的外交作風又起了一個大變化，十一月四日村野外相與格

魯大使會晤的不圓滿，在表面上就是這個變化的近因。日本侵略者原欲藉美日關係的好轉，以爲對中國政治進攻的助力，殊不知美國對於自身在華權益的擁護，堅持不折不扣的主張，日本對中國抗日政府的謠言引誘攻勢，又完全爲我中央政府所揭穿，美日外交的調整自然難期有什麼效果，日本即令必欲與美言歡，也覺有憑藉另外的力量或情勢的必要。因此，日本政府自十一月初起，暫時放棄對美積極調整的工作，而改向素來認爲最主要「敵性國家」的蘇聯討好言歡。在日本軍部影響下最瘋狂的報紙，如「國民新聞」及「都新聞」等，對於莫洛托夫在蘇聯最高會議的演說，不但反對看做「赤色的秋波」，並且主張日本政府應即採取積極聯蘇的政策（見去年十一月三日「國民新聞」社評）。

日本聯蘇的趨勢在其調整對美關係的過程上，即已潛伏着客觀的條件與主觀的潮流。一方面遠東的情勢嚴格限制着美日關係的調整達到圓滿的結果，另一方面日本軍部對於日政府的這種工作並不予以支持，無甯是譏爲「媚態外交」，其外交的意向是在聯蘇方面。關於前一點，上章已有詳盡的剖析，關於後一點，且在這裏略加介紹。

日本軍部喉舌的「國民新聞」早在去年九十月間嚴格批評日本政府的親英美外交，自十月

中旬以降，卽又積極主張親蘇的外交政策。自那時候起，該報一面繼續強調「日本外交方針，必須脫離親英美的傳統，」一面則開始謳歌蘇德協定的成功，並促日本外交當局省悟，其言有曰：「外交與思想問題，遇到目前的困難，在一國的存立上，已對世界指示新的意義了。這種事實對於日本當局者之愚昧，混同自主獨立與孤立獨善而對世界舞台掩耳閉目，加以冷笑了。」（去年十月十二日社評）

去年十月以降，日本軍部行動派之間，由於德國從中斡旋蘇日關係而發生了一種的幻想。第一，他們認爲：「最近的蘇聯是以打破國際現狀維持派的一種勢力而登場，並以對抗舊勢力的新勢力而出現，這一點正與日本的國際地位具有類似性。」（「國民新聞」十一月三日社評）第二，他們還推測：「如果日本與德國堅固提攜，東西相應邁進於排英一途，則蘇聯的陸軍或將由中央亞洲向印度及波斯進出吧！」（同報十月十二日社評）第三，他們又以爲：「諾門罕事件上彼此的重大損害……已促使蘇聯認識了東方日本的權威。」並謂蘇聯「……確認了日本排英政策的具體化……」。（同上社評）於是他們更幻想着一個所謂「日德意蘇集團」的出現，對於日本當前的外交，排斥「八方美人主義，」主張「對蘇對德關係的好轉與對英美美國交的調整，是完全不相容的。」「日美國交的調整與日蘇關係的改善，不能同時期待，不犧牲一方則決不能成功一方。」（同報十一

月八日社評。）

日本政府在对美調整工作碰壁後，在軍部行動派外交意識的影響下，自不得不積極開始其調整蘇日關係的工作了。日本外務省發言人須磨，已繼其否認「日本與英美兩國舉行正式或非正式談判之意」（十一月一日談話）之後，一再表示願與蘇聯調整兩國關係，解決蘇日間的懸案。在東京方面由日本外相野村曲盡卑恭之禮一再邀請蘇聯駐日大使史密丹甯，進行談判，在莫斯科方面則由日駐蘇大使東鄉大事活動，求與莫洛托夫磋商蘇日關係的改進。

二 日本聯蘇的手段與目的

然則日本何以要在這個時候積極親蘇呢？關於這一點，就是我國權威評論家之間，也是議論紛紛，難下一個結論。這裏有兩種原因使觀察者迷亂：其一，日本外交方針素來即不一致，日本是以二元傳統外交著稱的，革新派外交主張與穩健派外交主張，常在賽跑；其二，日本各派外交主張的主觀要求，時常為客觀的情勢所阻礙而起旋轉狀態。這兩種原因迫使日本外交常在徬徨動盪中，忽而親英，美忽而親蘇德，一方面主張「親和萬邦」政策，一方面則又排斥「八方美人」外交。現在日本處於

美蘇兩大之間更暴露出它那舉棋莫定的姿態與其內部矛盾的尖銳了。

我們對於日本外交，不能做單純的觀察，特別在蘇德協定實現後的對蘇外交上，更須辨別它的手段與目的，認清各派主張的偏向。日本目前對蘇外交的戲法，包括着目的與手段的兩重性，這在兩派不同的外交主張裏面，又有輕重。日本親蘇外交，在軍部行動派所代表的革新外交上，是目的重於手段；但在阿部政府所代表穩健外交上，却是手段重於目的。日本軍部的外交主張始終是偏向於德意的，所以即在德蘇協定成立後，日本朝野大多憤恨德國出賣思想盟友的時候，日本軍部還是緘默，以至反乎一般，聲言日本的敵性國家不是德國。後來經由德國從中斡旋，日本軍部外交主張的偏向對象中，於德意之外再增加了蘇聯。歐戰爆發後，這種外交意識，逐漸具體化，表面化。日本軍部認為歐戰這陣「神風」送來絕好的機會，日本可以乘機掃蕩英法在華權益乃至亞洲的勢力，以完成其「獨霸東亞征服世界」的第一步。但是他們也自知力量單薄，在目前的階段上必須聯結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共同控制亞洲，於是河相達夫的「世界三分論」變成蘇日平分亞洲的主張。這固然是一種夢想，但是他們却偏要夢入非非，具體主張：日本應早接受德國的周旋，和蘇聯堅強攜手，使蘇聯無東顧之憂，派遣陸軍由中央亞洲向印度及波斯進出，替「永久苦於英國桎梏下的弱小民族」達成解

放的目的，他們更夢想着「日德意蘇的獨裁集團」能夠實現，整個世界就在他們掌握之中了。

反之，日本現政府所代表穩健派的聯蘇外交主張，却偏向於手段的運用。在他們的眼中，英美在遠東的關係不能忽視，目前日美關係重過日蘇關係多多，蘇聯是代替不了美國的。他們很重視歐戰爆發後美國若廢除美日商約則日本將遭遇兩重的規運，日本的對外貿易姑不提它，只軍火來源一項已夠制日本的死命了。軍部對於這一點固然也不輕視，但是他們企圖在所謂「日滿支」布洛克內謀自給自足，所以「國民新聞」極力反對「沒有基本生產的軍火」的輸入。日本現政府的聯蘇外交戲法，是欲藉蘇日的接近威脅英美，特別是美國，對日本讓步，使日本得以結束中日戰爭，使歐戰「神風」得以吹來橫財。與英美妥協，結束中日戰爭，再發歐戰財，纔是日本穩健派的目的，至於蘇日關係的改進，在他們只用做達到此項目的手段罷了。

我們在日本政府的聯蘇戲法上，可以看出幾種和軍部的主張不同的作法。日本政府雖自對美調整工作挫折後，不得不追隨軍部偏向於聯蘇的工作，但却同時對英美頻送秋波。即在去年十一月聯蘇最熱烈的月份中，日本外務省一面再三邀請蘇聯大使史密丹寧，談商蘇日各種懸案，一面又將對英美的調整移至中國境內，進行更加頻繁。特別自蘇日談判已發覺不很順利的十一月中旬以後，

中國境內的對英美談商更加積極，日本政府的外交無寧是偏向於英美方面，十一月間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須磨之來上海，日本「駐華特使」加藤於去年十一月廿一及廿二兩日連訪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及美國駐華大使詹森，談商中國問題等等，皆在證明日本政府外交之多邊的活動。十一月十六日須磨在上海的談話，更加有趣：「日本希冀與美國訂立一新商約，……至於蘇日關係，日本固企求解決蘇日各項懸案，但若謂現時「平滑關係」的目的，在於締結一互不侵犯條約，則未免言之過早。」尤其值得注意的，日本同時還透過美聯社的電訊，散佈日本欲由「汪政權」以調整第三國在華權益，並欲由汪逆拉線以與我抗日政府言和（十一月十六日美聯社電）。

另一方面，親軍的革新派外交家，更加拚命吹起號角，主張排英美而親蘇聯。前駐意大利大使白鳥敏夫著文稱：「日本當前最切要的問題，乃在調整日蘇間關係，及如何促使蘇聯中止援助中國國民政府。英國及美國均不願蘇日成立諒解，但正因此故，日本應更加緊與蘇締結協定。……英美兩國現均不能以實力阻止日本建立「新秩序」。美國欲與日本斷絕商業關係，不過是一種虛張聲勢的恫嚇而已。依余所信，美國既必須考慮有與德國作戰之可能，自無真正力量應付日本。」（去年十一月廿六日日本「報知新聞」所載）日本前駐德大使大島去年十二月十日在橫濱對記者談話，

排英美親蘇聯的主張尤其露骨，據稱：「德蘇將來之關係，對日本將來之外交政策，影響甚大。就目前情勢而論，德國如肯維持現狀，則德蘇關係仍不致破裂。蘇聯在亞洲，願與日本保持友誼關係，日本應敦促蘇聯停止援助中國。日本之外交政策，應爲一元的，不應對蘇對美對英分途並進。」（十二月十日「大公報」上海專電。）

軍部機關報的「都新聞」同時公然揭出軍部對阿部內閣的外交政策不滿的消息，更值得我們注意，據稱：「軍部方面已逐漸感覺現內閣對於國內各種問題與對第三國複雜關係之調整及「中國事變」之解決，皆無力應付，故預料陸相不久即將向阿部提出強硬交涉。」（十二月十二日東京外訊）這是蘇芬戰爭發生後日本政界新趨向的第一次表現。蘇芬戰爭所引起國際關係的新變化，增加了日本外交的困難，即軍部的外交主張也到了重新考慮的新階段，筆者曾經預斷過：他們不會再來一次嫁禍倒閣的手段，如蘇德協定成立後之滾走平沼內閣，要看此後國際情勢的旋轉角度如何來決定。（見「世界知識」十卷六期）至本年初竟不幸而言中。但是日本親蘇外交的真正目的，既不容易達到，用以牽制英美的手段，也不能發揮，則日本外交當依然在泥沼中，徒然加深其內部的糾紛罷了。

三 蘇日關係的風潮

日本各派親蘇及聯蘇的如意算盤所以不能打得順手，自有兩國的基本癥結存在：第一，日本的最終目的在於獨霸東亞，蘇聯則須阻止這種趨向的發展；第二，日本要求蘇聯中止援助中國，蘇聯則要更加積極援助中國；第三，蘇聯只希望和日本訂一個空洞的原則上的協定，而日本則要求具體解決各項懸案；第四，日本在經濟上希望蘇日通商關係得以代替美日通商，但是事實上絕對做不到，日本的也自不能捨英美以親蘇聯了；第五，日本在政治上幻夢着德意蘇關係更爲密切，使日本當局真可以加入一個强有力的「獨裁集團」，但是國際情勢的微妙變化却阻礙日本的美夢難圓。

日本聯蘇及親蘇工作此後的進展，主要的還是要由國際情勢的變化來決定。所以自從蘇芬戰事爆發後，日本對蘇的政策，又到重新考慮或暫時觀望的階段。歐洲新情勢的發展，是有重要的決定因素。自蘇聯進兵芬蘭以後，欲據芬蘭以爲反蘇聯據點的資本主義諸國，皆同樣感到威脅，德國雖然因其與英法的矛盾的深刻還不敢聲張，但是黃連的苦味已上了心頭，對蘇的警惕不知增高了幾多倍哩！至於慣於投機的意大利的態度呢，日本報紙去年十一月一日掲載「意大利內閣大改造」及

「黨軍首腦部更迭」的消息，認為親德派巨頭（指宣傳相亞爾非里及法西斯黨書記長泰拉司）退陣，親英法人物（指陸軍總參謀長格拉齊尼等人）東山再起，暗示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大起變化，而蘇芬戰爭爆發後意大利的反蘇狂叫，當然更使日本的憂慮加深。去年十二月十三日國聯限時警告蘇聯，雖然只是一個空架子，但在胆小如鼠的日本外交當局，自然已在戰慄不已了。何況美國早以「打草驚蛇」的手勢，藉對蘇的抨擊以警告日本勿與蘇聯接近了。是以日本外相野村特於十二月四日邀請美國大使格魯解釋一番，同日外務省發言人須磨宣稱：「余欲肯定聲言，與蘇聯訂定一不侵犯條約，絕非日本的計劃，吾人僅思將各項懸案予以解決而已。」九日野村更加邀請外交界的元老五人，談商調整英日、美日及蘇日關係。這又使吾人覺得日本外交似又要回到「白紙外交」了。野村外相不久又與格魯大使作過幾次會商，日本外交又回到去年十月間的姿態。這裏已經證明了，我們的預斷「日本不能以蘇聯代替美國」日本利用蘇聯的如意算盤並不能夠如意地打下去，是又可斷言的了。

日本軍部喉舌的「國民新聞」去年底竟改變了口吻，連續責斥蘇聯不痛快和日本具體解決各種懸案，但是蘇聯的態度却漫不在乎，日本越焦急，蘇聯越冷靜，一切懸案皆沒有解決，劃界談判

甚且破裂，最近蘇聯調名將史丹恩回駐遠東，積極佈置遠東防務，風聲鶴唳，又似爲蘇日關係急變的預兆，此後的變化更值得重視。

第十八章 日本的國際宣傳陰謀

一 緒言

日本不但運用武力侵略外國，並且利用國際宣傳欺騙世界。所以每逢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時候，他們總是投下鉅額的宣傳費，以收蒙蔽及欺騙的效用。日本軍部明瞭現代的戰爭不僅僅是武器的比賽，更不是軍隊與軍隊的鬥爭而已，現代的鬥爭是全面的戰爭，除軍隊，外交，經濟，思想等等的鬥爭而外，國際的宣傳戰也是極重要的一環。

日本國際宣傳的手段，雖然非常拙劣，只憑着主觀的方法做去，而不考察被宣傳的對象的性質，但是他們所採用的宣傳方法，不管如何卑劣與下乘，日本政府大多採用。現在只列舉主要的方法則有下列各種：

- 一、由日本政府自己創辦或津貼民間創辦報紙，以做有系統而直接的宣傳。
- 二、由政府自己創辦或津貼民間創辦通訊社，供給本國及外國的報紙，以各種有利於日本

的消息。

- 三、派遣政客及御用學者分赴各國，游說各國政治家、文化人，乃至對一般人民演講。
- 四、利用鉅款金錢收買外國報紙，新聞記者，卑鄙的文化人，以及無賴，流氓等等担任宣傳。
- 五、派遣專責人員，分赴各國，用溫和巧妙的手段與各種團體聯絡。此種手段大多施用於民衆團體方面，與游說略爲不同。
- 六、廣播也是日本廣泛國際宣傳的方法，專以有系統的消息或演說向世界播音。各種語言乃至於各地方的方言，日本都加以採用，有時甚至利用漢奸當發音筒。
- 七、日本政府機關或受政府津貼的團體，還以刊發小冊子爲對外宣傳的手段，其內容大多數是較有系統的報道或論說。
- 八、散發傳單也是日本政府機關或民間團體對外宣傳的一種方法，其性質略與刊發小冊子相同，所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的內容偏於有系統之長篇論說，而後者的內容則限於片斷的消息或富於煽動性的論文。

日本政府採用上列各種方法進行對外的宣傳。自一般看來是由外務省主持和指揮，并由海陸

軍的新聞組及其他的公私法團輔助，但是事實上也與內務省及文部省等有關係。例如對僑居日本的歐美人士的宣傳，內務省負着很大的責任。日本每年用在國內外的宣傳費，因為是一種秘密費用，所以無從知悉，但相信必定是一種極大的數目，特別是對外作戰的時候。在世界各大都市，如倫敦，華盛頓，柏林，巴黎，羅馬，上海，北平，以及其他各地的日本使館及領事館，每年都領着極多的宣傳費。所有日本的外交官，及所謂親善使節等，也都按期領着很多的津貼。據說，這種津貼，是用在他們和外國記者，通訊員，報社社長，及宣傳員等的應酬上。

二 報紙的國際宣傳

日本對外宣傳最具體而有效力的方法，要推報紙和通訊社的宣傳。本節先述報紙的宣傳，大約歸納起來可得三個方面：其一，是統制其本國的報紙，其二，是收買其國內外的外國報紙，其三，是自家在國外刊行報紙。

(A) 日本國內報紙的國際宣傳

日本政府特別是軍部對於報紙的統制最為嚴密，一切的消息不是政府頒發的，就是經過政府

嚴密審查過的。日本的出版法不但採取事前的審查法，并且採用事後的懲罰法。日本政府最注意的新聞是有關國際宣傳的新聞。日本政府時常召集各大報的記者，特別是各報政治部部长訓話。日本各大報如東京「朝日新聞」東京「讀賣新聞」東京「日日新聞」東京「報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等皆與政府聯着密切的連繫。如「國民新聞」等報簡直就是日本軍部的機關報，所以對外的宣傳更加積極。

日本國內報紙對外的宣傳最積極而有效的，還須推重英文報紙，因為英文報大多為外人閱讀的，在日本的英文報可分成兩大種類：其一，是日本政府或日本人自家經營的；其二，是外國機關或個人經營的。日本政府經由這兩種英文報紙的國際宣傳辦法，也因其性質之不同而互異，對於本國經營的英文報的指揮和命令當然是絕對的，但對於外國人經營的英文報的指揮和命令，就只能採用收買和聯絡的辦法。日本專為外國讀者刊行三家英文報紙，就是東京的「日本泰晤士郵報」，「大阪每日新聞」的英文報，及大連的「滿洲日報」(Manchurian Daily News)。大阪「每日新聞」雖然不是政府報，但其對外的宣傳却做得非常積極。至於「日本泰晤士郵報」是東京外務省純粹的代言機關，「滿洲日報」也是關東州的機關報了。其中「大阪每日」的國際宣傳力量最大，因為

它的通訊員滿佈於世界各地，只香港一隅，即有四個通訊員駐紮着，他們的工作從各地的報紙搜集廣州及華南的新聞，參雜他們的情報和虛構，經過製造之後，再以英文版傳達於外人的眼前。在各地前線也都有他們的記者，有時還被日本軍官准許坐乘往各地轟炸的飛機，到處觀察轟炸情形並加拍照，以便詳細的描寫。

日本國內的英文報，也有幾家是外國人創辦的，如東京美國人創辦的「日本廣告報」及神戶英國人創辦的「日本紀事報」，即其最著名者，願意知道正確消息底外國人，大都購閱這兩種報，也因為新聞的來源完全依靠日本御用通訊社的同盟社英文組供給，所以無意中也就替日本作國際宣傳了。再因日本政府底威脅和利誘，其國際宣傳底效用更大了。

(B) 日本海外報紙的國際宣傳

日本在國外專為國際宣傳的目的創辦許多種的報紙，其中在大陸方面最著名的，就是過去的「順天時報」(北平)及現在的「香港日報」(香港)。這裏且以「香港日報」為中心剖述於下。 「香港日報」現在已成日本對華侵略上國際宣傳的急先鋒。它是在香港出版的，現在的社址：香港莊士頓道二十四號一樓。「香港日報」最初是由日本人并手元一私人開辦的，經費也只是由

日本政府津貼，直至前年十一月，因為侵華戰爭底擴大，日本政府覺得有擴大國際宣傳底必要，於是「香港日報」纔由台灣總督派人接辦，全部經費也由台灣總督府負擔。所以現在「香港日報」完全變成了日本政府對外宣傳的重要機關報了。

「香港日報」現在的經費每月約在五千元以上。每日出版晚刊中文版一大張，日文版一小張。份數在二千份以上。該報因其造謠誇張過甚，所以中外人士（除日人外）很少願意購閱的，聞近日覺擴大至按戶派送的地步。但是派報者都常被人家潑尿，大喊倒臺。其宣傳力量之微弱，實在出了侵略者的意料之外。

「香港日報」現在的規模擴大多了。去年還增加了英文版。其組織之大要是於社長之下置日文，英文，中文各版的總編輯各一人。此外還置調查部及營業部主任。大小工作人員有日人將近二十人，其餘皆為漢奸。據最近調查，「香港日報」的主要職員約如下表（一九四〇年春調查）：

職別：	姓名
社長	衛藤俊彦 (三十六歲)
編輯部長	東明彥 (三十九歲)

(A) 日文版總編輯

三島文平

(三十七歲)

編輯

鈴木和信

(二十五歲)

編輯

上田尙司

(四十一歲)

(B) 中文版總編輯

賴子清

(台人四十四歲)

編輯

黃寶樹

(台人三十一歲)

副刊編輯

李滌塵

(梅縣人三十二歲)

(C) 英文版總編輯

張香生

(台人三十八歲)

編輯

李治泰

(福州人四十歲)

編輯

Mr. Mann

(英國人二十八歲)

編輯

Miss Agletesh

(美國人三十五歲)

調查部長

三島文平

(三十七歲)

營業部長

建部豐起

(三十八歲)

部員

上田尙司

(四十一歲)

部員

魏繪松

(台人三十歲)

工廠長

石塚

(四十二歲)

附設印刷所主任

田中

(五十二歲)

「香港日報」除刊印自家報紙外，還兼代印各種宣傳品，已經成了日本在華文字機關的大本營。

日本在國外的國際宣傳，正與在國內的國際宣傳一樣，並沒有忘記了利用英文。上述「滿洲日報」即其著例。同時，日本政府也極力利用外人經營的英文報，例如「北平紀事報」，雖然編輯者是英國人，但是實際上則無異於日本的機關報。此外，上海的「泰晤士報」也時常發表日本人的意見，香港方面也有兩家外報採用同盟社的消息，無形中已為日本作國際宣傳。日本政府還在香港創辦一家英文報，日本人去年也在新加坡開辦一家英文報，專供英國及其他外國人閱讀。

三 同盟社的國際宣傳

(A) 同盟社的沿革與使命

第十八章 日本的國際宣傳陰謀

「同盟社」是「同盟通訊社」的略稱。它是日本最大而又唯一的通訊機關。正如日本「戰事年鑑」所言，「同盟通訊社」是全世界代表日本的「通訊社」。日本以前有兩個通訊社：其一是「新聞聯合社」；其二是「電報通訊社」。同盟社成立於一九三五年之後，合併了「新聞聯合社」及「電報通訊社」，成功了日本國內外之通訊事業的統一。

同盟社實質上雖是日本政府的代言機關，但在名目上却是社團，其組成份子僅限於日本的日刊新聞社及廣播協會。現在的組成份子包括着日本，朝鮮，及台灣的三個廣播協會，和日本全國一百九十九家的日刊新聞社。其新聞壟斷之力，於此可見。

同盟社最大的作用是以日文，中文，及英文三種文字供給各種新聞給日本國內外報紙。即所謂「報告日本底情況給世界」。在這種主觀的報告當中，自然帶着莫大的國際宣傳的使命。自從中日大戰爆發已來，同盟社的活動更加積極。它的通訊記者分佈在中國各戰場及各主要通訊據點，聚集所開資料到總局及各地支局，再由無線電拍送給世界各國的報館。因此，同盟社的國際宣傳力量，遠勝於日本國內外自己辦的報紙。

(B) 同盟社的事業及其影響

同盟社的主要事業是：一方面普遍搜集世界各國的消息；一方面提供日本及與日本有關底新聞給世界各國各地底報館或通訊社。後者是日本向世界作國際宣傳的直接手段，前者是施行國際宣傳的間接手段，二者又是相輔爲用的。

同盟社搜集消息之方法有二：其一，在與日本利害關係深切的地方，由自己設立總局，支社，支局，乃至派駐通訊員；其二，在比較隔絕的地方，則採用和世界的主要通訊社聯絡的辦法。同盟社所設立海外之機關非常普遍。在北平和上海分設總局，在長春設支社，若干支局則分設於哈爾濱，奉天，大連，南京，杭州，廈門，張家口，厚和，石家莊，太原，大同，天津，青島，濟南，倫敦，巴黎，柏林，莫斯科，日內瓦，紐約，華盛頓，檀香山，孟買，新加坡，及香港等地，不下數十處。通訊員的駐在地更加普遍。只就我國東北一隅言，則有滿洲里，海拉爾，齊齊哈爾，龍井村，安東，山海關，吉林等地。同盟社社員約有一千二百六十名。社員外之職員也有六百八十多名。總計約有二千名之工作人員，在爲日本的最重要之國際宣傳而活動着。

同盟社蒐集新聞之第二方法，是與各國主要通訊社取得聯絡，互相交換消息。世界六大通訊社如英國之路透社，美國之美聯社，法國之哈瓦斯社，德國之「德國通訊社」，意大利的斯蒂尼芬社，及蘇聯的塔斯社，皆與同盟社取得密切的聯絡。此外，還有代表世界二十二個國家的二十二家底通訊

社，與同盟社交換着新聞。所以平常每月份所收到無線電的消息在十四萬言以上云。

同盟社更重要的事業，就是提供日本或與日本有關的消息給世界各國。這纔是日本政府國際宣傳的最大表現。同盟社全以所蒐集的消息爲資料。再參以日本政府的御用消息及自己的虛構。作成最妙的欺騙的新聞。現在只舉二兩個例子來說。前年四月間同盟社卽向法國大吹大擂，假造美國某軍官的談話，稱日本軍隊將於五月十五日佔領漢口，到那時候，戰爭卽可結束。但到期却不能兌現。又如前年四月十日，日本飛機轟炸湖南大學的時候，同盟社就捏造由莫斯科傳出的消息，說蔣委員長及朱子文均被炸死。過了數日之後，同盟社又發出一個消息，說蔣委員長僥倖未炸死，然已受重傷，後來不到一星期，該社又宣傳蔣委員長乘飛機到徐州前線鼓勵將士，中途被日機包圍襲擊，幾至墜地。

現在接受同盟社英文無線電消息的國家，有法國，英國，蘇聯，意大利，瑞士，波蘭，暹羅，荷屬東印度，土耳其，立陶宛，墨西哥，祕魯，以及南菲聯邦等國。每日發電回數如下（一九三八年八月間。）

回數 語數

對歐洲方面

四

一一〇〇言

對美洲方面	四	一二〇〇言
對亞洲方面	一〇	二〇〇〇言
對中國方面	二四	四〇〇〇言
計	四二	八四〇〇言

同盟社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且又繼承了「無線電時事通訊社」的事業，每日向海上船舶拍發日文及英文的電報。前者每日達三五〇〇言，後者也有二〇〇〇言之多。

從同盟社事業規模之大，可以想見日本國際宣傳的影響了。

(C) 香港同盟社的活動情形

這裏不能忽略的一點。就是同盟社在香港的活動。香港同盟社雖然只是支局，但其事業之重要却因香港華洋報紙之增加，而日益增加。香港支局每月經費據說約有五千元港幣，都是日本駐港武官室及日本領事館各方津貼的。其事業內容分日文版、英文版、及中文版三種。每日每種文字均送稿三次。其範圍最近且已擴大至澳門和廣州。現在支局長是松方義三郎，日文部主筆是中屋健二，附記者一人。中文部則委託香港日報。香港支局現地址在香港荷蘭銀行七樓六〇五號。自香港變成中日

國際宣傳的重要據點以來，同盟社也因其重要性的增加而大為活躍起來。據說，香港支局除普通費用外，支局長每月還領取六七千元的活動費。現在香港同盟社的電稿已是普通地贈送各報館了。名義上雖說每月收稿費二千元，事實上只要報館給個地址，表示願意採用，則可免費得到源源不絕的供給了。

四 日本其他的國際宣傳方法

所謂其他的國際宣傳，就是前面所列舉的游說，收買，聯絡，廣播，刊行小冊子，散發傳單等方法。游說和聯絡在日本國際宣傳上佔很重要的地位，其具體的辦法就是派遣所謂親善使節在歐美各國大肆宣傳。日本政府派遣的說客當中，有兩個出色之宣傳家：一個是老外交家的石井菊次郎子爵；一個是「大阪每日新聞」及東京「日日新聞」社社長高石信五郎。中日大戰爆發後，這兩個出色的說客在歐美各國大事活動，表面上是演講，事實上則對各國政治家、新聞記者及所謂和平社會游說。他們因為抹殺事實及宣傳技術的拙劣，現在已經失敗返國了。但是日本政府却歸罪於日本駐外的外交人員。所以訓令駐各國的外交官要對記者特別恭敬——這裏當然也包括着收買的意義。

日本用金錢收買外國記者，代為發表文章及消息，却比遊說和聯絡的效力來得大些。現在只舉幾個地方的例子來講。日本人在安南方面曾經一度收買了不少的報紙。如西貢的「新亞細亞畫報」，「人民報」，「報知新聞」，乃至「公正報」，河內底「東京將來」，巴黎的「巴黎晨報」，「民友報」及一些法國右派經營的報紙。「新亞細亞畫報」曾得日本人三千元的津貼，及僑越日商の三井洋行，大南公司，鹽田商店等的大筆廣告費。所以除經常替日本宣傳外，還於前年正月專為日本出了一期「中日戰爭專號」，其內容的要點是說：中國是東亞和平的擾亂者。再如通州事變原為日本製造傀儡政府的結果，該報則罵中國人為殘酷。「報知新聞」現在每月也得到日本人三百元的津貼，所以時常造些假消息，誣蔑中國，終致越南總督巴若士警告他，叫他替法國輿論留點面子。「人民報」的副經理也常在西貢三井洋行支店秘密出入，所以也常發表顛倒是非的言論。巴黎的上列幾家報紙是否領得日本底津貼，抑為日本宣傳所麻醉，雖不得而知，但其常為日本張目則為事實。

日本還用金錢收買各國的學者，前年日本駐法大使杉村和特派的使節薩摩侯爵活動的結果，法蘭西學術院會員法勒爾就於同年二月東來考察遠東戰事，他到過東京，及其他重要都市，朝鮮，我國東北，及平津各地。他原定到漢口，終因日本政府的美人和佳着的款待中途折回，他經過新加坡時

居然對通訊社記者說：「中國的抵抗是徒然的。日本既是建設東亞和平及秩序的主人，當然能貫徹其懲戒中國的目的。」他回到馬賽還在「遠東見聞」的講題中顛倒是非哩。

日本利用廣播之國際宣傳，也是主要的國際宣傳方法之一。東京的短波無線電台，除星期日外，每日下午五時十五分都有五分鐘的英文新聞報告，有時還參以短篇演說。因為日本的英文發音不好，便僱用了一個叫做牛頓之英國人當吹音筒，所有新聞報告都是根據同盟社的英文稿。報告的內容大吹其「皇軍」之如何英勇，簡直就是槍砲打不穿的肉體。

日本還利用廣播無線電台煽動中國同胞。我國的國語，廈門話，廣東話，江蘇話等等的廣播，我們每日都可以聽到。許多不知恥的漢奸，居然替日本侵略者服務，認賊爲父了。

日本人利用小冊子作國際宣傳，凡是搭過日本輪船，或到過日本的人，都可以感覺到。在平時是把日本宣傳得像個天堂，日本女子就是天仙。在戰爭時期是把強盜的「大道理」赤裸裸地搬排出來。現在對外的小冊子宣傳已由駐外使館及領事館承擔起來大肆活動了。據說，小冊子宣傳費佔着很大的數目。上述同盟社也有幾種定期的刊物，如「國際寫真新聞」、「同盟週報」及「經濟小冊子」等，繼續向世界散佈。

小册子的效力，不能充分發揮的地方，還用傳單來補充。去年我們還在香港發見了假冒海外華僑救國會的名義散發反動傳單。「香港日報」去年春間被香港政府搜查時，還被發見了許多不穩的傳單，結果中文主筆葉錦燦被拘留數星期，香港日報被罰一百元。

五 日本的國際宣傳團體

日本的國際宣傳除上述正面的宣傳外，還藉用溝通各國文化的名目，利用御用學者及文人，組織國際性的文化團體，積極作側面的宣傳。就其團體的性質區分起來，可得兩大種類：其一是全世界的或一般的文化團體；其二是僅限於日本與另外一個外國的，或專對一個特殊對象的文化團體。茲就其重要者列表如下（根據昭和十五年度每日年鑑）：

(A) 日本一般的國際文化團體

名稱	代表者	地址
海外教育協會	石井菊次郎	川崎市
海外事情研究會	神田正雄	東京市

國際日本協會	井上匡四郎	東京市
國際文化振興會	永井松三	東京市
國際振興會	近衛文麿	東京市
善隣協會	一條實孝	東京市
大東文化協會	松平賴壽	東京市
太平洋協會	鶴見祐輔	東京市
東京汎太平洋俱樂部	井上匡四郎	東京市
東洋協會	水野鍊太郎	東京市
日本外交協會	半澤玉城	東京市
日本外事協會	理事合議制	東京市
日本國際協會	石井菊次郎	東京市
(B) 日本特殊的國際文化團體		
名稱	代表者	地址

阿富汗俱樂部	田鍋安之助	東京市
開南探檢協會	多田惠一	東京市
關西日意協會	稻畑勝太郎	大阪市
北支那協會	芳澤謙吉	東京市
神戸日伯協會	坂千秋	神戸市
暹羅協會	近衛文麿	東京市
大亞細亞協會	松井石根	東京市
大日本回教協會	林銑十郎	東京市
中央滿蒙協會	阪谷芳郎	東京市
德國文化研究會	清浦奎吾	京都市
東亞研究所	近衛文麿	東京市
東亞調查會	德富豬一郎	大阪市
東亞同文會	近衛文麿	東京市

南洋協會	近衛文麿	東京市
南洋經濟研究會	糟谷宗一	東京市
日亞協會	一條實孝	東京市
日意學會	大倉喜七郎	東京市
日意文化協會	正木直彥	東京市
日印協會	大隈信常	東京市
日英協會	克萊琪	東京市
日加協會	阪谷芳郎	東京市
日華學會	細川護立	東京市
日匈文化協會	三井高陽	東京市
日澳協會	阪谷芳郎	東京市
日土協會	缺員中	東京市
日德協會	大久保利武	東京市

日德協會	佐多愛彦	大阪市
日德文化協會	大多保利武	東京市
日波協會	前田利爲	東京市
日伯協會	坂千秋	神戸市
日伯中央協會	德川賴貞	東京市
日法會館	若槻禮次郎	東京市
日法協會	曾我祐邦	東京市
日法文化協會		京都市
日美協會	德川家達	東京市
日美關係委員會	石井菊次郎	東京市
日美文化學會	青木菊雄	東京市
日葡協會	三井高陽	東京市
日墨協會	森山慶三郎	東京市

日滿實業協會	伍堂卓雄	東京市
日滿中央協會	宮田光雄	東京市
日滿文化學會	經振玉	滿洲國
日荷協會	佐藤尙武	東京市
日俄協會	理事合議制	東京市
日本瑞典協會	藤原銀次郎	東京市
日本丹麥協會	前田利爲	東京市
日本挪威協會	大倉喜七郎	東京市
日本美布協會	常光浩然	東京市
日本拉丁美洲協會	一條實孝	東京市
斐律賓協會	德川賴貞	東京市
滿洲文化協會	貝瀨謹吾	大連市

從這些文化團體，可以看到日本與世界各國，上自英美法蘇德意等大國，下至瑞典、挪威、土耳其、

阿拉伯、暹羅、荷蘭、波蘭、葡萄牙、丹麥等小國，以至加拿大、印度、澳洲、菲律賓等殖民地，也都以文化團體底名目取着密切底聯絡，并經由這些團體以進行其對外宣傳。中日大戰爆發後，這些國際文化團體底活動更加積極。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日德意三國法西斯侵略國家底緊密聯結。據傳，這三國駐港的領事館之間，結成了國際宣傳的團體，其國際宣傳雖尚未有什麼具體的辦法表現出來，但此後的動向，變成日本國際宣傳的主要機關，却是可靠的。

一 日本急欲結束戰爭的言論

歐戰爆發以來，敵國朝野皆主張即快結束中日戰爭。但是貪婪無厭的日本軍閥，既要魚又要熊掌，既要即快結束戰爭以便發一次歐戰的橫財，又捨不得獨佔中國權益的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於是關於結束戰爭方式的論爭不但加深了日本政界各派的鬥爭，並且絞榨了日本一般論客的腦汁。這裏特爲選擇具有實踐意義的幾派代表言論，介紹於國人之前，以見敵人即速進行和平的方式也不能一致了。

第一篇論文「建設新秩序與九國公約」，是日本軍部「機關報」「國民新聞」的社評，可以代表軍部的意見；第二篇論文「日本在歐戰中應採的策略」，是親軍派「革新」政治家中野正剛的論文，代表日本法西斯論客的主張；第三篇「日本誘降者的幻夢」，是日本震關（外務省正統派政客芳澤謙吉與半自由主義學者評論家馬場恆吾的問答，可以代表日本穩健派的方針。但是荒謬絕倫，則充滿着各篇論文。）

一 建設東亞「新秩序」與九國公約

前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聲明的根幹，是「中國事變」的最終目的，在於「東亞新秩序」的建設。自那時候起，「東亞新秩序」的建設，就變成了談「中國事變」與論非常時的人的常套語，也變成了時局政治的用語。但是這個「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云云，究竟帶有什麼樣的具體目標，和什麼樣的具體內容呢？關於這點，識者和政府，都還沒有明瞭的指示。而且，最近給予我們一種感想：汪兆銘政權的樹立，也就是「新秩序」建設的實踐內容。政府拿這種實踐爲目的，識者也相信「中央新政權」的樹立，就是「中國事變」的終了。但是在以租界問題爲中心而展開下來的東京談判的前後的日本國民排英運動，事實上就是以這個最重要的「東亞新秩序建設」的政治課題爲根源，却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換言之，當時日本國民的決意，是喚起全國民的共感，集於英蘇的排擊及租界的撤廢上。日本政府也予以援助，終於發展成爲亞洲各地的「民族運動」(？)。

現在東亞大規模戰鬥行爲的目標，既然在於「新秩序」的建設，那末無論在理論上抑在實踐上，都應當否定舊秩序。換言之，舊秩序不破壞，則「新秩序」的建設不可能。因此，爲着建設「東亞新

秩序，」就非先全面地否定東亞舊秩序，並加以積極破壞不可。然則應加以否定及破壞的舊秩序，究竟是什麼呢？這一點先弄個清楚，日本外交的立場，纔能明確。這不消說，就是英蘇侵略所造成中國半殖民地的人格與形態，所以把這個性格與形態，在國際上規範化的九國公約，必須予以廢棄。具體言之，把英國侵略式的支配勢力，排除於東亞的全局面之外，切斷蘇聯赤化侵略的魔手，撤廢列強在中國擁有舊秩序的代表存在的租界等等，就是實行否定舊秩序的實踐手段，欲使東亞脫却列強支配的國際規範，必須以廢棄九國公約為絕對的要件。

列強自「滿洲事變」以來，每當遠東事態發生，必引「違反九國公約」的話，做干涉日本的常套語。英法所操縱的國際聯盟，規定日本為侵略國，決議不承認滿洲國。這是日本國民牢記不能忘記的事實。卽在今日，英法及其同夥的列強，豈不是依然堅持着這一點嗎？「中國事變」爆發後，前年十一月在勃拉賽召開的九國會議，也有規定「中國事變」為違反九國公約的議決案，更是日本國民記憶中的新事實。對於前年十一月三日帝國政府的聲明前頭記述的「東亞新秩序建設」三點，英法提出共同抗議，也是這個九國公約違反論。日本政府雖然屢次主張「中國事變」並不違反九國公約，但是出現於英美議會的攻擊日本的論據，依然時常是條約違反論。

既然決定「東亞新秩序」的建設，爲「中國事變」的最終目的，則把舊秩序從國際上規範化的九國公約，卽據上述理由當然也非予否定不可。日本必須採取更積極的攻擊向中外聲明：日本在大陸上的各種行動，絕對未違反九國公約，而是九國公約本身不適合東亞新事態，是一種不合理至極的「國際政治惡」的存在。因此，我們今日雖嫌過遲，但仍主張卽速宣言廢棄九國公約。并且應該明確說明「東亞新秩序」的建設，與世界新秩序的建設，具有密切不可分離的關係。爲着歐洲新秩序的建設，德意不是對日本所經驗過的不合理的國際規範的凡爾賽條約，斷然予以否定了嗎？并且他們并不聲明不違反凡爾賽條約，不採取卑怯的態度。我們相信：日本帝國政府外交的根本重點，應該貫徹「東亞新秩序」的建設自九國公約的廢棄開始的原則。（去年十月五日「國民新聞」社評全譯）

二 日本在歐戰中應採的策略

一 日本應該如何？

日本之不參加歐洲大戰，不是微溫主義，而是滿弓以待機會。日本應該不拘泥於目前的小是非，而一途發展日德意的友好關係，精進世界新秩序的建設。日本必須在歐洲陣營分裂成兩個的時候，依照自己的理想和一方面緊緊握手。

日本在明治時代自由主義的過程上確保了英日同盟。今日正當世界一大變革的時會，隨着這個革新的一大潮流排擊世界現狀的維持，採取必然的途徑，也不是無因。假若徬徨於岐路上，只在口頭上強調自主獨往，那末或將因為東亞的犧牲清算了世界的摩擦。歐洲大戰後的經驗在我們的記憶中還是新鮮的。

二 對蘇國策如何？

停戰協定，國境調整，打斷蔣政權外援，締結不侵犯不干涉條約，這些都是眼前的應急之策。其次就是庫頁島及沿海洲的買收，使蘇聯得以安心轉向南方。這就是遠大的對策。在蘇聯，西有德國，東有日本，故與其和這二大強兵國衝突，倒不如向南方採取解放英國支配下的弱小民族的手段，以求打通海口之爲愈。

這種辦法纔是日本實力和德蘇外交的微妙應用。

三 怎樣對待英美？

在解決中國問題的過程中，對於敵性國家應採敵性的處置。自「滿洲事變」以來認日本爲侵略國家而煽起國際的反感的列強，若不證實其速改正見解與行動，則不能期待日本的好意。

若不一掃英國的特權出於東亞之外，則「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不可能。租界問題的解決，自歐州大戰爆發以來已經非常容易。日本應該在其壓制下的中國領土內，代行中國的中立權，解除英法軍隊及軍艦的武裝，接收租界於日本手中以待後日還付中國。日本此際必須表示斷然的態度，排除在長江一帶及上海蠢動的英國系猶太人資本的再抬頭。

爲着改正美國的國際見解，必須發出堂堂的呼喊。高調民主主義的美國，對於現代人類生活基調的國際，沒有寬容國際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度量，實非保證世界和平的大道理。爲眼前之計，美國應於日美間締結不侵犯條約，保證她的東亞貿易。若日本確定態度，增進日德意蘇的理解，則美國必自警而不敢出頭。日本倘若優柔不斷，則將變成誘引美國參戰的原因。

此際應特加注意的是，關於日本的「事變」解決及戰後經營，絕對不能夢想英美財力的援助。必須在這點上確定基調而實踐日本自給自足的建設。

英法自己忙於戰爭，美國忙於供給英法，沒有餘力可以援助日本。

四 處理「中國事變」與「新政權」

新中國之政權的基調是排英，也就是與日德意協力。排英意味着排除英國的政治經濟的特權；與德意協力云云就是允許沒有軍事特權的德意增進通商投資的自由，并以此為限度，倘若「新政權」對英法表示媚態，則又是重蹈「蔣政權」的覆轍。近來，汪兆銘在論文中註釋「日本不參戰」的態度為對英法好意對德國惡意的表現，確是大錯特錯。心想利用英法可以建設「東亞新秩序」，是日本上的幻想；絕對不是新興日本的見解。汪兆銘必須一面指導中國民衆，一面和日本國民的排英感情合作。（中野正剛作「中央公論」世界戰臨時增刊。）

三 日本誘降者的幻夢

馬場：雖然說要邁進於「中國事變」的解決，但不知道有什麼好的方法？阿部內閣的方針是不參加歐洲戰爭，當然是對的。說要邁進於「中國事變」的解決，也持過拼命擔當的決定，但結果却毫無成就。究其原因，在於沒有辦法。現在有沒有解決的良策呢？

芳澤：或者是有的。正如去年十二月近衛聲明所陳述的，和中國「新政權」結托，並予以承認，促其建設「東亞新秩序。」日本是採這種步驟的。所以現在說到方法，就是這個。

馬場：在個中人想，或者就是這樣，但也從我們門外漢說，所謂「中國事變」的解決，不就是結束中日戰爭嗎？不就是不戰爭也可以的意思嗎？但其「新政權」即令是汪兆銘的「新政權」，若須和「蔣政權」戰爭，那末因汪兆銘沒有武力，結果還是要日本幫它打仗。如果汪兆銘之名由日本軍隊行戰爭之實，結果，豈不是和現在一樣嗎？

芳澤：我對於「汪兆銘新政府」的組織及其「新政府」的武力，是沒有絲毫的常識的，但據推想，日本或將使汪擁有軍隊。是否使他們擁有陸海空三軍全部，雖不得而知，但至少也將使他擁有陸軍。

馬場：是中國兵嗎？

芳澤：是的，他們或將和「重慶政府」對峙。

馬場：但是可以和「重慶政府」對峙的軍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立的呀！

芳澤：也只能這樣做。

馬場：據我的考慮，這次歐洲大戰的爆發，對於結束中日戰爭，是非常好的機會。原因在於歐洲正需要戰爭的物質。德國之簽訂德蘇不侵犯協定，原因也即在於德國所需要的原料，希望由西伯利亞供給。同時，德國也希望中國供給。不但德國這樣，即蘇聯及英法也都渴望着中國的物資。若自德蘇的關係說，因為波羅的海被封鎖，若不開拓海參威航路以向歐洲輸送物資，則將陷於困難。美國雖然擁有物資，但何時參戰，却不得而知。那時候，近代戰爭非常需要多量的鐵，煤，煤油及其他金屬類。我想除將全世界的物資輸送歐洲去消耗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但是，想從中國採用物資，中國在戰爭中所以不可能。總而言之，應該促使需要物資的世界列國說出：停止戰爭吧！像諾門罕的停戰協定也好，至少歐戰繼續的期間，採取任何的方式成立一個停戰協定，以便開發歐洲所需要的物質。若由歐洲出資開發，則日本所說的長期建設，就可以短期成功。就諾門罕戰爭一例言，不必再言誰勝誰負，只照現在的地域停戰，在二三年歐戰繼續的期間，拚命努力，豈不是好嗎？若能這樣做，日本所用的金錢，也就可以拿回來。即「東亞新秩序」也可以在這個開發了的地盤上建立起來。這種情勢已經形成，可以渠

成水通。只要外交官稍爲運用他們的聰明（？）豈不是馬上可以成功嗎？（芳澤謙吉與馬場恆吾對話，載於「改造」歐洲大戰臨時特刊，原文爲「歐洲大戰與中國事變。」）

二 日本軍部行動派最近的外交主張

日本政府的外交雖然由「軸心外交」回到「白紙外交」去了，阿部內閣更加醉心於對英美外交的調整，但是軍部行動派的外交自有他們獨特的主張和方針。他們對於元老重臣系外交意識的親英美方針，認為「外力依賴」指為「媚態外交」，他們目前所夢想的，只是早日實現和蘇聯提攜。他們認為對英美外交的調整是徒勞無功的工作，倒不如乘此歐戰的機會，把英美的勢力排除出東亞之外；他們已極願意接納所謂「赤色秋波」了，甚至而改變了口吻，說這不是「秋波」而是正當的態度。我們無以形容之，勉強可以說：「酒未到嘴唇已有三分醉意」了。具體的內容，可以由下面軍部行動派代言者的「國民新聞」的社評看出。其中的狂妄與陰謀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編者

一 「事變」解決與外力依賴

歐洲大戰的局面一向不明瞭，即至今日仍是和戰莫定的情勢。其所以然的原因和事情，固然複雜多端，但是歐洲的任何交戰政府乃至國民，也未明確確定戰爭的目的，因而對於戰爭，既沒有真誠

的氣魄，也沒有積極的戰意，只管等待着外國出頭的「外力依賴」心理，確有很多成分的作用，這可以認為使時局這樣低迷的主要原因。換言之，法國依賴英國，而英國既沒有單獨對德國正面直衝的信念，也沒有這種實力，於是企望着美國的援助，採取複雜微妙的動作。在德國方面，也是一面凝視着蘇聯的顏色，一面伺聽着意大利的鼻息，所以陷於極其晦澀的態度。最可怕的就是這些國家的卑屈的「外力依賴主義」，其國家及國民因其不徹底所受的毒害，較之因戰爭之真正進行所產生的毒害還要慘烈。

然而歐洲的事情姑且不管，即日本國內近來也於不知不覺之間，發生了「外交依賴」的傾向，弛緩了國民對於千載國難的緊張與覺悟。因為歐洲大戰而列強的極東干涉力量減退，顯然使「中國事變」的解決比較容易——這種見解，即令在理論上可以成立，但自政府與國民的心志之點言，是絕對不可容赦的錯誤。惟其如此，阿部內閣乃樹立不參加歐戰而專事「事變」解決的鐵則，不但嚴戒一般國民，即對於欲利用歐戰機會的一般經濟界的妄動，也加以嚴厲的警戒。但冷靜觀察其後的推移，則欲利用歐洲騷動的依賴心，及解決「中國事變」的無根據的樂觀論，却并未根絕。例如股票市場，已不獨為單純經濟法則所支配，無寧是根據外電繼續着可戒心的投機。

國民的緊張鬆弛，與士氣弛綏，政府應負最大責任，是無庸言的。歐戰爆發只經過五十日，各參戰國政府，皆指導國民入戰時體制盡了可驚的努力，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併行統制與鼓舞，不遺餘力。這樣，倘且有人攻擊政府的輿論指導不足，遂致國民對戰爭的熱意稀薄。因此，日本政府對於三年處在戰時下的國民，負有講究最有效方策的責任，防止戰意的倦怠，矯正士氣的頹廢，使能自力邁進，精神昂揚。

政府對於解決「事變」，應使國民知所適從，非給予自覺與自信不可。但是事實上却只有首相強權問題，專任農相問題，貿易省新設問題等等的內部糾紛，暴露於國民之前，至若解決「事變」的「新中央政權」樹立問題，倒反被置於國民視線之外。這種狀態勢必使國民對於遠東事態，擴大和歐洲一樣的卑屈思想。這是政府應加三思的地方（去年十月十日社評）。

二 所謂美日國交的調整

美駐日大使格魯有於最近與野村外相開重要會議調整美日外交關係的傳說。格魯大使在美人士當中，對於遠東特別是日本比較具有正確認識。美日兩國人皆加以承認，日本共認爲一個「

知日派，」是無可疑義的。又，野村外相也於美國方面擁有許多知己，據說，美國方面大多數人皆因野村之任外相而期待着美日關係的好轉。但在兩國關係不但停頓而且實已極端惡化的現狀下，即令兩國敞開衿懷進行率直的討議，國民對之究竟應抱多大的期望，不能不說是一大疑問。

在現在錯綜的國際情勢下，能夠以五分對五分的立場和日本打個勢均力敵的國家，恐怕只有美國和蘇聯。但是蘇聯的態度極其奇怪，其真貌究竟何在，目前仍不可知。美國與之相反，態度明確，採取反對日本的「事變」處理方針及「新秩序」的建設，已經挺身而出，從正面充當日本外交的敵手。特別自英法專念埋頭於歐戰而不能兼顧遠東政策以來，美國更加強化其對日態度，自願勇敢爲英法實踐遠東「看家犬」的責務。自上次格魯大使不識時務不辨場所，大放其不遜的演說不久，英法即有由美國代行維護其在華權益的傾向，曾經一度隱匿過的牙齒，又向日本示威咆哮起來了。在這樣情勢下，對美外交的調整是至難的工作，一部分人所想像或所希望，太平洋兩沿岸的國民可以即刻握手言歡，還是未知之數，或竟可以豫想其有更惡化的危險。

美日國交的最大障礙，在於美日兩國對於極東事態的認識抱完全相反的見解而互不相讓，這又是發端於美國根本反對日本的「事變」處理方針及「新秩序」的建設，採取全面否認日本最

高國策的無智傲慢的態度。美國舉出將近六百件的權益被侵犯事實，逼求日本加以確保，似乎對於戰爭事實的存在採無視的態度，結果對於極東事態沒有真確的認識，因而不能把握住日本發動「事變」（侵華戰爭）目的的真實性。若更袒露言之，則或可歸結如下：東是東，西是西，歐美人對於東方是不能真實理解的，在這種場合下，在這種問題上，即令一個野村外相對美國人具有某種魅力，無論怎樣巧妙進行外交的會談，但期待美日國交的根本調整，是極其勉强的事情。「事變」爆發以來，在過去兩年又半之間，日本官民爲要得到美國人對於「事變」的正確諒解，試盡了一切的努力，又爲避免刺激美國人的感情起見，即令責備英法也從未責備過美國，無論何事都極謙讓，或甚至有時近於媚態。但若其總決算是格魯大使演說所表示的，那末對於一朝一夕的會談，不能抱過大期待，是極明顯了。

美日國交與其依舊放置一任其惡化，不如在此際完全放棄媚態的姿勢而大胆率直并且以最後意義試行真正的討議，固然不失爲一種辦法。但是與其繼續幾近於不可能而又徒然的努力，倒不如邁進於「事變」的處理，較爲賢明，若「新中央政權」樹立，在中國內政外交上劃一新時代，則各國的對華外交自然選擇一個新方針，東亞事態也可起一異常的變化，到那時候纔是對第三國的外

交調整時期，或是新外交政策的確立期。急速推進「事變」解決，在此意義上也就急速推進美日國交的根本解決的所在了。（去年十月廿七日社評）

三 壓迫日本的外力問題

自「中國事變」以來，在東亞複雜交錯的各國勢力關係，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華擁有深厚利害關係的各國，特別是英國，最初事事皆表示其銳鋒。因此，日本與英國的摩擦面，常常被認為發火點。其次，蘇聯因其與中國民族運動指導原理的微妙聯繫，遂以地理的密切為基礎，逐漸向中國伸張其巨大的勢力。這種情勢已漸有採取本質變化的明顯形態而出現的趨向。這就是列強勢力配分關係，及比重關係的變化。其直接原因固然在於世界大戰的發展，但其基本的原因却在於東亞戰爭已及二年之久，不但對於戰爭當事者影響巨大變化，即對於環境也是如此。這種條件的存在纔是根本原因。東亞列強勢力的配分及比重的變化，可以指示如下：第一，英國勢力相對的低落；第二，蘇聯與美國的勢力增大。

歐戰的現狀，若考察其對峙狀態，則兩當事者皆不欲戰爭發展至窮極程度，避免敵對面的全面

抗戰，英法方面以其經濟的壓力，對德威脅，德國則以其優越的武力對英法示威，使對方萎縮而取得有利條件。事態或將變成長期戰爭，因此獲得中立國的外交戰，在另一方面也極活躍。但無論如何，英國立場總是極其苦難，是無問題的，今後對遠東的方式，將必避免與日本衝突，另一方面則與蘇聯維持微妙的關係，而其主力着重於推進美國參加「中國事變」。曾因一步涉足於歐戰而兼得參戰利益與中立利益的蘇聯，今日確已增大勢力，增大其發言權，已是無可疑義的了。另一方面，在第一次大戰獲得意外巨利，代替英國而成了在世界第一強大國家的美國，又得到了相對增高自己地位的好機會，至少在其主觀已經表露出睥睨世界的驕慢了。

日本外交國策，於是對應這種情勢，覺有因根本變化而改變編製的必要。這又須與日本國內諸勢力的改編與統合相照應。在這點上，現狀實在遺憾之至，外交政策也陷於同樣狀態下。想到有一羣人對於格魯大使的演說，愕然發生「黑船再來」的驚慌，特別想到這些人又是由身處政治指導部的人們佔多數的時候，我們不禁痛感：過去的準備不足，認識不足，自信不足，格魯大使的演說，可以當作率直的表明美國一般認識而加以聽取之點固然不少，但是這種認識包含着許多應加糾正的錯誤，更無問題。我們不能只注意於通商條約更改，不應只對美國作小型買賣，是可斷言的。我們更不躊

蹉地警告說：如媚態外交只顧目前的利害，是絕對不能成功的。我們更有移轉視線去監視蘇聯的必要。最近戰地所頻頻傳報的蘇聯急激的進出，乃至蘇聯與中共關係急激緊密化的報道，固然或者過於渲染，含有宣傳要素，但這些事實指示了決定的方向，并且漸次向此方向前進，是無問題的吧！日本的外交路線，必須明確把握住這個決定的要因，即如排英運動也有依此觀點再根本檢討方式的必要。同時，還須知道對英交涉所估價值已比較的低下了。我們確信：日本外交的巨步，應該在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前提下，堂堂展開對蘇對美的外交（去年十月廿八日社評）。

四 美國干涉「事變」的可能

不久即將舉行的野村外相與格魯美大使的美日會談，一般認為是爲着美日國交的調整。但只據統說美日國交的調整，或說美日兩國關係的打開，其他包含的內容却極其分歧多樣。若追遡陳事則移民問題，也是其內容之一。若涉及法理或條約論，那末又須及於九國條約，門戶開放，以及機會均等主義。卽就現前的問題講，也有因「事變」而起的美國在華權益擁護問題，及因破棄美日通商條約而起的善後處理等重要問題。若更自政治上擴展來說，則更有美國的國防問題，特別是海軍擴張，

問題，乃至美國挑戰式的輿論自制問題。這次的美日會談，究竟在這些諸懸案當中選擇什麼問題爲討論的對象，今日尙不得而知。我們只能夠相信：在華權益問題及美日通商問題，當然成爲會談的主題，會談的成否也決定於這兩種問題。

然而不幸在中國問題和通商問題上，美日兩國的利害關係完全正相反，因而美日會談的前途極其暗淡。具體地說來，通商問題在美國是無可無不可的問題。反之，日本則感覺重大性。在中國問題上，也可以得同樣的對照。日本對於「事變」的處理，視爲全部工作，在現在大規模的戰鬥行爲進行之中的實情下，第三國的在華權益問題，是第二義乃至第三義的東西。因此，在現在的階段上，這種問題是可談可不談的問題，寧可說是極其討厭的問題。反之，通商問題在日本是極重大的問題，日本甚至因爲這個問題考慮到最惡事態（指戰爭而言），講究慎重的政策，這纔是官民全體待望解決的問題。但在美國方面，却完全處於正相反的立場上，因爲歐戰及新中立法的成立，美國與日本通商的價值大減，美日之間即出現無條約狀態，在美國也不會感覺痛癢。這種事實使美日兩國當局失掉彼此磋商的必要，而訴之於外交的折衝，會談的前途，實有十分可危懼的理由。

日本置重點於通商問題，反之，美國則以中國問題爲會談的第一義，至若通商問題，在美國不過

利用做貫徹第一義的背景，有時，甚或視作「問答無用」的禁域，從會談的討論隔離開來，也未可知。目前，從美國方面所傳來的報道，已經明白指示一種趨勢：美國將以在華權益問題為會談的主題，無論如何要堅持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主義，同時確保在華的一切權益。如果美日會談照美國的意向進行，則結果造成美國干涉「事變」的基礎，對於「事變」的解決取得某種程度的發言權，乃至採取干涉的態度。這又將破壞日本始終排除第三國干涉而貫徹下來的對華根本方策。日本當局對於這種干涉有予以排擊的準備和覺悟沒有呢？

美日會談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英日會談，是非加注意不可。準備提出美日會談的美國方面的主張，在相當的分量上混上英國方面的意圖和希望，替英國代任意志的意義，相當濃厚。換言之，所謂在華權益的確保，英美兩國共通之處甚多，特別是美國方面將提出會談的揚子江及珠江的開放問題，事實上可以視為受到英國的囑托。若自最近中國外交界，美國佔着名實相符的指導立場的事實加以考察，則美日會談在某點上也可以視為國際會議的變形。若忽略此點而漫然參加美日會談，則必遇到真正可怕的失敗。（去年十月三十一日社評）

五 對蘇外交的動向

以貿易省設置問題爲中心，外務省事務官僚與外務大臣發生正面的衝突，終於進展至總辭職，日本外務省呈「開店休業」的現象。國民正在注意這個問題的前途的時候，中國方面各地繼續展開戰鬥，歐洲方面則以希特勒的和平提唱爲中心，風雲更加濃密，無論外務省糾紛怎樣展開，此際欲警告阿部內閣，同時通告日本國民的，就是對於「東亞新秩序」的建設，非決定堅固的日本外交方針不可。依賴英美的「物資總動員計劃」，終於產生了設置貿易省的必要。這個現實問題，同時就是指示日本外交方針，必須脫離親英拜美的傳統。蘇聯曾經脫却英法蘇的提攜親善而投向德國陣營，突然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蘇德關係或有更進一步，締結鞏固的軍事同盟的可能。事實上，防共協定已經完成了某一種發展性的解消了。換言之，外交與思想問題，遇到目前的事難，在一國的存在上已對世界示峻新的意義了。這種事實，對於日本當局者之愚昧混同自主獨立與孤立獨善而對世界舞台掩耳閉目，加以冷笑，即稱爲一種飛躍的外交政策，也未嘗不可。

實則蘇德不侵犯協定締結後的國際關係，已到達非根本加以修正不可的境地，德國方面的意

圖終於得以實現，解決波蘭問題，陸上的優勢更加確實，採取由巴爾幹近東威脅英國的姿勢，蘇聯方面也得參加波蘭的分肥。蘇聯這次的行動，似乎減輕了英法將加於意大利身上的重壓，確是一種不捲入歐洲戰禍而強化其地步的良策。在這一點上，蘇聯是自由的，發展的。對其思想的批評是另一問題，在其外交政策之點，的確別具獨特的眼光。

去年夏天七月間，曾以燎原的火勢燃燒於日本全國的排英運動，不能再由政府當局更具體化的遺憾產生的時候，蘇德的提攜已明顯促英國支配勢力的一角崩壞。德國的成功，誘導蘇聯的野心於反英方面。

蘇聯是世界有數的陸軍國。但是蘇聯的陸軍無論怎樣整備，他若與東西的德日兩國陸軍抗爭，必至兩虎俱傷，蘇聯雖愚也必不出此。如果日本與德國堅固提攜，東西相應進於排英一途，則蘇聯的陸軍或將由中央亞洲，向印度或波斯進出吧。永久苦於英國桎梏的弱小民族的解放戰，或將由此而展開吧。蘇聯這樣作法，犧牲小又收益大，是種以思想戰配合現實政治的良策。如果德國有調停蘇日關係，解決多年蘇日懸案的意向，則日本對德國的外交方策，也自不得不需要重大的轉換。諾門罕事件上彼此的重大損害，固使日本認識了蘇聯的實力，同時也重新認識了蘇德的關係。停戰協定，是

德國對日本表明新意向，因得以增進虛心坦懷的理解。繼外務省糾紛之後的沉靜，不是一種單純的沉靜，外交的新動向，正急需立刻的決定。這種外交的新動向，就是促蘇聯認識東方日本的權威，然後日本使蘇聯確認日本排英政策的具體化，同時又須促蘇聯轉換方向於排英一途。政府應該急速決定日本外交的新動向（去年十月十二日社評。）

三 日軍部抨擊調整英美外交

國民新聞

日本軍部行動派時常大放其荒謬絕倫的言論，下揭幾篇主張不獨是攻擊其政府的內政問題的表露，同時也是對英美荒唐外交主張的提出，他們如何排斥英美，已赤裸裸表露出來，亦望英美當局多加考察。

一 調整國交的派費

阿部內閣置「事變」處理爲其政策的軸心，從此點出發而置外交重心於日本與英法蘇的國交調整上。這於首相及外相數次聲明乃至談話上，可以瞭然。過去日本已與德意兩國締結防共協定，以此爲紐帶而調整着三國的國交，現又要對英法蘇開始外交的新調整了。質言之，正要與英國恢復英日談判以圖兩國國交調整的機運，已經轉動着，對於美國呢，則日前野村外相曾與格魯大使，行過第一次會面。又對於蘇聯方面，現在在莫斯科究竟走着怎樣的外交過程，雖尚不明，但是日前莫洛托夫人民外交委員長關於蘇日國交的姿勢，似乎是沒有被隨便輕視的樣子。如果日本可以這樣

收得四方八面的圓滿結果，那末日本的外交自可舉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事實上，却有陷入「八方美人主義」的愚昧的危險，很多成分已存在着了。

在喊着調整國交的必要的時候，必定在兩國的國際關係上，橫陳着危險的困難問題。那是意味着只用常套的事務式的外交折衝，到底不能打開國際情勢的存在。因此，所謂國交調整，即在以某一國爲對手的場合，欲獲得成功已非易易，何況欲以數國爲對手同時完成國交的調整，「八方美人主義」的成功，是幾近於不可能的。

雖然表面上，日本對甲國的國交調整似乎與對乙國的國交調整，完全各自保持其獨立性與特殊性，但是事實上，因受國際關係的複雜性所影響，而彼此具有關聯性。如果明白此點，則可推知多邊的國交調整是如何的困難。例如對英及對美的國交調整，二者之間既有很多類似點，又有共通性，在這一點上，「一石二鳥」的國交好轉，或者還可想像。但若對蘇德關係的好轉，與對英美關係的調整，則須知道二者完全不能相容的事實。

莫洛托夫發表改善日蘇國交關係的演說後，最表示歡迎的是德國，而最感不快的是美國，英國則因其對蘇的特殊外交關係，故意守沉默，但其內心完全沒有歡迎的理由，是很明顯的事，而美國則

代英國最露骨表示不滿的表情。換言之，美國官民雖然一面確信日蘇關係明朗化不容易實現，但却一面不喜歡日蘇關係的好轉，認日蘇的結合會使日美關係惡化，甚至欲利用日美間的國交調整牽制日蘇的接近，這種姿勢已可窺見。只從此事實考察，則可知道日美間的國交調整，與日蘇關係的改善，不能期待其同時成功，如不犧牲一方面則另一方面絕對不能成功。

現在即如德國，對於日本的對英政策也已發生疑問，在日本對英政策明朗化以前，英國對中國「新中央政權」的友好關係的締結，抱着保留的見解。

沒有成功的希望但却要盡量幹幹看，這是沒有政策的外交。日本原是從一國的最高政策產出不動的外交政策，若不沿此政策線以推進外交，則其外交不但是無意味的，而毋甯是有害的。防共軸心雖未絕緣，但是日蘇間友好關係的改進，却有希望。何況德蘇兩國根本不相容。蘇日關係之改進更易也。但若對於第三國與此二國保持特殊外交關係也以厭憎的眼睛相看的美國，日本也欲以自己為犧牲品與之進行國交的調整，并欲英國均佔這種利益。恐怕即運用外交上的神技，也不能期望同時成功。不獨此也，構成日本國策核心的「事變」處理，將反受其禍害，甚至影響及於中國「新中央政權」的性格，這種危機非常之大。政府須先再確認處理「事變」是日本的最高國策之點，而沿

此線以確立外交政策。切勿浪費國交的調整！（去年十一月八日社評）

二 改正對日認識的急務

外交問題成了歷任內閣的致命傷，在日本是極可悲傷的現象。特別是在華進行大規模戰爭的時候，沒有比外交不能圓滑進行者更使國民焦躁的事情。近衛內閣退却原因之一，很明顯地可以舉出外交處理，繼之，平沼內閣又以不能對付歐洲情勢而辭了職。這樣，阿部內閣的重大使命，仍可說是專懸於外交的處理上。國民對於阿部內閣，未敢期待其斷行革新政策，也未抱它能一新庶政的希望。只對於內閣現在所着手的外交處理，集注着重大的注視與監視。政府目前傾注全力努力中的工作，是對美國交的調整。據說，任命野村爲外相的意圖，即在於利用野村大將與美國人士的親密的友好關係，期待得以擬出某種打開策。但是現實如何呢？無論是駐日美國大使格魯的演說，抑是畢特門上院外交委員長的「放言」，已充分使我們認定美日外交的前途是非常多難的了。另一方面，在野村與格魯大使的會談上，又以六百餘件美國及美人在華權益問題的即時解決爲前提條件，因此，會談早使人們覺其已觸暗礁。在這裏我們應該自覺：美國對日本及「中國事變」的認識的誤謬太過甚，

已絕非單純的友好關係，宣傳，或媚態所能解決的了。

最近美國對戰爭當事國的態度，恰如街頭的驕兒的樣子。例如對於日本，認爲在「中國事變」遂行上的日本的死活關頭，完全握於美國的掌中。固然對於擁有五百億圓以上的黃金，豐富的物資，及科學技術的美國，需要資材的日本，熱望着親密的握手，是沒有錯的。但是，日本沒有美國，就不能遂行「中國事變」嗎？又，美國與日本的關係，只靠軍需資材的需供就可以結合的嗎？確實的，美國擁有豐富的資材，但只靠資源，還不能維持絕對的獨立。何況還要對他國臨以威嚇的態度。美國實力只在其供給資材之點，可以對戰爭當事者誇耀優越。至其國民精神的實力，一旦暴露出來的時候，其恫嚇與虛勢，毋甯是可冷笑的。日本本來不是希望與美國不和，至如挑發事端，即連口頭都未說過。即在因移民法案可決而在美僑胞流血淚時候，日本國民也曲盡隱忍與自重。今日，在日美兩國之間，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生事端的根本問題，如有，那末就是美國能在「中國事變」上取得積極的發言權。今日無庸論，即在過去，日本對於美國時常採取了消極的協調態度。但是美國對於極東問題，却事事採取積極的攻勢。實則這種攻勢也應有其限度。如果美國依然繼續這種態度，則在那裏存在着充分的危機，是可斷言的。

現在日本對於美國隱忍進行者難於忍耐的國交調整，但是美國却不承認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主張若不使中國恢復「事變」以前的國際殖民地狀態，則不接受一切的提案。美國若持此態度，日本應當決意斷然不與交涉，也是當然的。即今美日條約的再締結延宕，也不必介意，應該一路邁進於「中國新政權」的樹立。又在美國今日對日態度，已以英國的遠東「看門犬」自任，則日本之對美態度，也應與對英態度一樣，是不消說的。在歐戰之後到來的，很明顯地是以太平洋為中心的世界資源爭奪戰。包括菲律賓濱的南洋諸島，將成為列強爭霸的活舞台罷，因此，把中國造成有秩序的獨立國家（？）以向東亞共存的目的前進，是最大的緊要事務。美國如無此種認識，不改變她的態度而專以日本為敵，那就不獨是美國最大的危機，并且走上完全被摒於東亞之外的冒險。一方面日本應乘此機會根本清算從來的對美觀，另一方面美國也應及早改正她的對日觀。（十一月九日社評）

三 英國的極東政策改變了嗎？

英國政府已決定撤退華北的大部份駐屯軍，并由克萊琪大使通告日本了。在阿部內閣成立的當初，日本曾一面發出不參加歐洲戰爭的宣言，一面為着消除中立國與保守中立立場的日本在中

立國的中國發生意外摩擦原因，而對英德法三交戰國提出重大的請求。英國這回不但撤退華北的大部分駐兵，即解釋爲英國接受日本的要求，也是日本方面的自由。但是英國方面却申言上述處置，是基於純軍事的理由，她是以完全不同的立場處理的，因此，單以英國撤退華北及華中的駐兵，即便認爲英國對日外交，可以發生一大變化，或謂英國既有此種誠意，日本應專呼應，這樣媚態式的甜蜜解釋，還是不能允許的。

因爲英國是以純軍事的原因撤退駐兵的，所以國際情勢再轉變時，就有再度增兵的可能。日本之所以稱「中國事變」爲「聖戰」就是我們時常談過，是基於謀東亞殖民地乃至半殖民地解放的高尚理想的戰爭之謂。英國以次法美意等不成問題的駐兵，即以中國軍隊予以襲擊并不感困難，但是日本及「新中國」所認爲問題的，却不是目前的兵力問題，而是容認駐兵的原則。如與此原則相抵觸，即減出一千名軍隊爲三名，也非與亞的礎石（？）因此，英國之撤兵，在日本并不是什麼可感激的事情。假使英國現在把駐兵由一千增至五千而約束一年乃至三年之後放棄駐兵權的原則，則也未嘗不可，即如揚子江之開放問題也復同樣，并非欲立刻全面否定英國百年經營的結果。但因揚子江完全是中國的內河，而中國以外任何國家所不許可的內河航行權的存在，構成中國淪爲

殖民地的最大原因，所以不能承認這種原則。因此，英國如果放棄揚子江航行權，事實上，「新中國」爲着開發揚子江的經濟而不得不求英國船舶的協力，即日本方面自現實上也不至于以反對，獨日本因有特別的理由，對於原則問題，特別提出執拗的主張。

第一種理由，英國在現實外交的國家。換言之，英國因鑑於現下的國際情勢，在遠東方面盡可能避免與日本發生摩擦，因而持有相當妥協的意向。但這是出於英國的必要，而絕對不是承認東亞的自主，及日本因其地域的理由獲得優越地步的原則。因此，英國方面的必要一旦消失，則重再增強駐兵，是毫無不可思議之處的，他們也必將如此辦法。在二年餘的長期間遂行「中國事變」，其目的即不謂爲謀「東亞百年大計」，至少也非只因數年乃至十數年而下如許的大犧牲。因此，對於現實外交的英國，也須要其不再改變政策的保證。這就是主張原則論的第一種理由。

其次，這回「事變」雖說是各種複雜原因所招來的，但在「事變」的進行過程上起了變質，已經不是利害的戰爭而是名分的戰爭了。因此，即令現實上雖有許多矛盾，但原則上若非約束「東亞解放」之目的名分成立，則斷然不能收拾局面。要而言之，「新秩序」的原則不成立，則「事變」的結束不可能。担当政治的當局者，假若認識不足，不正確把握住以上的觀念，若允許英國不談到原則

即得以多出現實的處置。嗚呼！日本，那末不久就可以覺出他們的過誤。我們認爲英國若非先自原則上放棄東亞支配者的立場，則不能遽認爲英國遠東政策的轉換。（去年十一月十五號社評。）

「註」日本中慣用「中國事變」的用語，其本質是指「侵華戰爭而言」，日本狡猾爲避法律上開戰的責任，並將戰爭的原因轉歸於中國身上，所以不用戰爭而用「事變」。此項特別請讀者注意！……作者。

四 日本反美言論的代表作

一 事事阻礙的美國

現代日本的最大障礙物，就是美國——這點今日已漸瞭然了。最初並不以為美國是怎樣麻煩的對手，只以為她不過是「正義感」——「小孩氣」，沒有真正幹的志向。但是「滿洲事變」當時，美國即最強硬，上次英日談判中東京協定成立的時候，也因美國破棄美日通商條約形勢俄然大變。

這次歐戰爆發，日本一般皆視為「神風」，正欲乘此機會解決「中國事變」。但因美國態度變化而發生障礙。美國并且強化夏威夷及其他地方的軍備，增強太平洋艦隊，露骨地表露替英法監視日本的態度。因此，現在已到達根本改正日本人從來的「美國觀」的時期了。

從來日本人對於這個問題並沒有那麼強烈的感覺。實則從來日本每次在極東問題上攻擊英國，美國必採取支持英國的態度，但是日本人却常以為英美的關係絕不那麼強固，視日本的辦法如何，有把英美關係分離的可能。并且用工夫於離間英美。

但是實際上美國是比英國強硬得多已有許多事態使日本痛感到了。

二 反日的政治背景

然則美國人何以對遠東問題這樣強硬呢？抽象地說來，一個原因就是對於弱國的正義感。

另一個的原因，就是信仰和自己的民主主義相反的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在遠東揚威，美國抱着反感。再有一個原因就是美國認太平洋為其勢力範圍，在太平洋彼岸的國家過於強大，對她是極大的威脅。大體上，美國從這樣三四點，對於日本侵華戰爭不抱好感，甚至於認日本為壞蛋。

實則日本人對美國的這樣單純認識是極大的錯誤，在這種種抽象思想的背後，還有很多相當具體的事實潛伏着。即令美國一般人民偏於這樣抽象的思想，但是政府當局却把握着更具體的政治經濟的根據，始終以此根據為目標而考慮對華的問題。

問題發端於對華的廿一條件。歐洲各國雖因戰爭無力過問此問題，但是戰爭一結束，則在一九二九年的華盛頓會議上締結了九國公約，於是美國執牛耳計謀保全中國領土的完整，至少也在壓抑日本對中國的積極進出。日本對華政策是以歐戰為機會為大隈內閣所推進，但自華盛頓會議前

後開始後退，才坐大了美國的勢力。

自「滿洲事變」以來，情勢始逆轉下來，美國因為華盛頓會議獲得的權益，已有失墜的危險，特別具體表現的，是上次的英日東京談判。

美國到今日截止，每有機會即便聲明日本對華戰爭是違反九國公約，但在「事變」(日本稱對華侵略大戰爲事變)的進展中，始終只是聲明戰而已。自東京英日談判開會，英國如退讓到承認日本在中國的戰爭行爲，換言之，即實際承認九國公約的廢棄。於是美國慌忙採取宣佈廢棄美日通商條約的手段。這就是美國反日的政治的根據。

三 反日的經濟背景

自經濟上看，日本人非常注意英國在華的經濟活動，但是英法的經濟利益早已達到頂點。反之，美國却正要從今日開始發展。最近這幾年的對華貿易，是美國佔着第一位，是駕英國與日本而上了。美國從來是以南美洲爲自己的門羅主義的勢力範圍，以從事於經濟的開發。但是這種工作已經達到頂點，美國的鉅大生產力及經濟力，只靠南美洲的消納已有過剩，非洲也無用。只有中國領土

最大，人口在四億以上。四億餘的人類，若一人使用肥皂一個，則可以賣出四億幾千個。於是美國把中國市場與美國生產力聯結起來，加以非常的重視。

美國的貿易業者或者更做如下主張：倘若中日戰爭不發生，並且維持戰前的中美通商關係，則美國對華貿易，今日已增至五倍。因為中日發動戰爭，致使華南及其他方面的交通路線被蹂躪，美國在中國市場的發展力被阻礙，連投資也完全被破壞。所以美國政治家及資本家，每有機會即欲壓抑日本。

日本人雖在政治方面認定完全無妥協餘地，但在經濟方面却不這樣想。因為他們認為日本是美國的最大顧客。中日開戰後中美貿易雖受影響和打擊，美日貿易的顯著發展尚可補償而有餘。開戰的結果，美國對日的輸出幾乎加倍，日本由美國的入超達五億元之多。但自美國人看來，對日貿易的一時的增加，不能長久繼續，因為一時的利益而致永久的中國市場受到擾亂和蹂躪，在美國是重大的問題。因有這樣的癥結，所以兩國關係不能夠融洽。日本人方面雖認為美國對華貿易，遠不如對日貿易有利，所以美國常對日恐嚇但必不至加以制裁。但是美國人則以為現在雖是如此，但若想及將來則仍以確保中國市場之為有利，所以非壓抑日本不可。於是演至制裁的地步。

後一種想法，日本方面也漸覺悟，所以視美國問題比英國問題尤爲重要。

四 離開英美的無效

以前日本人皆怨恨英國積極援華抗日，但是實際上却是美國先借金錢和物品給中國，并勸誘英國援華。要而言之，日本人素來是在英美可以分離的錯覺下活動着，這是莫大的錯誤。

日本就是在這樣甜密的想像的基礎上，派遣國民使節向美國解明日本對華戰爭之爲「聖戰」。爲買好美國人的好感而派遣的「聖火使節」及「振袖使節」，可以說完沒有效果。這些使節究竟喚起美國人多大的關心，我們雖不得而知，但是日本公債并不因此增高一美元，反其日益跌落。結果只是白花錢，白損失。

英美的對立，曾經一時成了問題。到世界各國失掉對抗英美的力量，只殘留着英美兩國的時候，兩國間或者發生抗爭也未可知。但如現今反抗英美政治思想的潮流正強的時候，若認英美爲對立的國家，那就是時間觀念的錯誤。

那一方面都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美國雖有許多民族混雜着，但其重點仍與英國人一樣。

五 「中國事變」的真正責任者

然而第一次歐戰以後，美國力量的膨脹，已取得世界政治的指導權，可以說是美國世界的登台。在世界政治舞台執牛耳的美國，對於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認為破壞九國公約，有損美國的權威，所以對日本的抗議特別強硬。

但是美國這樣想法確是錯誤的，日本人要高喊一聲：「中國事變的真正責任者是美國！」

「中國事變」爲什麼終於難免爆發呢？若自經濟的方面來考察，則原因在於自供自足經濟，或布洛克經濟的促動。卽和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戰爭及德國之向東南歐洲進出，都不過是這個自供自足經濟或布洛克經濟的必然發展而已。布洛克經濟之所以出現於世界，不消說是世界恐慌的結果，尤其是恐慌慢性化的結果，各國爲克服恐慌而重新採用保身政策。

然則世界恐慌的原因在那裏呢？大而言之固然是世界戰爭，但若就各點的重量細加分析，則至少可以說：美國在歐洲大戰後，一面固登維持世界秩序的王位，但一面又不能完成這種任務。當英國以世界秩序維持者而投資於世界的時候，其利息是全部收取物資的。但在美國則因收受物資會妨

害她本國的產業，故要求支付現金，這是一種最不合理的辦法。美國一面是投資國，一面又是貿易出超國。所以世界的金錢集中美國，沒有現金的國家就不得不破產，終於不能支付母利給美國。又因各國的現金不能全部送出，於是美國以外的國家惹起本位貨幣的恐慌，終於變成世界恐慌。

世界各國爲着保護自己的國家不爲世界恐慌所襲擊，而結成布洛克經濟，布洛克經濟又變成國際政治問題而「滿洲事變」「中國事變」就是國際政治問題之中的一種。所以歸結到底，「事變」的原因在美國方面。

美國一方面訂出九國公約，另一方面又隨便實施它的經濟政策，吾人則陷入這種矛盾中受苦。一切的責任當然在於美國。日本也就是被捲入美國所造成的世界恐慌的國家。

六 解決事變的關鍵

中日戰爭的勝敗姑勿論它，最後兩國總要立於新的出發點，融和相處。這個出發點一定是協同體。雖然協同體的指導權何在，還是問題，但是「事變」的行程結局是這樣。

自日本方面考察，日本大陸政策的焦點，應該置於何處呢？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事變」發生以前，大陸政策的焦點置於蘇日關係上，但自「事變」進展後，中日關係又成了蘇日關係以外的一個焦點。在這個中國問題中參入了美國的權益，英國也在內，於是關係變得非常複雜。首先因為打倒英國而爆發了排英運動。但自日本方面看，似欲置英蘇兩方面的焦點於同一位置，是同一意義，認為藉此可以解決同一「事變」。

日本當局或者認為：若為解決「中國事變」而着重於排除英國，則須調節蘇日關係，這就是蘇日互不侵犯條約的議論發生的原因。此外，還有日德意蘇的新樞軸的設立，也是一個新的問題。

但欲從同一角度以評量蘇日關係與德意日關係，是極難的事。昭和六年頃荒木任齋藤內閣的陸軍大臣的時候，蘇聯曾先發動蘇日不侵犯協定成的締結問題。但在蘇聯毫無此種意向的今日，都是由日本方面發動的，這究於日本將來是否有利呢？若想到這點，蘇日不侵犯條約的締結的就相當困難。

這樣一來，解決「中國事變」仍須以蘇日關係為中心，於是，英日關係與美日關係，究將如何處理，就成了一般認真考慮的問題了。

七 英美一體

我們第一需要知道的事情是：日本若打擊英國，則美國是否出頭，但我的答覆是一定出頭。日本不能單獨排擊英國。因為是關係遠東的問題，所以美國一定出頭。

問題的重要不在於英國，而是在於美國。日本人或者以為英國方面的歷史較長，所以應着重於英國，但是實際上並不這樣。因此，要處理「中國事變」，必須考慮日本與美國的經濟關係，現在如何，將來又將如何，不以這個關係為前提，則無法處理。

日本人動輒主張排英運動，但是英國和美國是一體不可分的。近來常常看到「倒英擊蘇」的招牌，實際上就是「倒英美擊蘇聯」，這是以全世界為敵的主張。

即令日本有這樣做的力量，也不是一次可以做完的事情。猜想美國不出頭的樂觀國策，是定不得的。把自己估量得過高，是危險的事情。日本須有打通「最惡事態」（指美日戰爭）的自信始可。

從來只仰美國鼻息，岌岌不可終日的態度，今應加以清算。現在應該認清英美是一體的，而以此實情為標準確立外交政策。（野崎龍七作，載「時局月報」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日本戰時外交内幕

冊定價國幣二元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

宋斐

文

發行人

許立

德

印

大時代

印刷所

重慶上林上街香港

志局

版權所
翻印必究

幕 內 洲 亞

幕 內 洲 歐 續

諜 間 的 日 今

戰 必 美 日

度 制 種 兩